

蔣管區真相

(第一集)



东北书店 印行

★東北日報社編★

蔣管區真相

(第一集)



蔣管區真相 (第一集)

東北日報社編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七年十月 一——五〇〇〇

定價

編者的話

在本書第一、二集搜集的文章，都是「八一五」事變以來蔣佔區通訊，因為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制度對言論自由的剝奪，能够盡情報導國民黨專制獨裁及美軍暴行的文章不多，現為本書搜集到的，對於蔣佔區黑暗的暴露，還不過事實的千萬分之一而已。不過從此我們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雖然有許多文章發表的時間頗久了，但對於我們東北讀者來說，還是『新聞』，有一讀的必要。即使作為歷史來看，也是國民黨反動統治不可缺少的一頁，我們亦應該知道。但由於國民黨的軍事封鎖，不但使我們很難見到蔣佔區報紙雜誌，便是關內解放區的出版物也不易收到，所以我們不可能把所有關於蔣佔區的通訊都搜集齊全後選編，而是幾乎把現在所看到的都編印了，因此，一定有許多好文章未看見，蔣佔區許多地方的情形在本書上還無報導，這些缺點，只有等將來補救了。

目錄

編者的話	
北平見聞種種	余修 (一)
實在有些不順眼 (北平通訊)	宗淮 (六)
北平印象	周而復 (九)
北平人愁慘過春節	(一三)
中秋話北平	張香山 (一六)
劫案裏的把戲 (北平通訊)	張香山 (一八)
混亂的天津	彭雅 (二三)
從失望到憤懣	(二六)
上海「光復」了嗎?	鄭文 (三一)
上海人物	于燕言 (三九)
上海湧起了群眾檢舉漢奸運動	朱鳳熙 (四五)

- 天亮了嗎？（上海通訊）……………季平（五一）
- 臭的秦淮河（南京斷景之一）……………何滿子（五七）
- 『收復』畫幅（南京、上海、天津、北平見聞錄）……………申述（六〇）
- 不忍見的廣州……………余刻溪（七四）
- 悲憤寫廣州……………陳凡（七七）
- 廣州一瞥……………張展平（八一）
- 江南在呻吟（蘇州通訊）……………吳一民（八四）
- 阿Q家鄉二三事（浙東通訊）……………彳亍（八九）
- 杭州在勝利後……………丁雲（九三）
- 開封記聞……………魯金（九八）
- 今日太原……………（一〇二）
- 泰安城的悲哀……………李普（一〇四）
- 台灣是一座火山……………絲佳（一〇七）
- 蔣管區素描……………李麗蓮（一一二）
- 從蔣管區報紙中看『收復區』真相……………（一一一）
- 蔣佔區——人間地獄……………（一二八）

北平見聞種種

——北平通訊——

在北平住過的朋友們，在這抗戰八年艱苦工作中，誰不常常對這可眷念的古城、幾處甚深、嚮往，大家喜歡提它，談論它，常常如數家珍似的，述說這兒的文化盛況，便宜的生活，古者景物等等，總之，大家覺得對它很親切，大家都是匯集了一個總的希望，希望一朝勝利到來，主人翁的身份，踏上自己的國土，重睹解放後的新面貌，親朋團圓，歡聚一堂，過着自由愉快的生活，生氣蓬勃的從事各種建設工作，把它建設的更好，更理想。

但是，現實的情況，對我們的希望諷刺的太無情了。

一 八年換來一把辛酸淚

日本投降後，這裏的機關到處裁減人員，小職員失業者到處皆是。無法生活的嘆息聲到處可聞。因為重慶飛來了大批新費，機關裏的公務員也分兩種：一種是新換的職員；一種是原機關舊有人員，在待遇上，假如他們的薪金數字是相等的話，前者發給的是法幣，後者發給的是聯銀票，這其間就是四倍之差。屬於第一類的人物高視闊步，盛氣凌人，彷彿表示自己抗戰有功，很矚視那些本地人小職員，往往在一張桌上辦公，互不理睬。這裏傳說着這樣一個故事：兩個職員因一件小事發生爭執了，

勝利後的新員不容對方分辯，就是一個耳光，那個小職員看了對方兩眼，爬在地上給他贖了個頭說：「在日本人手裏受了八年骯髒氣，天天盼你們來，今天我算認識你們了。」

二 生活難

敵人在的時候，人民生活是困苦不堪，布疋、日用品、糧食都統治着。配給的小米麵、雜合麵，都給滲了石粒砂子。日本投降後，出乎市民意料外的物價上漲，一直沒有回跌過。一般的日用品和糧食，從十倍漲到廿倍，目下已漲到三四十倍不等，中小市民叫苦連天。舊歷年關時又上漲，現在春節過後，物價並未下落。如小米麵年前為六十八元一斤，年後開市，已賣七十六元，雜合麵七十二元一斤，較年前亦上漲八元。煤球每噸四百四十元。豬肉舊歷年前三百四十元一斤，新春開市後增至四百八十元。這裏普通職員及公務員，薪金多在二三萬法幣之譜，如此生活支付，租房穿衣算在內，一人生活已十分可憐，養家糊口真是談何容易。舊歷年前，救濟總署以從澳洲運來的麵粉配給貧民，除經調查係赤貧者外，一般市民須交聯銀票七百五十元才能換一斤麵。記者曾親見大街小巷男女老幼於寒風中，購領救濟總署之配給麵粉。都市生活，想吃頓白麵粉，真是費盡了手續，花够了錢，才能得到一點，閉目一想，真是「長安居不大易」呵！

三 春節風景

一提到故都的春節，令人馬上想到廠甸的風車和大串的水糖葫蘆。記者爲了領略本地風光，曾親去天橋、廠甸等處，昔年那種「車如流水馬如龍」的盛況，現在已經沒有了。廠甸、海王村、火神廟

文化市場等，均甚蕭條，雖然也有些紅男綠女，但擺設的攤販生意甚為冷落。當記者由廠甸至天橋途中，路經幾條胡同，就遇見了五六個乞丐，衣服並不甚襤褸，跟在身後向行人乞討：「老爺，我肚裏餓的慌呵！」這種求生存的呼喚，想不到成爲年景的點綴。滿街登三輪車者甚多，記者離開故鄉八年，舊地重臨，見到只有這項生意並未蕭條。在東城一帶，時見日本僑民，女的多着中國時裝，油頭粉面，舉止豪華，來來往往，並不減當年那股傲氣。記者至景山時，還遇見日軍穿着中國軍裝，領章，臂章整齊，携妻小出遊的怪現象。

市區電車交通很紊亂，過去共分五路，現在都將車牌取消，車子開往何處，往往售票者也不知道。車甚擁擠，往往有購票而不得上車者，市民都感不如從前方便，近來從東城到西城，到城門，均添設公共汽車，唯定價相當昂貴。

一般娛樂場所，較平時擁擠，電影院生意更好，上演者以美國五彩有聲片爲主。天橋一帶戲院多上演迷信，低級趣味的國產影片，如偵探、濟公活佛等。真正爲人民所需要的健康的娛樂場所，一家也沒有。街上、市場、舞場，到處可遇到美國兵，東西長安街，從早到晚，所馳過的車子，大部都是吉普車，有的車上坐着吉普女郎。

商店和市民們，依然依照慣例，貼起春聯，閉起門來，穿新衣，互相拜年。舊曆初五以後，各業大體閉市了。商人們對聯銀票、法幣、關金、這樣多樣的紙幣，麻煩的比數，煩言甚多。

四 寂寞文場

關於北平的文化情況，記者所感到的只是寂寞。東安市場的丹桂商場裏，再找不到像八九年前的那

樣大的雜誌攤，和出售進步的各式各樣的刊物的書店。賣舊書的舖子，大部賣的是日文書和線裝書，近二三年大後方出版的政治經濟的書，簡直是鳳毛麟角了。廠甸一帶的書舖，大部歇業了，購書的人也寥寥無幾。

這裏的報紙有十多種，「華北日報」是國民黨的機關報，由於上面時常登載顛倒與誇大的事實，因此它雖然遍街張貼，讀者却並不多。舊報紙復刊的有「世界日報」、「益世報」、「北平新報」等。一度爲民主同盟機關報的「正報」去年被封閉了。相反的，天天宣傳反共。專以造謠，誣衊八路軍。解放區爲能事的「建國日報」，當局反而任他狂吠。

學生們好像並不像以前那樣易於惹人注意了。在敵偽統治時期，因爲中國大學，輔仁大學是私立學校，青年們爲了不願住偽北大、師大，所以這兩校學生都二千以上。北大和師大的舊址，現在都是臨時大學的補習班。

從重慶寄來的「民主雜誌」、「人民文藝」、「民主週刊」等刊物，在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時，在北平市場上出現了，它帶來了活氣，青年們，市民們，公務員們，店員們，都在談論民主問題了。聽說西南聯大不久計劃北遷，許多名教授也要北來講學。從上海、重慶，也陸續來了一些文化人，相信不久後，北方文化的活動，又將以北平爲中心而開始活躍。

五 和平民主振奮着人心

去年雙十協定以後，北平的人心，會一度歡喜，物價亦曾下跌，但以後由於頒發「剿匪手本」，國民黨軍不斷進攻解放區，人們的心情又沉重下來。許多從鄉下到城裏的鄉下人，傳說着八路軍和解

放區的情況，人們的心眼裏閃着希望的光。許多河北省老鄉，都說火車通了要回家去。那時，城裏會一度罩上恐怖空氣，接着三外長會議公報發表了，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聲明發表了，馬歇爾特使來華了，中共代表飛重慶了，政協要開會了，這一連串的事情，強烈着吸引北平市民。新年過了，接着停戰令下了，國內和平實現了，中國抗戰八年，人民多關心國事呵！當葉參謀長抵平的晚上，小報販興奮的吆喝着：「八路軍的參謀長進北平來了！」後來竟喊起「八路軍進城來了」。當夜家家戶戶爭購報紙，葉參謀長到平，給北平市民帶來了和平民主的福音！好奇的北平市民，有的特意到執行總部的辦公處協和醫院去看葉參謀長的儀表，有的人聽說調處執行總部門前守衛的門崗是三方的人都有。一位熱情青年，還特地跑去看了一次八路軍。

戰爭教育了人民，尤其是北平的市民親身經歷了敵偽八年統治的苦楚。生活使他們明白了誰是可信賴的，誰是靠不住的，更明白了現在已是民主的時代，人民的時代了。從這座古城的四面八方，都是傳說着人民勝利的消息，古城的人心，能不振奮嗎？大家知道光明就在面前了。

（註）作者在此描寫的振奮人心的「和平民主」現象，剛有實現的可能，不幸立即便被蔣介石及美帝國主義援蔣政策所毀滅了，他們擱毀了政協決議及停戰命令，發動了空前殘酷的大規模內戰，堅持專制獨裁和無恥的賣國政策，使剛從日寇鐵蹄下解放出來的中國人民又陷入了更大的災難中。

實在有些不順眼

宗淮

——北平通說——

在陽光底下的古城，比九年前離開它時顯得衰頹、萎靡殘缺多了。王府井大街的洋舖子有些牆腳已露出了磚瓦。東長安街的牌坊，綠色的瓦雖然還發着光，但是柱子上的紅漆已經一塊塊地裂開，開始凋落了。有人說日本鬼子擴充了街道，我可沒有注意有什麼和以前不同的。三輪洋車倒是一個在敵人佔領中新增長的現象，老式的洋車夫告我，這些新車因為快，賺錢比較多些。但是租錢也較貴：「一天就要花上聯幣一千五百元呢。」「你們一天可賺多少錢呢？够糊口嗎？」「您話打哪說起了？咱們一家四口，還有一個老人家，一天至多拉個三千塊錢，少的只拉千把塊。一天交上七百租車錢，一年交上一千二百的車稅。白麵就得上千塊一斤。咱什麼也不敢吃，就吃窩窩頭，還不够飽。」北平洋車夫，小販，甚至有些大商店和飯館都是以偽聯幣計算價值的。他和法幣的比率是五比一。洋車夫的收入，舉例來說，從北京飯店到南長安街才三百元偽幣，若在重慶怕非八、九百元法幣不可。「日本人在的時候。晚上吃醉酒，坐了車不給錢，還要揍拉洋車的，他們還帶着刺刀說，不好好送要挨刺。咱們見了他們都溜跑了。」說着，說着，三個日本兵走過，臂上繫着紅十字布條，大概是軍醫護士之類。洋車夫回過頭來就罵：「瞧這些鬼崽子，看了真不順眼。」

「笑話」

北平的老百姓披着破爛棉衣，吃着窩窩頭。而大街上，鬼子們穿着中裝，西裝，皮大氅，呢絨衣，皮鞋，女的更是燙髮擦脂弄粉。有的乾脆穿着和服（據說投降不久後，他們都曾一度改穿中裝，韓服或西服，現在已逐漸感到無此必要了）。一個個長得白胖胖，自由走來走去或是坐着洋車，拉車的是中國老百姓。據說在執行總部來前幾天，才把這裏最後一批的日軍集中到城郊日本人原來計劃建築的新北京城和西苑兵營去。受着他們自己人的看管，吃的還是剝掠中國先儲藏在倉庫裏的上好白麵。去參觀過他們集中生活的朋友告訴我，裏面的牛肉罐頭至少可支持二月的。這裏沒有任何嚴格和有效的辦法，可以制止軍人不卸下軍裝搖身一變為普通僑民。敵僑在淪陷區和敵軍軍事工作的配合，和對中國人民的罪行難道是可以寬恕的嗎？我問了以前在歐洲戰場服過務的美國朋友，在法國或其解放了的國家，戰敗國的人民是否享有這樣的自由？他們說：「笑話！」平安電影院一直到東單菜市前面那塊空場擺滿了賣舊衣，舊貨的攤子，多半是和服，日本式裝飾品和用具。有許多是全新的，看來是日本人辦的商店洋行，化整為零變賣財物的辦法。據那些朋友說，這些攤子的存在也是中國人對敵人特有的寬大的一種表現。

和蝸牛競走的遺散

7

目前在北平的男女敵僑約有八萬餘人。遺散回國的事比蝸牛爬得還慢，誰也不清楚到底那年那月才能把這些人送回日本。假如去逛東安市場，鬼子和你擦肩而過或比肩同行；他們和你一樣——更比你潤些——在逛市場。市場中門口拐個灣便有一座所謂經濟小食堂，一進門就可聽到呢喃刺耳的日語。一個短髮戴黑眼鏡穿西裝的日本女人，走來走去招呼，似乎是老板娘。帥府胡同那所精緻的寶宮

衣服店的櫃檯上，分明坐着兩個日本男子。出了前門向左拐，有好幾條胡同，小吃館子裏時常坐着依然穿着軍服的皇軍，抽着煙在聊天。北平的朝鮮僑民，和在日軍服役過的兵合計有二萬餘人；但據「他們」自己說有三萬多，近來很多日本人都搶着冒充韓國人，更有不少利用中國人名字買賣地產。政府本月二十日公佈了留用日本技術人員的計劃，引起了輿論界不少評論。天津大公報廿一日社論說：「技術人員解釋起來很泛廣，凡有一技之長的俱可稱之爲技術人員，沒有嚴格的標準留用，甚不妥當。尤其一般管理人員更不能視之爲技術人員，這兩者之間有時是難於分辨的。有人以爲地方接收之後，公私事業多陷停頓，爲國詬病，留用日本技術人員，駕輕就熟，使公私事業不致停頓過久，豈不甚好。我們不完全同意……我們觀近處，尤其是在北方這個地方。日本人在北方已經紮了根，我們看他們在我們北方的一套經營，就可以知道。」橫濱正金銀行經理嘉奈男爵曾告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更迪爾說：「日本在華北的經濟發展，規模之大，超過一般人想像。其中有七萬日籍技術人員，監督各種工業。」

散佈法西斯毒素的書還在出賣

日本人不談「投降」只談「和平」，如「和平」後物價高啦，「和平」前咖啡多等等，東安市場舊書攤上還賣着原口統太郎著的日本如何掌握支那人心（譯意），英文唐良禮著汪精衛傳，希特勒著：我的新秩序，戈貝爾：納粹秉政以來，以及數不盡的日文書籍。在散佈着法西斯的毒素，日本帝國侵略主義奴役中華民族的帝國思想。

北平印象

周而復

今年北平氣候極爲晴爽，也不太冷，重慶穿的衣服完全够禦寒了，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剛邁萬牲園，行人稀少，樹木凋零，有荒涼之感。但更荒涼的是北平的市面，上午八九點鐘人就稀少了，晚上七點多鐘，除了前門一帶，人就越發少了，舖子也早就關了門。其實白天，雖然未關門的時候，顧客也還是够少的，每一家舖子（飯館是唯一的例外）總是店員多於顧客，有許許多多舖子不過是照例開門關門而已。這是北平給我的第一個印象：蕭條。

一進西直門，經過西四牌樓，西單牌樓，長安街，東交民巷，王府井，再轉進一個胡同，除了大多數商店以外，到處門上是封條，右一個封條，左一個封條，封條上加封條，什麼第十一戰區司令部，軍令部的，市政府的，你封我也封，於是乎產生許多糾紛；其目的在爭奪敵偽財產。在封條後面，又進行另一種買賣——走私。一切被封存的物資，反正是沒有主，也就是誰都是主人。北平市的捐稅增加了。單拿房租一項來說：就漲了五六倍。這因爲市政府的開銷不够。上個月市政府的一年預算是一百七十億法幣。國民政府只能給二十億，這數目只够養活警察。還差一百五十億，要自籌。去年十二月份的市政府的行政費是五千萬元法幣，合二萬萬僞幣，但上月實際總收入却只有一千萬僞幣，又要自籌，於是乎加捐稅。房租加了，汽車牌照稅加了，自行車牌照捐加了……但是沒人收。因爲接受的機關房產太多，職員太少，而且都在忙着自己的接收和買賣，當然更少有人來收捐稅了。

北平在飢餓着。中等以上的人家，每天吃不到一頓白麵（目前白麵已從十六塊法幣一斤漲到二百元一斤了，一般人是吃不起的）。一頓稀粥，一頓窩窩頭，一頓麵，雜糧，這已是不錯了。這雜糧什麼都有：據說有一百多種。只要在街上，碰到人，稍稍留意一下，過往的人，你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北平人的肚子都一般大一些，因為吃雜糧營養少，吃的多，脹大的。衣服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今年氣候不太冷，然而究竟是北平，早晚的風吹在身上是够勁的，許多洋車夫沒有客人的時候，蜷曲成一團，所以寧可價錢少點，拉點生意，跑跑，身上暖一些。現在北平還有很多人沒有棉衣穿。當本月初在北平也實行車馬靠右行的時候，在景山東街掛上橫幅馬車靠右行布標語，僅僅一天，便給人偷下來，做成衣服，披在身上禦寒了。

北平還缺乏燃料，雖然華北以產煤著稱，北平就感到煤荒，許多中下等人家沒法生火，電車是少到幾乎等於沒有，電車站上，經常等滿了人，有些人乾脆不等，自己走了，或者坐洋車。公共汽車沒有了，小汽車大半是重慶官員和美國官兵的，大汽車是用木柴燒的，坐一次要等半天。目前一般人民唯一代步的工具是洋車和三輪車，最遠頂多不過二百法幣，從王府井到前門，五十法幣就足够了。

北平人的貧困，恰恰襯托出日本人的富足。他們吃的很好，足 經常出入飯館，來往市場，回家的時候，總是買了一大堆東西，用花布包袱包着帶回去。穿的也還很漂亮，西裝革履，態度軒然，坐在洋車上，還是那一般目中無人的神氣，不過眼光裏多了一點彷彿鬱悶的神情。但是有一點是變了，國防色協和服在北平市絕了跡，和服也大大的減少，我簡直沒有看見男子穿的，只有少數女的仍舊穿着。大部分男的日本人是西裝，一部分則直截了當地穿上長袍，儼然中國人。女的絕大多數是穿西裝褲和大衣。這樣服裝幾乎成了日本女子的制服，但不管穿什麼衣服，你走到街上，到處都見到穿着

中西裝的日本人，兩條「羅圈腿」有精神地走着。我們對敵人太寬大了，我想起數年來，在北方戰場上死去的人民和戰友，我不禁黯然了。我們是勝利了嗎？

奢侈和寬大，給我的印象太深了。

從日本人的服裝上，我對北平得到另一個印象：一切是「換湯不換藥」。絕大部分的機關，還是保持偽職員，關於偽軍，有人公開的說：「偽軍加委了，改編了，就不能說是偽軍。」如果，這句話對的話，那麼敵軍一改編，加委，也就不是敵軍了。

在學校裏，也是換湯不換藥。中學生的水準非常低下，教員仍然是偽教員，課本依舊是偽華北教育總署訂的，課本上說：英美是帝國主義國家，蘇聯是無政府主義國家，這樣學校，便算是接收了的，我不知道接收老爺們，除了接收物資外，腦筋裏會有工夫想到這些「小」事情沒有？

報紙也是這樣，華北日報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華北日報是接收偽新民報而辦的，大部分職員是偽職員，訂戶也是從前的，照着從前敵偽的辦法辦理，所以頭頭是道。

北平人民，從日本投降到現在，大概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是「暈」，——八年來在敵人統制之下，一旦敵人投降，勝利到來，盼望回到祖國，所謂「心嚮往之」是也，事實教訓了他們，一切完全和希望相反，他們迷途了，於是進入第二階段：就是「亂」，——在失望之餘，不知如何是好，人心惶惶，慢慢就轉入第三階段。「醒」——事實發展，告訴他們，應走的路子，何去何從，壓在心底的願望終於忍不住表現出來了。當葉劍英參謀長到東來順去吃飯的時候，路上就被許多青年發現了，

暗暗指着，說：「就是他，就是他！」隨後跟着走，葉參謀長剛坐下來吃飯不久，門外便擁進來許多青年，提着酒壺，拿着酒杯，興高彩烈地說：「葉劍英先生，我們很久就想看你了，沒看到。你們抗戰八年，爲人民謀利益，太辛苦了，我們沒法來表示我們的感情，我們只有來敬您一杯酒，來表示我們內心的感謝」於是你一杯，我一杯；大家喝個不休，門外的人，擠得水洩不通了，大家要在葉劍英面前表示自己的願望。事後，東來順老闆到處誇耀地告訴人：「我們這兒今天來了一個貴人！」

到執行部來工作的八路軍同志，特別是做事務工作，上街採買的人，更經常碰到老百姓抓住，偷偷地指着臂章上的 183A 問：「你是八路軍嗎？你們爲什麼不早來？早來就好了，你們來了就好了。」

北平人愁慘過春節

今年平津兩地的舊年，外表上雖然比過去熱鬧一些，八年來沒有聽到過的鞭炮聲，也多少增加了一些春節的喧騰。但是實際情形是怎樣呢？在日益高漲的物價重壓之下，一般市民，小職員、警察，拉洋車的，郵差……普遍的存在着一種感覺，那就是「今年的年，是八年來最難過的一個年。」

北平人的幽默

北平人是富於幽默感的（姑且算他是幽默感吧），隨便你和任何一個拉洋車的或騎三輪的扯上一句：「你過年好呀？」假如是個年紀大一點的，他會一點不帶火氣地應酬你兩句：「趕情，瞧怎麼好來着，老天爺不下雪，就是可憐窮人。」假如是個年紀青一些的，再看出你是個「重慶人」，他也許會俏皮你兩句：「你沒看見那交錢買美國洋麵的嗎？何必呢，吃不起餃子就老老實實啃窩頭算啦，未必吃了那頓美國麵的餃子就會說六國話」。就這麼兩句話，很够你尋味的了。平津兩地市民目前所最感覺切膚之痛的就是物價的高漲，其間最靈敏的自然就是金價。日本人剛一投降，金價跌至聯幣三萬（法幣一元合聯幣五元），現在已經超過法幣十二萬，漲了十八倍還多，這中間不知有多少人發了大財。自從法幣一到北平之後，物價就旋風似的往上漲。過年應景的東西，自然更不會例外。紅紙春聯一對聯幣千元。最次花燈聯幣二千五百元，油紙掛色大號魚燈聯幣七八千元，萬子頭對扣鞭聯幣四萬

五千元，兩響最低每把聯幣一千六百元，高到八千元，柏油燭一斤聯幣二千八百元，饅頭花樣每斤聯幣一千一百元，福喜字供果每斤二千六百元，麻糖三千六百元，冰糖葫蘆聯幣三百元一串，蘋果聯幣四千元一斤，和去年比較起來，高至五六十倍到一百倍。一般人過年總要吃頓餃子，可是麵粉和肉的價錢，使得若干主婦爲了這頓年夜飯而發愁。早幾天就要提着袋子去買，問來問去，家家差不多都一樣，貴，牛羊肉每斤聯幣二千四百元，豬肉二千五，本地麵粉一千一百元，玉米麵也要聯幣四百元，美國麵每袋聯幣十四萬。物價逼人，買主和賣主都一樣在叫苦。

請願！請願！

重慶的工商業界時常請願，年底的平津兩地的請願却也不少，幾乎每日都有。天津濟安自來水公司，一下子增加水價三十倍，水舖裏每一小擔水漲至一百元，水舖掌櫃的聯名向公安局請願，吃水的市民也提出抗議，水絕不如糧食那樣困難，爲什麼也要漲這麼高。

天津市長張廷謬，參加了九十四軍副軍長楊文琮氏的訂婚典禮後，剛從順德飯店走出來，就有一個年約五十多歲的老頭，攔車向張市長哭訴，說近來糧價太高，老百姓快餓死了，希望市長救苦救難，又說接收敵偽物資，拍賣時價格與黑市相差無幾，亦盼市長予以降低，一邊說一邊哭，據調查，這老頭是青縣人，名字叫姚炳文。天津市小學校教員，去年十二月份薪金只發了維持費一百元，一月份的錢始終不見發下，年關無法度過，各校教員聯合了三百多人，向市府請願，提出了四項要求：（一）公教人員同等待遇；（二）中央協助地方撥發教育專款，教育經費獨立；（三）按教育部令，定三個人生活水準待遇；（四）每月準期發放薪津。在張市長的訓話中間，也不得不承認，教育局辦事太

慢；各機關辦事之慢，平津兩地，均無例外，不但發錢的機關辦事慢，連要錢的機關也是一樣的慢，若干機關因為接收的房產太多了，以請不到看門的人爲苦，辦事又怎能不慢呢？

在規模上，除了津市學生一月二十五的大遊行而外，卅一日天津鐵路工人的請願，可以說是最大的一次了，原因是北寧鐵路各部門員工自從勝利以後，不但公糧停發，並且連待遇也一直沒有規定，去年十、十一、十二三個月中間，每人僅領到維持費數萬元，這個數目根本連半個月的生活都維持不了，曾經問路局兩次都沒有結果，卅二日下午二時工務、機務、機廠及段、站等十個單位，工人兩千餘名，齊赴交通部專員天津辦事處，作第三次請願，要求改善待遇。維持生活水準，等了幾個鐘頭，工人們列隊遊行，自新車站遊行到東北角，沿途高呼口號，這種事情，如果不能迅速合理解決，工人還會繼續請願的。

北平市政府目前正計劃着要取消攤販，拆除天橋棚戶，此外還要沒收敵人在西郊的房地產，而這些地產都是敵人從老百姓手裏搶劫來的，這幾件事情假如完全照辦，不知有多少老百姓的生路，勢必陷入絕境，所以這一向北平也不斷有人在呼籲，不過聲音是太微弱了。

天天有人請願，也許是太不像話了，所以正月初一（二月二日）天津警備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就會銜出一張佈告，其中說：『以後各界團體，如有向當局請求之事可推舉負責人或少數代表陳述意見，不應聚眾要挾，結隊請願，如有故違，國法所在，決不寬貸！』這就是新春開市的第一砲。

（川寄自北平，載四六年二月十九日解放日報）

中秋話北平

張香山

『月到中秋分外明』，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又復降臨北平。

雖近日街頭商店，紛陳月餅鮮果兒爺等應節物品，巷間亦充滿拿小包送禮的行人，但這些過節景象，總掩不住北平市民臉上的愁苦，猶如十五夜皎潔的明月，被內戰砲火的硝煙，薰掩得失其應有的光彩。

北平人稱中秋是團圓佳節，據云去年今日，適逢抗戰勝利，家家盼望從此能得團圓，因此曾經有過萬家歡騰的狂慶，但是過一年，內戰砲火，蔓延遍地，流落大後方人民，因航輪火車飛機盡充兵運，至今大半未能復員，即是開學在即的北大清華南開諸校教授，亦因一度撥給的專機之停航，迄今仍有二百餘人滯困重慶，據云至年底亦無來平希望。相反的，原留北平的人民，因內戰擴大，正被拆散着骨肉的團聚，本月十六日前，徵兵所抽的三千壯丁，即將送往前綫，並聞徵兵數字鉅達數萬；另外青年軍亦正利用青年之失學失業，在平津大招其生，幸而中國青年已有明亮眼光，不願充內戰砲火，報名者寥寥無幾，現在延長招收日期，並由教育局局長王季高訓令各校云，不受軍訓之高中生來年不得畢業，如受青年軍訓練，則可免此難，利誘威逼相加，欲盡驅青年當砲灰而後已。

其次，失業之浪潮，亦如中秋夜之海寧潮洶湧澎湃，此種浪潮，不僅席捲了戰後停閉之工廠商店的工員，且已及於各機關之公務人員。近月來，繼平津區路局之裁員後，又有電訊局二百餘人之裁

員，九日又重令自十月一日起，將停職所有之僞公務員，故月前各機關之公務員，因十分之八九係過去所留用之僞公務員，大抵對工作，皆已垂頭喪氣，心灰意懶，正等待着最後的一紙判決。有一首流行在公務員間的打油詩說得好：「勝利帶來失業苦，八年辛苦有誰憐，今年又到中秋節，問君歡喜有幾人？」他如臨大全部教職員，亦因係屬僞教授僞職員之故，而被解聘，雖教部聲明將分發各地或發給遣散費，但及至中秋，但未見分文發下。某教授稱：「闊人們今天吃月餅，我們今天只能喝秋風！」特別是隨着美匯提高而直昇的物價，因臨佳節而更暴騰。北平日報云：「肉漲油漲菜也漲，乾鮮果品一齊騰。」其實騰貴最利害的，還有煤，一週來，已自七萬一噸漲至十五萬，真正要嘆不能舉「火」了。至於應節的月餅，最貴的達三千元一斤，但銷路尚佳，據某報調查，購者大多為新貴之大員，喊着「頂好」的盟軍，以及過去的漢奸。

例如附逆伶人馬連良，雖被法院起訴；但因見了宋美齡，且有巨資活動，回平後仍大過佳節，其過節日的菜單，世界日報並代為刊登。然而窮人們呢，那誠如大公報所說：「在食品店玻璃窗外，貪婪地注視着店裏的一堆堆月餅」而作望餅興嘆！

最後，我想把平津各報描寫今年佳節的標題，不妨摘集一下。大公報說：「北平中秋多少人為飯碗擔憂」，天津益世報說：「只恐團圓空說餅，社人多少未還鄉」，新民報說：「八月秋風陣陣冷，窮人無錢買衣裳」，北平益世報說：「滿腹辛酸，一腔悲痛過中秋」，不過這些還沒有中宣部機關報的華北日報說得好，它說：「中秋是富人的享受日，是窮人的諷刺品」，而且在其第一版上，用頭號字標着：「主席作邀馬帥賞月」！

吳歌雲：「幾家歡樂幾家愁」，在北平的中秋，已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了。（四六年）

劫案裏的把戲

張香山

——北平通訊——

近來北平是偷搶訛詐層出不窮，有些報紙稱之爲『文化城的諷刺』，有些報紙稱之爲『北平市的歪風——搶風、偷風』。

根據北平警察局的統計來看，七月份內警局緝獲的盜案，共計十五件，人犯三十八人，偷竊案計一百十四件，人犯一百四十八名，但該月份內，還發生了幾件竊盜案件，警局則未予發表。至於八月份內，自一日到十三日這十三天間，僅搶案就已發生了十四件，平均一天一件強。這還僅僅是官方統計。

在這十四件搶案中，大而轟動全市的，有十日前門外廊房頭條天寶金店的搶案：在光天化日的正午十二時，被一個自稱是美國留學生的持械客搶走了四十兩黃金，臨走時，金店掌櫃還親自打發夥計替匪徒僱上汽車送走。接着十一日，北郊發生了五百萬元的綁票案。十二日，前門外打磨廠，也是在正午十二時，發生了路劫一千萬元的大搶案。至於那些小一點的盜案，未入警局統計之內的，在大街上，胡同裏，是經常地在發生着的。例如大公報記者彭子圖被劫走了自行車，大學教授邱椿在公共汽車上被拿走了金錶，一個夥計到銀行取款，特意聽從了掌櫃的囑咐，把款用手帕包住，纏在手臂上，

但結果也被掠走，急得登報徵求防範新法。因而平市的居民，目前真正地感到了「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或者是「行不得也哥哥」的那種勁兒。為此電影院開演前的廣告上，報紙的社會版上，警局老爺們的談話上，總是叫市民死記住四個電話號碼：東局二一五八、一二三〇、一二三八、一二三九、好像記住了這些號碼，就有金剛咒那樣靈驗，調得來天兵天將，把土匪逮住。但是據熟悉門道的人講，即使打了電話，叫了警察來，那土匪也未必能够逮住的。

爲什麼在勝利後的北平，在軍事重鎮的北平——駐紮着主席行轅、戰區司令長官部、警備司令部、九十二軍軍部、憲兵第十九團等等的北平，還能够讓土匪到處橫行？

爲什麼在勝利後的北平，學習了日本的一套「身份證」制，並正在要試行警管區制，而特意新調了幹憲兵出身的湯永成當警察局長的北平，還能夠讓土匪到處橫行？

這問題歸結起來說，是蔣政府的糜爛與腐化！

根據平市報紙的報導，平市物價自勝利以來，正作着直線式的上昇，日本投降時，每斤小米僅僅七十元僞幣，現在是法幣二百七十元一斤，去年房租是每間千元，現在是每間一兩萬元。這幾天由於美匯提高，物價又跟着上漲。結果，造成北平市民間流行着一種悲痛的輿論說：「日本人在，好壞依賴混食麵，還能把肚子打發飽，但現在只能勒緊肚皮挨餓了。」其次除了這種生活威脅以外，蔣介石的內戰政策，更給了人民精神上一個沉重的打擊。「停戰的期望，落空了好幾次，眼看那接收大員們，只管物資，不問人心，腰纏纍纍之後，大過其饕餮生活。這一切都在收復區老百姓心上，佈上了一層陰雲。他們失望、頹喪、悲觀、憤懣、看國家一片戰亂，看社會一片黑暗，看自己毫無辦法。」（益世報八月十八日社論）該報就結語說：「於是乎懦弱一些的，就走上自殺，不願死但又爲生

活所迫的，就被挺而走險。」

其實，如果仔細地觀察一番，這種論斷還依然有片面之理，但真正那些被貧苦逼着去走險的，他們最多是犯了些小案，而那些動輒做上幾百萬元大案件的，倒實在是另有人存在。

據我和有些平市消息靈通的人士在閒談中，獲悉那些大案件的犯者，不外有兩種——

第一，是那些真正合法的有槍階級，因為既有合法的槍枝，眼看着北平城裏的花花綠綠，自然要眼紅；不過那些當兵的，倒無這個膽量，而是在戲院捧戲子，或在市場上動輒化費幾十萬，領上帶有金道金星的有槍階級，才是這些案子的主要內幕人。據說天寶金店的大劫案，即是出之於此種人手中，因此偵緝隊雖已發現了線索，却至今未敢下手。

第二，是勝利以後，由於國民黨當局的那種與敵偽的合流政策，招致了一大批敵偽時候的特務爪牙，漢奸武裝，或者是它所委任的所謂地下軍們，大都來平作寓公，日子一長，手中不免枯澀起來，於是就作起這項買賣來。

國民黨當局對於自己的這種醜惡，不但不肯向老百姓點頭認錯，反要模倣其祖宗希特勒火燒國會的故技，來一個中國翻版。把那盜案罪，無恥地栽到中國共產黨的頭上來。

據二日CC系的北平世界日報載稱：某方人員組織「自坦隊」，潛入北平，進行搶劫、暗殺、間諜活動。二日該報又發表說平市捕獲一群土匪，稱是李運昌的「反動督導委員會」派來的。過了約廿天後，北平新民報發表了警察局長湯永成的談話，說平市匪患原因之一，為某方暗殺搶劫之組織，並有特種身份證之掩護。廿四日新生報更公然載稱：共軍指使匪徒，破壞平市治安，而此類匪係受執行部某要員所領導。

國民黨特務機關，通過報紙把這一串大串的無恥謊言，散佈開來，其用意是誰也識得透的。

第一、想把人民對國民黨統治的腐敗、黑暗、無能所引起的反感，轉移到中國共產黨人身上來。但是老百姓的眼光是明亮的，他們絕不會上這個當，他們就從國民黨報紙上發表的所謂匪徒供詞裏，到處可以找到其作偽的根據。例如說土匪陳志供稱在前門外行劫時，曾自稱是「八路軍檢查」，難道土匪作案，在光天化日鬧市中，膽敢自洩身份，豈非荒謬透頂！又如說「這些土匪歸平西李運昌司令反動督導委員會派來」，但實際上李運昌當了熱河省主席已將近十月，既非司令，亦未在平西，至於「反動督導委員會」這個名稱更是荒唐無稽，不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新名詞辭典裏的名辭。因而國民黨的這種無恥的謊言，實在是一拆即穿的。

第二、是國民黨反動派想藉着匪案來誣衊執行部中共人員，以便破壞調處和平的軍調部，好痛痛快快來打他們的內戰。據我們所知，世界日報的一二日新聞一發表，軍調部的國方參謀長蔡文治就於十日向美方提出了備忘錄，說：「本人獲悉一切執行小組之中共組員，均進行間諜活動……發見後，將以法律制裁。」十一日又以世界日報的新聞為根據，再提出了一個備忘錄給美方，說：「共產黨已派其人員來平，在平製造混亂。」但是由於美方代表對蔡文治的這兩個無恥的備忘錄，未予重視，於是國民黨反動派似乎感到計不得售，乃由湯永咸出頭，在廿三日發表了荒唐的談話，新生報在廿四日又發表了「某執行部要員領導「共軍土匪」」的新聞。但是這個新聞，仔細一讀，原來是和世界日報二日新聞一模一樣的，只是那土匪的供詞裏多了一句「某執行部要員領導」。於此，不得不使人提出幾個疑問來，為什麼同一內容的新聞，登了一次，隔了二十多天，又要重新在北平登一次？為什麼同一新聞第一次沒有說某執行部人員，而二十天後的新聞，匪徒既未重行審訊，其供詞却多添了這一句

？其實這些疑問，只要知道了蔡文治在執行部內部所幹的一套鬼把戲，就不難知道這些新聞的用意與其來源了。

因此中共方面發言人，乃於八月廿四日就對此事發表了一個談話，嚴重地指斥了抄襲其祖宗希特勒手法的湯永咸和蔡文治的無恥陰謀，並已在南京和北平向國民黨提出了嚴重的警告，同時亦通知美方，要求澈查湯蔡的謠言和誣囑，制止其無恥的陰謀；並表明了如果中共在平代表團，一日遭受到非害，那是絕對不允許的。這個嚴正的聲明，在北平的市民之前，再一次地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特務技術的卑鄙和國民黨統治的腐敗、黑暗！

（四六年九月七日解放日報）

混亂的天津

彭雅

天津的「收復」，迄今業已大半年，國民黨獨佔了勝利果實，又有美國人力物資幫助，獲得了無比的便利，照理說，天津早該建設得繁榮富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各行各業得到恢復，但是事實並不如此，在只顧個人及其一黨利益，不顧人民死活的腐化官僚統治之下的天津，依舊是一片烏烟瘴氣。

教育破產

以教育來說，許多學校仍然在停頓中。據此間各報六月九日刊載，趙××氏向津市臨時參議會所提「如何促進津市教育」一案中作的報告，官家所控制的二〇二所國民學校中，僅有百分之三十二、四完好，其餘或破爛，或待修補，均呈停頓狀態，無法開學。又據趙氏報告，在上述百分之三十二、四所完好的學校中，他擇了十一所加以考察，結果校舍真正齊整，經常上課者僅一所，餘皆設備不全，特別是桌椅差缺。簡單易辦的小學尚且如此，其他大中學情形，則不難想像。

工業停頓

其次論到工業建設，敵偽時期，天津的工業僅次於上海，目下有多少工廠，我們雖無法獲悉實際

數字，但是就經濟部接收的數量看，就有二百六十一個工廠，一百六十一所洋行的倉庫，其餘尚有省府、市府、中央各部院所接收的，那末可以斷言，天津工廠一定有一個很大的數目。但是這些工廠現在還是七零八落，以經濟部所接收的二百六十一家而論，現才開工七十四廠，不及總數三分之一。其餘如像大興紗廠等，現在還在爭「接收權」，其他或破壞，先去生產價值，或變成了大官員們私人住宅，均在停頓中。

對這些停頓的工廠，國民黨寧可棄置廢爛，都不表示交給民營，天津大工廠中，至今還找不到一家是民營的。在這些停頓的工廠中，因為所有權轉移不定，每個機構都不願發工資，工人多已離去另謀生路，留下的均奄奄待斃，且還要受警察監視。例如德永製硝工廠，僅僅有十五個工人，而警察便佔了八名，耗費每月達一百二十萬元以上。經濟部最近才發覺如此下去，太不合算，遂決定將該廠連其他二十一個化工鐵廠，招標出售，但誰願接這些連房屋也被拆光的工廠呢？標售很久，很少有人張理。

美貨充斥

與這種萎靡不振的局面相對的，是海運暢通後，美國貨品的傾銷問題。目下津市已開工的工廠均呈搖搖欲墜之勢，經濟部接收的東亞煙草等五個大工廠，業已萎縮，其他如資源委員會的八大工廠之一的自行車廠，出品零售約十五萬元一部，合美金七十五元，而美國貨自行車品質還好，才只售美金三十元，該廠在叫着支持不住了。又如染料，中國產品比美國貴三分之一；棉花，美棉只八萬至多九萬元一擔，中國則至少要十四萬元。美貨源源而來，日增一日，一般估計，再待四個月平津已有的。

點可憐工業，要完全垮台。但是國民黨除開無條件迎合之外，迄無自力更生對策。

教育、工業如此，其他種種亦莫不如是。如所謂『治安運動』，從天津『收復』之日起，就雷厲風行，着手『整飭』，但是現在還是匪案迭起，以六月份爲例，據大公報六月十八日載九十四軍副軍長楊文琮氏的報告，不及十日就有匪案十九起之多，且多半是武裝軍人所爲。

文化荒蕪

在天津很難看到一家像樣子的報，民主及一般中間公正立場的報紙雜誌，均被摧毀殆盡，據六月十九日大公報所載消息，近又有五四、天津學聯等二十一家雜誌橫遭查禁。國民黨報刊自然有無限自由，縱情大放厥辭，但是一般人民就毫無言論自由可言。日前一小報論到『五子登科』政策所造的災難，感慨中國民主太少，且云『現在的日子又比日本在時難過多了』，不兩日即遭所謂『黨報』指斥：『說這話的人就是大漢奸！』即此可以概見一般。

住在天津，只覺得一切都混亂，都在廢爛，什麼時候才有頭緒呢？適當的答覆，只好報之以苦笑。

（六月廿一日）

從失望到憤懣

——平津民衆痛苦種種

物價不斷的「漲漲漲」

物價在不斷的飛漲。金價由一萬元漲到十萬元，麵粉由十六元（法幣）漲到二百元。到一月中旬據北平官方統計已經上漲了十五倍！人們所關心的是「今日的行情，明日的糧價，一致發出『這年頭！』的慨嘆。」『走在馬路上，小胡同裏，用不着開口，耳朵裏到處是一怎麼又漲錢啦？』的嘆息聲音。」

人民的主要食品棒子麵會上漲至三百八十元一斤，『普遍的失業者自然無法活，即使有業者，試問月薪所入每天能合到幾斤棒子麵？』『可憐一般北平薪水階級是聯幣計值，普通薪水只一萬，合法幣二千，在『漲漲漲』的颶風中顛簸得快翻了船！』自來水也漲了五倍，真是，『恐怕不久連涼水也吃不起了』（以上見北平新報一、廿八；滬大公報一、廿八；秦風工商日報二、一；世界晚報一、廿七；紀事報十二、十三）

如此「平糶」如此「配售」！

爲了糧價高漲，北平市當局辦理了平糶糧煤，但據說五樣雜糧要分三處領取，而且經過登記，蓋

印等繁複手續。爲了買少許比市價低十幾元的雜糧，「每個區公所裏，擠着成千成百的男女老幼，有的携了口袋、筐子……他們你擠我推，打架吵嘴，……要忍飢挨凍地站上一大半天才領得到一張配售地點的條子，和戶口證上一顆印，有些老太婆們擠來擠去把戶口證丟了，嚎啕大哭。」（見津大公報一、廿八；新聞評論五期）

善後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也舉辦了澳洲麵粉的「配售」，每市斤一百五十元，（比市價一百七十元約低二十元）市民每戶十市斤，地方公教人員有戶口證者每人十市斤，無戶口證者每人五市斤，學生每人五市斤。（平益世報一、廿）

爲了買這十斤澳粉，動員了全市三分之一的市民，他們要向銀行交款，再向糧店買麵，銀行是不收偽幣的，兌換要排隊，交款要排隊，取麵也要排隊，於是幾十家銀行門口，和配售的糧店門口，都擺開了一字長蛇陣，有的在冷風裏擠了三天，還沒有買到手。

因爲麵粉定價過高，手續過繁，市民們在北平輿論界發出了怨聲。民強報，紀事報，北平新報，世界日報……好幾天不斷的登載着諷刺的憤慨的短評和讀者投書。市民陳新衍在世界日報投書說：「當局們拿到沒花錢的麵粉，來賣這樣高價，簡直是坑害苦人，不是救濟苦人。」紀事報說：「過去敵人配給麵粉，尚不及當時市價的十分之一，現在配售的價錢却是市價的十分之七。」所以在麵價上論，中國政府之愛中國人民，較之敵人就差了十分之六的程度。」和中學生聯誼會一個署名「大恩」的在民強報上投書說：「爲十斤麵粉，使民衆受幾日之罪，回想敵人統治時代，配給的辦法，比現在實在強的多，有火柴配給，麵粉配給，雜糧配給，布疋配給，食鹽及糖配給，我們本不願添雜敵人，但是今昔比較，關係當局却不能不自承其過。……受到八年痛苦的民衆在國軍入城的時候，有許多人被

感動的流了許多眼淚，豈知官吏們都閉了眼睛堵了耳朵，這是多麼叫人失望！「救濟分署因爲深受各方責難，署長童冠賢曾發表談話予以解釋，紀事報稱之爲，「是一派官腔，大有老爺們就這樣」的氣概。這樣的事實，這樣的態度，使我們憤懣，憤懣，一千個憤懣！記者是窮人，窮人是容易光火的，但社會上有百分之九十是窮人，所以也有百分之九十全在光火。」（以上見津大公報一、廿八；北平新報一、廿一；平世界日報一、廿三；民強報一、廿六；紀事報一、廿三——廿七）

稅捐比敵僞時代多加數十倍

這些呻吟於飢寒交迫下的市民，並沒有得到政府苛捐雜稅的「饒恕」。除了新訂房租辦法之外，筵席稅也從重慶搬來了。在北平「價在百元以下者免稅」，其實「現在飯館的湯與菜的價格，幾乎沒有一個不在百元以上的，一進餐館便有被徵「筵席稅」的資格，還談甚麼免稅不免稅？」在天津，筵席捐是定爲在二百元以上者徵收百分之廿。僅向大飯莊徵收，但從一月十七日起「餛飩館，菜舖等平民零食小飯舖亦開始徵收，莫不叫苦連天。」北平市民華甲民在民強報投書說：「我們民衆自從光復後，每日看報紙上所登的「慰問」「減捐」「救濟」等語，……但至今不但未「減捐」反比敵僞時代多加數十倍，如「房租」「車捐」等，敵僞時代，自行車捐全年僞幣四十元，現在全年法幣二百元，比敵僞時代多加二十四倍！」（以上見平世界日報二、七；北平新報一、廿七；津大公報一、十九；民強報二、八）

不但稅捐重了，做生意也更沒有了自由。平市當局爲了「整頓市容」，一般小販浮攤被驅逐出大街之外。但在僻靜地方却沒有生意可做，只好把貨物擺在車上游動式的賣，但當局又說這是「有礙交

通觀瞻」要「嚴厲驅逐」。而天橋一帶戶棚舖房，也因為「整頓市容」，限期遷拆，逾限則由警察工務二局代拆。該處一帶商民在上市府呈文中說遷移地點，「住戶尙感不便，若將各商遷移至此，試問向誰營業？是否驅商民於死地？」（以上見光華日報一、廿六；北平新報一、廿九）

工人、學生、教員、職員、一切的人都在和飢餓與寒冷拚命，不僅商販們如此，許多工廠的工人，也「被接收人逐出門外，當乞丐。」天津海河兩岸工廠林立，但自從國民黨大員飛來接收之後，「煙囪便從此不再冒煙，由秋而冬由冬而春了，各廠的機器十之八九仍是在停着，工廠停工直接連帶的便是工人問題，數萬的工人們在「接收即停頓」的情形下，也幾乎使他們的胃部附帶着停頓了。」

爲掙一袋麵在衙門裏幹事的人們，當新官駕到許多人立刻被革除，於是不得不「當了膠皮團員，賣花生，上小市和窩窩頭去爭命。」（以上見建國日報一、卅一；平民主星期刊十六期）

「貧窮籠罩着整個北平，學生也不能例外，大家習慣了吃雜糧，連燕大號稱貴族學生也啃窩窩頭甘之如飴，學生們的穿着大不如前，請求工讀的在一半以上，日前曾有五個大學生窮急智生，也作了一次劫犯，結果在溜水的時候被抓住了。」

教職員是「薪水階級」，受物價的波動就更厲害。「不少小學教師兼營副業，上焉者將教課不顧，跑碼頭辦貨，下焉者到晚上拉下帽子去推板車蹬三輪。有某校事務員去年爲學校拉板車運煤，而且是夫婦一齊出馬，以便賺力錢。可是今年各校却粒煤皆無，過去有小學生每人每天帶煤球十個劈柴一把的辦法，今年據說上面禁止，便只好硬挺，有幾天刮大風時小學生凍得皮綻血流，時時大哭，我們真是殘酷的民族！」（以上見秦風工商日報二、一；大公報十二、十七、子岡通訊）

因爲教職員無法生活，中小學生的學費增高了，尤其是私立的。如慕貞定每人交學費國幣一萬

元，育英國幣七千元，貝滿國幣四千五百元，大中國幣五千元……而上學期各校學費，均爲聯幣二百五十元左右，這些私立中學增加學費約一百倍至二百倍之多。私立小學也有的每學期要法幣三千元，合僞幣一萬五千元。琉璃廠某私小，兩月來已向學生索款四次，達僞幣五千元之鉅。於是大批中小學生就在學費高漲中失學了。（世界日報一、廿八；二、六；二、一）

（簡）

上海『光復』了嗎？

鄭文

自從日本投降以後，上海便不斷飛着飛機，那是銀翼而飾有白五角星的美國飛機，十多架，幾十架擠滿了天空，整天是馬達的聲音，從海上來的是無數的軍艦，美國的軍艦，密密層層，填滿了海岸，海水波動着，汽笛放肆的吼叫着，隨着而來的，是美國的軍隊，他們穿着黃哈嚨軍裝，興高濶步昂視的在四處橫衝直撞。

中國軍隊也來了，這是穿着一色美式服裝，拿着美國步槍，也趾高氣揚的在街上走着，他們是在洋大人保護下來到了上海。

日本人投降了，但仍拿着武器，在吳淞和城外一帶，他們大聲喝叫的檢查行人，他們似乎沒有感到是投降了。

至於漢奸，開始則惶恐異常，繼而看到自己的長官們安然無事，而且被稱爲『勞苦功高』，『堅持地下工作成績卓著』，於是也便一個個出現在街頭，搖身一變成爲國民黨『要人』了。過去上海日本人所主持的上海新聞，大陸新報以及汪逆之中華日報，新中國報，新申報等也都改弦更張，成爲『政府』的報紙。

31

拿汪逆之親信上海汪記國民黨市黨部委員吳紹樹來說，在上海大批屠殺抗日青年，與日寇特務同流合污，但『接收』後却認爲『救國有功』，被委爲上海市副市長，後因貪污過多，受到社會人士的

全體反對，但主要是因爲分贓不均，雖被『撤職』，但以後却仍然是市黨部的要員。

大流氓頭子黃金榮，勾結敵僞，百般漁肉人民，屠殺革命份子，至今仍在逍遙自在，並依然開設其『黃金大戲院』。團集一大群流氓進行其反人民活動。

汪逆死後其代理主席陳逆公博『國府』却用飛機從日本連其妻子一併接回重慶，汪逆『軍委會』委員長周佛海也『乘機』返渝，對於這些大漢奸不是逮捕，而是用飛機迎接，至今仍未判決其罪行。有些要人說『汪主席』與『蔣主席』本是一家，現在又合到一塊了。

大流氓和投機家杜月笙則不但沒有處罰，反擬昇爲上海市長，後來國民黨在重慶開金融會議時，準備黃金漲價，杜月笙在會議中知悉後，立即把上海黃金購買一空，結果當黃金由二萬漲至八萬時，杜月笙却大發洋財，這件事情引起一般財閥妬忌不滿，杜的市長乃擱淺，但他獲利却遠超過『市長』一職了。

凡縣市以上的漢奸不但沒有槍斃，反而認爲投敵有功，高昇一步了。

至於因衆怒難犯，或因與重慶要員分贓不均而遭逮捕的漢奸來說，也從未宣佈判決，反逍遙度其優越的生活，拿滬市汪逆僞公安局長盧英說，盧被捕後，生活闊氣異常，雖全市人士群起提出控訴，要求政府將其處以極刑，但他在以大量金條和汽車送給錢大鈞後，次日報上大登盧英已死於南壓看守所仰市民念其已死不必深究，不料被某報偵出其僞，當即反駁此項消息說盧亦然健在，原來他們想利用這一『金蟬脫殼』之計來掩飾社會耳目，以圖免脫，這一活動不能不歸功於盧英三太太的活動能力。

各個系統的『要人』都大量利用原來的漢奸特務擴充他們自己的勢力，如南通縣一接收，縣長便

有六個之多，都是利用舊日的漢奸們充任，有偽和平軍某師長（現被改編為孫良誠第二軍某師）委的，有城防司令部委的，有專署委的……這些偽官也收編過去一切偽警與和平軍充任自己部下。

至於從『國民政府』和『黨部』派去的人來說，其與漢奸敵偽勾結，敲詐人民更出人意想之外。

上海市長錢大鈞蒞任後，便四處收羅黃金，以飽私囊，原上海鐵路局所存敵寇敲詐剝奪員工之薪資計一百三十萬元（按光復前價格），職員要求發還，而鐵路局某要人在私下送給錢市長金條若干之後，結果這些款項便毫無踪影了。錢市長在滬的盤剝情形，有位官員曾這樣說：

『他當了八天市長，比當了八年漢奸弄的錢還多！』

這樣引起一般人員之不滿，於是風傳錢將被撤職。

何應欽來滬後，這位陸軍總司令及其太太大受各方招待，特別是錢市長在雙十節鷄尾酒會上更加殷勤，此後，撤職之說便又擱淺了，原因是錢市長送給何太太大批『贈禮』，這隆重的禮物使司令笑顏逐開了。這個歡宴的照片還登在『環球』畫報上。

南京日軍投降後，第三戰區副司令冷欣至南京與岡村寧次會見，這時日軍擬以大批物資交給政府，其交換條件是保持日軍在華的『優遇』，以其武裝原封不動的與中央軍聯合反共，但當這批物資交到時，其中數目頗鉅的黃金若干却不翼而飛，外傳僅二萬兩，實際遠超過此數，此事發生後，陸軍司令何應欽，財政部長俞鴻鈞，行政院長宋子文及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立即聯袂飛京，企圖在這一大批物資中分得些好處，但聰明的蔣委員長却未等他們站穩脚跟，已命令冷欣回滬了，於是這鉅量的黃金便落到國民黨最主要人物的腰包去了，冷欣也未受到任何制裁，依然逍遙法外，因為他是不可缺少的反共專家啊！

至於岡村寧次則不僅未被認為戰爭罪犯，反而榮任聯絡部長，其「公邸」陳設華麗異常，門口則設有「皇軍」崗哨，其他日方留京官員，亦備受優待。

當何應欽到滬時，原滿洲日領事早田係何之老相識，亦在「送禮」之後便成為何應欽辦事人員，安然逃過戰爭罪犯名義。

但這些日本人還不滿足，他們提出：

「日本人目前在中國情緒很不安定，因為共軍對我們太厲害了！」

某要人曾在茶餘飯後談到：

「有人要我保釋山下奉文的太太和家屬，我不太好意思，不過山下奉文在菲島確是太苦了，這事馬歇爾將軍可以作證……」

多麼親切啊！對於自己的敵人。

因之京滬一般人民都說。「勝利了，物價漲了，老百姓越窮了，日本人却越富了……」

關於財神爺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儀這裏還有一段插曲，當香港陷落前國民黨部派飛機去迎接留港的中央委員吳稚暉及前駐英大使外交委員會主席郭泰琪等，但飛機到時，孔二小姐却令自己帶着美式「卡賓槍」的衛兵守住飛機不讓任何人進機，自己却偕孔夫人，及自己六條洋狗坐飛機回渝了，在重慶要人到機場迎接從香港脫難的中委時却迎到了六條洋狗，而郭泰琪只能坐小船由九江逃回，因而引起公憤，有人主張槍斃孔令儀，這當然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最後還是出洋結婚吧！

當大後方布疋缺乏時，孔祥熙假救濟之名利用公機從美國運送大批「仁丹斯林」布，成本四百八十元，但運到却要賣二萬元一疋，因而大發國難財，當上海米貴時，孔財神寧可把糧賣給日本人而不

賣給中國人，因為日本人可以多給點錢。否則寧可燒毀一部以抬高市價。

×
×
×
×
×
×
×
×
×
×

隨着光復以後的便是上海物價的狂漲，票子簡直不值錢。

上海房子之貴是天下聞名，如今的房租不是論錢，而是論金條，不要拿現在價來說，免得嚇人，僅拿去年十月價格論，兩上兩下和帶有廚房稍爲寬敞的房間典費便是十五個金條合金子一百五十兩，楊子飯店每宿二十萬元以上，白糖一斤廿萬，一雙膠皮鞋法幣二三十萬，皮鞋二百萬，戲票一張十萬，而現在則比過去又漲到數十倍了。（註：每根金條十兩，去年十月每條合一千數百萬元）

但相反，潤人的大洋房仍天天建築，黃金大戲院，大舞台，中國大戲院，及新光，大光等影院都是嘉賓滿座，中國飯店，江南大旅社天天宣告客滿，特別是美國朋友更多，到處都有他們的踪跡。

相反的是失業者增加，乞丐增加，妓女增加！被稱爲「徧白」和「玻璃杯」的女人到處皆是，念書念不起的女學生也淪爲妓女和「吉普女郎」了，因爲自從美國兵來了以來，他們需要會講外國話的高級妓女。

飯館則到處都是「酒巴間」「咖啡館」之類，中國式的飯舖很少找到了，菜捐是一百加二十，美國人可以不出，因爲他們不屬中國政府管，而幣價越漲，美金却越便宜。十月份一個油條一萬元，燒餅五千，牛奶一杯兩萬元，至今又漲出數十倍。

自「國軍」到後，他們對於漢奸，則嘉獎之爲「地下工作」有功，但却對於人民却稱之爲「僞民」他們認爲從四川來的人要比上海人高一等的，三戰區顧祝同軍隊即這樣稱呼人民，他們到處向人民發財，十二月中旬靠寶山路附近之九江路舊貨灘上，上有兩件花大呢軍裝，一位憲兵非要說是「逆產

「不可，小販跪下哀求仍然不理，以至把衣裳拿去爲止，弄得小販珠淚滿面，發瘋似的哭叫。另一次，十多個『老中央』用皮帶打一個賣舊衣的小販，原因是小販對衣服索價『過高』，賣衣服的老頭子跪着懇求『老總，我就憑這點衣服過活，家裏等着米下鍋啊！』」

但老總却管不了這個，只給了一點錢：

「你沒有米我也不能給你種呀，你們這些漢奸老百姓真是見錢如命！」

某旅館一天半夜裡下一點鐘來了一位旅客，聲言要住旅館，老闆當稱已經客滿，但旁邊的衛兵却瞪了一眼，跑上樓去，看見幾間漂亮房間便勒令客人搬走，住下之後，把老闆找來，指着鼻子說：

「你以後這樣對待抗戰有功的軍人非要你腦袋不可。」

第二天大部客人見勢不佳，都相繼搬走，而半夜被迫下樓的客人只給半價，因爲他只住了半夜啊，那位軍官第二天也走了，主人只好大呼倒霉，後來才知道是三戰區一位副團長。

國軍來了後，軍人看戲照例是不給錢的，並且常毆影院職員，並且說：

「蔣委員長早替我定了票，爲啥不可以看？」

去年九月底，在上海附近之金山縣，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在正副司令阮清源，冷欣的領導下，強迫要該縣每戶繳納『勝利捐』一十萬元，人民無力交付，群起要求國民黨將他們房產沒收，以抵款項，但忠救軍看不上這些破房壞地，一定要每戶湊足一十萬元的數目，乃引起該縣及附近五萬餘人的抗捐運動，忠救軍便派遣大批軍隊進行血洗，死數百人，雖女人小孩亦在所不免，當時哭聲達數十里，慘絕人寰，這便是勝利後『國軍』給江南人民帶來的幸福！

上海人民把『國軍』稱爲『二皇』，因爲他們是皇軍走了後的第二個『皇軍』，且其部隊大部係

由『和平軍』，改編而成。

滬杭甬和津浦線上的人，則稱『老中央』爲『拖雞隊』，因爲這批『國軍』在鐵路沿線常常抓到路上的行人，把他們拖到橋下，搶去他們一切東西財物，甚至連衣裳也剝光，至於爲什麼不在橋上呢？那是因爲害怕八路軍和新四軍，因爲他們經常出來營救這些被搶的可憐族人。

光復開始，很多店舖懸掛着『蔣主席』的像，而現在這些像却很少看到了，有的用作糊牆壁了，有的却拿到廁所用了。有的則和『汪主席』，陳公博的像一塊放到桌子下面了。

某報紙有一次著文稱：

『現在這一批軍隊還不是八年前戴着德國鋼盔，穿着德國式草綠色軍裝進行內戰的隊伍，不過今天却戴着美國鋼盔，穿着美國黃哈囉布軍裝罷了。』

結果被勒令停刊數日。

當街上餓殍不斷時，常州一位老太婆說：

『下次抗戰，王八蛋不做漢奸。』

這種憤恨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

錢市長則忙着辦理公娼制度，提倡新生活運動，清潔運動和靠右走運動。

某日，四十二對『勝利鴛鴦』舉行結婚，錢市長親蒞主持，並每人發給『中國之命運』一本，以表結婚不忘救國。

光復後的上海，有人懷疑不是中國城市。

遍街都是美國人，他們開着吉普車到處橫衝直撞，整天找女人，喝酒，美國的軍艦一批批的開來，美國的兵也無止境的增多，甚至連家屬也運來，以表示『決心幫助中國建設』，美國軍艦載着一批批的美械化的中國軍隊開赴東北『接收主權』，於是新一、新六軍。……不斷的開來，先說只運五個軍却去了十個軍，而且是繼續在運，於是東北爆發了可怕的內戰，天上是美國的飛機掃射，地下是美國的火箭砲……。

街上到處充斥着美國的貨物，一批批不斷運來，街上的廣告都是英文的，洋車夫也得學習英文，按摩女，舞女，女招待更不用說，酒店是『酒吧間』，『BAR』，女人是『吉普女郎』，汽車是『吉普車』，學校也都加緊學英文，天上飛的，海裏跑的，無一不是『D.S.A.』的。

正月一二日兩天，吉普車肇禍『祇』三十五起，美國朋友好像認爲中國人命不值錢。

上海人物

于蕪言

前天清晨，記者從新聞路寓所走出，剛到了一個里弄的前面，看見兩個學生樣的青年站在那裏談話，記者走過去時，一句話清清楚楚的飄過來：「好比兩個月前我們做了一個美麗的夢，我們笑，我們高興，但是醒來了，我們一切都沒有了！」

我把這話轉述給一個上海朋友，他說：是的，我們一切都沒有了！但我們原來也並不是什麼『有的人』，正因為這樣，我們才一切都光了。至於原來是『有』的人，他們還是一樣的有，而且『大大的有』！重慶的『自命不凡』的『英雄們』帶給我們的確就是這樣的命運！

我這篇通訊題目是『上海人物』，這兩段話可讓我們去研究了解所謂上海人物究竟包括那些角色。今天的上海人物大致可分四種：第一種是重慶來的大人物，天上飛來的冒險家，這是今日上海灘上的天之驕子。第二種是原來的大人物，原來的冒險家，過去他們是日本人羽翼下的傑作，現在他們是重慶人羽翼下的傑作了。第三種是日本人，他們剛剛演完了一幕漂亮的『受禪台』，鑼止鼓息，席捲一切，自成天地。第四種是真正的上海人，他們過去是日汪的奴隸，現在是『勝利』的奴隸，總而言之，是被宰割的一群！

重慶的大人物

首先談重慶人（註）。重慶人在上海好比『清明前後』中一句有名的對話：『偉大，空前的偉

大！」法幣和關金成千萬噸的飛來，上海人一個月的收入不够租住一個小小亭子間，他們說便宜，上海每人一年的收入不能買一件襯衫，他們說便宜，上海人每天吃雜糧吃不起，他們成天沉醉在夜總會，按慶院中大叫「硬是安逸得很」。結果法幣所至，物資一空，兩個月中上海的物價漲了五倍，他們却還在說便宜！本來，所謂重慶和上海人原都是一樣面孔，其中還有一些上海籍的重慶人，一口道地上海話，似乎不會使人看出是重慶來的了，然而不然，他們一副兩眼向天，一切好玩的態度，大爺有的是錢的作風，簡直叫人看不慣。

但這是浮面的觀察，若更進一層看，我倒覺得重慶人在上海就像沙士比亞喜劇中猶太商人賽洛克在威尼斯——離心離德，人皆厭之了。上海人對「飛來人物」的普遍的情恨與憤怒，已經深深埋在人們的心底了。記者住的房屋是石庫門三樓三底，全屋中共有十戶人家，從老到小共有四十一口，初住時十分吃得開，出出進進大家莫不笑臉相迎。但時至今日，除了二房東一家四口外，其餘三十幾人，便莫不冷若冰霜，避之唯恐不及，以至使記者如處孤島中。就這一件小事，已可測驗出重慶人在上海人眼中的寒熱變化了。

還要說的，重慶人在上海的名譽掃地，除物價一端外，最直接使他們起反感的，是貪污、敲詐、勒索、以至乾脆借名封房霸產這一套流氓行徑。十里洋場的上海本色也不是什麼清白地方，但就連二十年的老上海，對於這種「重慶秩序」，也不得不氣忿忿的斥責為「不成事體」了。

讀者要問：「接收」了幾個月的今天，重慶人在上海難道就一無可取之處麼？這個問題我實在回答不出來。一定要說的話，那麼，大量的關金法幣和美鈔黃金買賣的結果，在享樂方面是已使上海日漸恢復了抗戰前畸形的貧血的繁榮了——這就是唯一的「德政」！

原來的大人物

形形色色的漢奸依然是上海的權威人物。軍事、政治、經濟一切方面的勢力，和重慶人比起來當然不無遜色，但這正同它以前和日本人的權威比起來也不無遜色一樣。『天不變，道亦不變』，漢奸們固未曾變過也。不變的是實質，變的是表面，從前是『和平運動』的驕子，現在是『抗戰勝利』的健將，這是變。過去開口『皇軍』閉口『汪主席』，現在開口『美國』閉口『中央』，這也是變。這種變的結果，自然絕對不改變其為時代權威的地位。

上海老百姓說，政府大大小小雖也算抓了百來個漢奸，這不過等於九牛之一毛。敵汪統治上海八年，京滬又是漢奸的大本營，彰彰有名的漢奸至少也要論千論萬計，殺雞騙猴子式的『懲奸』未免太開玩笑笑了，更何況這些被『抓起』的人，究竟如何發落，至今並沒有下文。而且更糟糕的是，這些已經被拔下來示衆的牛毛，甚至還不過是毛頭，它們的毛根却還是安然無恙，依舊在日滋夜長中。周佛海等輩的經濟地位，在今天上海的社會生活中正還是在勝利發福中，不過，過去以日元和偽幣計算的財產現在改爲以法幣和美鈔計算罷了。而且重慶傳來的消息，特等大漢奸的周佛海正還優遊於後方。周佛海是什麼人？一個小布店老闆說：『我聽說大後方還有什麼黨爭，不論什麼黨，誰若還護周佛海這班牛鬼蛇神的人活着就不要想再見上海人了！』

目前上海四鄉還活躍着種種雜牌偽軍，在『改過自新』、『棄邪歸正』的名義下編成了『救國軍』、『別動隊』，三日派捐，五日派款，勒索敲詐，鬧得民不聊生。聽說上海附近南匯某鎮一個鎮一月之間被勒索了十二萬萬元偽幣和物資，這自然也要歸於原來的大人物中去。目前江南新四軍已北撤，這

些僞軍應當不再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這且看當局的良心如何吧！

日本的大人物

目前上海日本人約有九萬至十萬左右，當局特地爲這些「大和子孫」設立了四個集中區，有一個集中區，在上海市中心區，另外三個則在北四川路虹口一帶。首先要說的，這所謂集中區不是大後方的「集中營」。集中區的日本人受到異常週全優渥的保護，在他們那個小天地中，當局慷慨地給予了他們以完全的自治權，行政獨立——最上層設有「日僑自治會」，由曾任日本駐汪記「公使」的土田豐爲主席；經濟獨立——這個「日僑自治會」有權處理日人經濟事項。當上海人民在官僚特務的敲詐勒索下痛苦地被治時，看了這種景象，真不能不感慨，失敗了的日本人比勝利了的中國人民都還要自由得幾十倍呀！

受盡了八年的慘酷掠奪的上海人，勝利後的今天，他們看到昔日的掠奪者們滿箱滿篋，滿捆滿載的卡車一輛一輛往集中區搬去，八年間一切的搶劫掠奪霸佔的行爲竟然合法化了，事實化了！當上海人民衣食不週，飢寒交迫時，這些失敗的「公民」却有魚又有肉，無憂又無愁，當五十萬上海工人正在失業的恐怖中掙扎時，上海的日本人却正在哈哈嘻嘻吃「料理」哩！

上海人徬徨莫名這一切，記者也徬徨莫名這一切！

一方面，上海醫院正感極大缺少，「接收」過來的醫院，當局自己供稱「雜亂無章」，舊租界工部局的幾所醫院，如公濟醫院，大西路隔離醫院等院，普通中國人無權問津這惡例還保持着。另一方面，被「接收」過來的上海最大的一個醫院——前市立醫院，可容八千至一萬病人，湯恩伯曾親往視

察，計開：該院共容納病兵和傷兵五千四百三十一人，其中中國士兵四人，朝鮮士兵三十七人，而日本兵共五千三百九十人！

我簡直不懂在國民黨的辭典上的「勝利」二字，應該是怎樣解釋的？！

上海的小人物

今天上海最使人注意的還應該是職工的罷工的運動。水電工人，電力工人，服裝工人，黃包車夫，百貨公司職員，此起彼伏，工潮不可遏止。

爲什麼要罷工？因爲他們活不下去了，勝利給他們的收入打了一個二折，過去拿五十萬僑幣的工人，在今天只能當十萬元用。五十萬僑幣合法幣二千五百元，這能有什麼用呢？據說上海的薪水階級（包括工人、店員、下級公教人員、雜役）很少有吃大米的，自然更談不上吃肉，由於人民營養不夠，青年面容大都蒼白無色，疾病流行，但醫院又缺少。不過更悲慘的還是失業職工。據估計失業工人連同他們的家屬至少有一百萬人，同時店員、職員、下層公教人員也大批失業。這些人不但吃不飽而且壞到根本莫得吃了。這是上海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社會大危機。「接收」的王廠絕大部份都還在停工中，當局握有機構無能力去經營，而大後方閒散的民間企業家却被當局視同化外，不許他們去經營。生產衰落，重慶來的法幣關金正在迅速的膨脹，物價那得不漲？物價愈漲，工資與薪水階級以至中等階層的艱危的前路今天還不過是開始而已！

物價日漲，商人表面上似乎還吃得來，其實是不然的。由於人民購買力的低落，市場已衰頹萬分，昔日繁榮的上海灘的夜市，今天是一片蕭條景色，商店在晚上九、十時便打烊，（註：關門的意思

（）星期日常性閉門休息。這原因，部份是當局要限價，把法幣和偽幣比值訂得那末低，再加上法幣的泛濫，在這情形下而要限定商品售價不漲，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上海物價高漲是由於當局的錯誤政策而絕非商人的操縱所致。但是使商業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却實在是人民的購買力再不能支持這龐大的商業市場了。

學校大部都在停頓中，學生們對於全國教育復員會議不承認偽學校學生學籍事很表反感，他們認為校長是漢奸，學生不是漢奸，學校是偽學校，但政府既不能在戰時的後方廣設學府以收容淪陷區幾十萬青年學生，則在偽校的學生固然不值得稱讚，不過也不能抹煞一切地說他們在漫長的八年歲月中不應該讀一點書。此外，由於青年們希望『王師』，懷着很大的幻想，可是『王師』一來，一切幻想便都打破了，因此他們的情緒正在激變中。你覺得這些不算什麼一回事嗎？總有一天，你會發覺淪陷區廣大的青年群和後方廣大的青年群是有着相同的對邪正辨別的敏感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寄。載解放日報）

（註）這裏所說的『重慶人』，是指在重慶的國民黨政府派去上海的『接收大員』們。

上海湧起了群眾檢舉漢奸運動

朱鳳熙

「大漢奸，不審不捉！中漢奸，絡繹保釋！小漢奸，審來審去！」

上海市民對當局的這種譏嘲和怨言，充溢在每一輛電車廂裏和每一條弄堂裏，的確，八年來的宿恨舊怨到今天不僅看不到有什麼清算，而且眼看着那批劊子手，一天天的更加得意忘形了，他們再也忍耐不下去，也不再也不指望什麼，他們依靠自己挽起手來揭發漢奸的罪行，五大公司之一，新新公司八百員工的檢舉總經理李澤，便是群眾性的反奸鬥爭的開始。

算起李澤的罪行，真可謂罄竹難書，在戰前他便是以敵貨冒充國貨，欺騙顧客的能手，上海淪陷後，擔任偽「全國商統會」理事，「十六種商品評價委員會」專門委員，「敵產委員會」主任，「第一區第一聯保」聯保長及該區總聯保長等職，又為偽「江南造船廠」一大股東，組織永孚地產公司，聘日本海軍大尉木下峰為顧問，仗勢收買哈同地產，大發國難財，將水汀管二萬斤，供敵偽製造殘殺同胞的利器，將新新玻璃電台賣與外灘中支報導部，加強了敵偽的情報工作，偽滿十週年時，他還特派員赴滿慶祝。……

45

在整個敵偽統治的時代，他叱咤風雲，顯赫一時，由奸商而兼政客，竭盡剝削敵詐之能事，他曾為了投機市場，改設福安烟行，將美美時裝公司全體職員遣散，爲了提高房租，勒令湖北路餘興里普通房客全部搬遷。

新新公司職員的薪俸是五大公司中最少的，他不僅要尅扣職員花紅年金，連新新酒樓侍者的小賬也要分潤；使小職員們生活痛苦萬狀，當職員再三要求加薪時，他竟這樣無恥的說：「在上海要找一條狗實在不容易，但是叫我找一百個人確是很容易！」我寧願多用幾個稽查，我不能加你們的工資！」

便這樣一個賣國求榮對職員連對狗都不如的漢奸，日本投降後却和當地的要員們打得火熱，天天在新都酒樓大擺筵席，歡宴賓客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據他自稱，他還是某方的地下工作人員哩！新新公司新都飯店的侍者們，因為實在無法維持生活，去年四月曾推在公司服務了十二年的舒月橋為代表，向李要求不要私飽飯店小賬及客賞，應當公開款目按成數分給員工，李不僅嚴詞拒絕，而且聯合老闆警察局特高科日本特務小衫，偕日便衣憲兵威脅舒月橋寫悔過書，迫他去職，從此後他便開始了極度貧困的流浪生涯，日本投降後，他又回到上海，在新新公司門口向來往行人演說，詳細宣佈李澤罪行，李和警察局却用妨害營業罪名將他逮捕，覓保釋後，舒因為嚴詞拒絕了李所要求的「和解」，又遭到警察局的傳訊，他向第三方面軍，南京信箱以及其他各機關寫呈檢舉，但却如石沉大海，毫無音信。

十一月起，舒月橋在公司門口以擺測字攤的方式，將李澤罪行，轉告每一個向他尋福問禍的朋友，十二月間，他胸背部掛起廣告牌，用極醒目的字句書寫李逆罪狀，至靜安寺路南京路一帶，遊街呼喊，化緣似的宣傳李澤逆跡，但又遭到警察局老闆分局的拘捕和關押，新的罪名是：「神經病，妨礙治安」。在三個月的檢舉中，他栴風沐雨，挨凍受餓，飽嘗了押禁，恐嚇，家裏每隔一兩天就有「怪信」「怪客」光臨，他們使盡了一切威脅利誘的辦法，目的只有一個：要他「講和」。

舒月橋的奮鬥並不孤單，和他站在一列的還有在業的八百員工，他們曾在十月間發動致函上海各報控告李澤，但只有時代日報，文匯報和周報加以刊載，老閘警察局却因此又傳詢周報記者，硬說單憑一方面的函件不能認為漢奸，不應刊登，據說周報記者答得很妙：「李澤的任僞職是有耳共聞，有目共睹，憑常識也可刊登。」新新公司職員們激於義憤，不管當局那種裝聾作啞的態度，用貼標語的方式將李逆罪狀遍貼在衢巷口，並向政府提出四項要求：

(一) 立即逮捕漢奸李澤歸案。

(二) 根據治奸條例，依法嚴辦。

(三) 沒收李澤財產，救濟失業同胞。

(四) 檢舉漢奸李澤，完全站在國民立場，決非任何利誘可以動搖，非達正義的制裁，決不罷休。

他們在熾烈的鬥爭中，出版消息導報，自動的組織了鋤奸委員會，貴州路員工同人俱樂部便自然的變成了反奸活動的中心。

當局對於這些行動，自然深表不滿，在市長發表的談話裏，對李澤本人不置一詞，反而大罵職員：「貼標語非檢舉漢奸之正當手續，不啻是妨礙治安，破壞社會秩序，越軌行動。……飭社會警察兩局，澈底查究。」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督察長畢高奎，除了申明對此事希勿過分擴大，並要調查檢舉者是否有背景（？）外，還信口污蔑，說有挾嫌誣告糾眾敲詐（？）之嫌；警察局派出大批人員，在街上跟着提漿糊桶的職員，撕爛他們所貼的一切標語，最使人氣憤的，便是警察局竟始終咬定舒月橋有「神經病」，甚至當許多記者包圍責問老閘警察分局孫嘉良，有沒有醫學上的證據時，他竟厚

顏無恥的說：「這完全是我個人主觀斷定的，因為我是司法官，我有權這樣做。」記者也曾驅車往滬警備司令部，責問警察局長宣鐵吾，爲什麼三個多月前揭發的案子，時間拖得那麼長，他說：「李澤是上海四大公司之一的總經理，有社會地位，沒有調查，不輕易捕人。」

一方面是檢舉工作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礙，另一方面便是李澤的大肆活動，他特派心腹李善初趕造各種假賬簿，並將私人絨線布疋大批出售，據說準備經某軍事機關的保護赴美一行，新新公司董事會亦在報端刊登廣告，說這次事件是「勞資誤會」？並爲李辯護，說他曾「秘密從事協助抗戰工作」？！過去的罪行，是爲了「維護公司資產及同人之安全」？！

這個廣告像是在火上潑翻了煤油，引起了職員們更大的憤怒，他們在報端予以嚴厲的駁斥，指明董事會以「勞資誤會」謬論，是企圖轉移世人視聽，果真李逆有秘密從事協助抗戰工作，「可公諸社會大眾，俾可使最高當局得悉，頒給一等勝利勳章。」關於「維護同人安全」，宜速將維護經過宣佈，俾同人準備「登門叩謝」。同時，先施公司全體職員也發出宣言聲援，宣言內說：「在今日的中國是否還應許一個黑暗時期，留賊作父，獻鐵資敵的民族罪人，仍舊恣意享福，高據在統領八百多職工的經理地位？這該是整個國家法政上的一種恥辱！」中國國貨公司職員也發出宣言，內說：「朋友們！你們的舉動是強烈愛國熱忱的舉動，是民主精神之表現。你們正義的吼聲將震散奸逆們藏匿的烏煙瘴氣；你們的行列是掃除建設障礙的先鋒。」此外學生、工人、婦女……也都紛紛聲援，救國會領袖之一，名律師沙千里先生，特地趕到貴州路訪問檢舉李逆的各代表，並且自告奮勇，願意擔任義務的法律顧問。

當局對李澤的態度，一貫是非常「客氣」的，經過輿論一再的指摘，及於一月四日，由四馬路利

事警察庭傳詢李逆和舒月橋，李逆置之不理，只有舒一人到庭，局長竟勸舒不必再行上告，十日繼由檢察處加以審訊，但臨時却宣佈在偵訊期間（其實，早已過了偵訊期了！），禁止旁聽，新聞記者均須退出，引起群眾當場抗議，秩序大亂，據說在詢問中，李逆竟不自知罪，大模大樣的說：『我覺得那些小職員不會鬧這樣大的亂子，其中一定有背景。』『不是政黨，就是內部其他負責人。』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督察長畢高奎也問九個代表：『你們以前可曾加入政治組織？』九個代表答無，其中姚車人答：『我在民國十三年在定海加入國民黨。』

李逆和這督察長在法庭上的一唱一和，用意非常明顯，正如某報一月十二日社論所說，他們想在政治背景上追究不休，『嚇倒檢舉人，使這幾個檢舉人害怕，更使其他的人不敢在行檢舉而免得意外遭災。』因之該報提出了三個異常剴切的責問：一，是不是有了政治背景，加入了政治組織就沒檢舉漢奸的資格？二，是不是因為檢舉漢奸的人參加過政治組織，而這個漢奸就可以從輕發落或另眼相看？三，現在中國是不是有某一個政治組織主張嚴辦漢奸，而另一個政治組織主張寬容漢奸？最後，該社論還沉痛的說：『這樣下去，檢舉漢奸的人，都有『失縱』的危險！』

雖然如此，市民們是獲得了初步的勝利，因為李逆是再也無法隱藏了，人們也在這些勝利中大大的提高了勇氣，檢舉運動，便像燎原的野火一樣，從一個角落燃燒到另一個角落由檢舉李逆而猛烈的抨擊畢高奎，傳說畢也扣押了，並因此株連各機關的人約百人左右，永安公司員工資問當局，爲什麼讓該公司經理，漢奸郭順離滬逃美，大榮豐綢緞廠主人，前良友總經理伍聯德，均被人檢舉，康元製罐廠內職工，向高等法院檢察呈訴總經理項康元，曾擔任偽市政府諮詢委員，生至牧場職工控告場主沈萬靈，與敵人南州牧場合作，僱用日本顧問，嚴刑拷打工人，並將牛乳資敵，許多人追問文化大漢奸

陳彬龢的下落，竇問林康候、聞蘭亭等大漢奸，爲什麼至今仍逍遙獄中？……在群情激昂下，漢奸們莫不岌岌自危，他們在驚悸、發抖，並尋找一切遮飾物和窟窿，進行躲藏！

（載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三日解放日報）

天亮了嗎？！

季平

——上海通視——

吃人的物價

春天，上海在過着煩惱的日子。

雖然救濟麵粉源源不斷的從外灘美國的輪船上卸下，但是，出賣勞動力的上海人，却是沒有福分消受的，半價的麵粉、白糖、油類都被規定了發售的地點和時間，可是不少按址按時前去的人，常常是垂頭喪氣的回來，因為發售的時間很短，價格只低於市價百分之十，而且還要二十包麵粉才起售，那些買不起二十包的和沒法擠上前去的人們，那只有自嘆命薄，落不到『救濟』的份了。

市場上百物騰貴，苦力們的飯食價格更像長着翅膀似的飛躍着：單說油條大餅，它的尊容一天天消瘦，身價却日見抬高，三月十日還賣法幣十元一件，到了十五號就賣十五元，二十號就成了二十元，這樣一個車夫每天至少要吃僞幣六七萬元才能吃飽。

因為投機家的操縱物資，上海的物價真是『一日千里』地飛騰，蔣主席到上海的那天，物價曾經跌了一下，可是第二天，就跳回原位，第三天，就飛的更兇。記者摘錄今日（二月二十五日）上海的一般物價如下：

米一石：三萬四千元（合偽幣六百四十萬元，較上週狂漲百分之八十）。

煤一擔：四千五百元。

生油一擔：五萬七千元。

被面一條：十四萬元。

但是，在上海的夜總會，以及數十家大舞廳門口却經常停滿了各式的汽車、吉普車，高掛着『請君明日早臨』的客滿牌；『香豔絕倫』的『巨片』，『蛇蠍美人』和『花開並蒂』等居然有黑市。路經南京路某大食品公司時，看見『銀絲鱈上市』的彩色廣告，詢其售價，每尾法幣五萬元，合偽幣一十萬元，却是門庭若市。又見外灘某洋行出售『舶來品摩登手帕』的廣告，標價每方價格為法幣三十二萬元，據說該洋行手帕生意，殊為『開忙』，足見上海的豪富大人們，仍有足夠的餘暇，來下顧『銀絲鱈』與『舶來手帕』的興趣，而手帕一方已足夠窮小子數年的糧食了。

亭子間

上海人沒有房子住，恐怕是各大城市中最為嚴重的了。

如果你要租一所房屋，那末就請先拿出『頂費』和『押金』來，一般的『頂費』從兩三根金條到十根金條不等，（一條重十兩）。如果你要住旅館，好的二萬元一天，中等的兩三千元，最蹩腳的也要千餘元一天，而且還得預先議定才行。

租額的不斷提高，簡直令人咋舌，記者有一位熟友，租住河南北路洪福里七號三層樓的一間亭子間，以前月付房租偽幣九百元，今竟加到偽幣五十四萬元然亦莫可奈何。此外，異想天開的事情也發

生不少，例如，在中正中路九七三號，有一個二房東叫趙文秋的，他把一幢房屋出租給二十一個房客，最近忽然心血來潮，去警局領了一張『營業執照』，按照旅館收費的辦法，規定每個房間每日收費一千元，房客莫不叫苦連天。

初到上海的人都驚訝地發問：上海的房屋為何嚴重到這樣？人口增加的緣故嗎？戰爭毀壞的原因嗎？不是的，據報載：敵偽統治時，上海人口還有五百萬，如今加上重慶客也只不過三百多萬，而且，從開北到外灘，你看不到什麼戰爭毀傷的痕跡來。主要的原因，據熟知內幕的人說：上海有上千所的『敵偽產業』，一直被封條緊緊關住；數目不少的洋房又移去『優待』了日俘，再就是那些新貴和新新貴們，每人都要搶上一批房子，據說：一位官居少將的要員，一個人就佔了五座公館。於是乎，小民們只好望樓興嘆，擁擠到亭子間去了。

生存綫外

一個月以前，上海十七萬工人的罷工怠工燃燒起來，接着小學教師也進行大請願，最近聽說連大學教授也爲了要求保障生活而組織了聯合會。

薦頭店在各處出現着，一個傭婦的代價只要『吃飽肚子』就滿足，可是依然沒人惠顧！

車夫們也發起愁來了，因爲有慈悲爲懷的大人們，爲了看不過他們的健康在『不合人道』的奔跑中趨於衰老，以至於死亡，故在一月間，訂出了一道『限三年內禁絕人力車』的通告，並且決定要分期減少人力車的數量，以達到全部禁絕的目的。一個黃包車夫向記者訴苦說：『不要我拉車，叫我到那裏找活命的方法呢？據說車夫們聯合給當局寫了一封請命書，要求收回成命，至少也要將限期三年

改爲十年，但是沒有得到理睬。

被生活逼得走頭無路的人們，很多就挺而走險，上海今天盜案之多，真是歷史上所罕見。據報上所公開刊載的，去年十月有盜案六十件，十二月就多到一百六十件，今年一月增加到二百多件。熱鬧的馬路如南京路也有『白晝行劫』的事情，堂堂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公館也發生了巨竊案。不久以前，捉住了一個盜匪，原來是一個『話劇家』；記者手頭有一份一月十九日的剪報：內稱淞滬警備司令部槍決了五個強盜，內有兩個是教員，一個是學生，還有一個是印刷工人。

『他們是誰？』

最使得上海人煩腦的要算沒有人權保障的自由了。工人沒有罷工的自由，教師沒有講話的自由，學生沒有『助學』的自由，沒有參加公祭于再先生的自由。他們到處碰到不相識的臉孔監視着。背後有人釘梢，有時還接到莫名其妙的恐嚇信。

比方說，在一月三十一日那天，上海發生了一件慘案，流血的是電力公司的工友們，那天是他們怠工的第九天，英國的老板和社會局想用拖延的戰術打垮工友們的團結，但是失敗了，工友們在同心協力和得到各工廠工人的糧食的援助下堅持下去了。這一天，忽然來了四輛卡車，載來了所謂『索夫團』，和二百個暴徒，衝進廠內，逢人便打，結果數十人被打傷，內中五名重傷，暴徒還捉了十九名工人代表送到法院，反而控訴工人『妨礙自由』。這些打手和不知誰是她們的丈夫的『索夫團』，究竟從那裏來的呢？他們又是誰呢？

在同一時期裏，上海的九十八個學校的學生，組織了助學聯合會，進行募捐宣傳，但是，借給該

會會址的建承中學校長，一天就接到好幾次怪電話：要他勒令助學聯合會搬家，否則，「你們是有背景的，當心些！」聯合會接洽的廣播電台，也蒙受某方人物傳授妙法，廣播到中途，突然截斷電流，使之中斷。這些人物是從那裏來的呢？他們又是誰呢？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大概八點鐘左右，東南醫學院有兩位同學，從建承開完會出來，在校門口被兩個穿便衣的人攔住，問他們在開什麼會，誰是主席，誰是負責人，也在這時期內，有上海女中的兩位女生，在走路時，討論助學運動的事情，突然後面趕上一個三四十歲呢帽覆在眉毛上的西裝「朋友」，突然其來地向她們質問，從那裏來的，到那兒去，幹些什麼等等，嚇的她們拔步就跑。這些不速之客，他們究竟從那裏來的？他們又是誰呀？

最近幾天，反動派利用了部份學生舉行了反蘇遊行，東吳大學等五十多校學生拒絕參加，並且在反動份子召集的會議上全部否決了遊行的提議。會後，這些堅持正義的學生紛紛受到來路不明的人的威脅，甚至要他們打手印，承認「受人利用」。這些人物，究竟從那裏來的？他們又是誰呀？

上海的學生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們——「上海學生愛國聯合會」，發出了憤怒的控訴和呼籲：「要求取消特務！」「要求實現蔣主席的四項諾言！」「要求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人的管制

這幾天，清查戶口在三萬多個「留交」的僞保甲長的全體動員下積極的展開了，記者隔壁的一家，住着大小二十餘口，昨天爲了要填明戶籍表上的生辰年月日，全家忙了一天，三個老太婆，因爲不准填某某氏，硬要有名有姓，都臨時取一個「學名」，今天早晨，那位老主婦絮絮不休的跑到我的房

問裏扯話：

「葉先生，儂來講講道理，又要辦啥保甲，日本人撈（把）吾老百姓壓得氣都透勿轉來，有啥格好處末？」她的一個在電力公司機的大兒子，也憤憤的說：「保甲，保甲，別人家犯了罪，倒要吾侬來聯保連坐，阿有道理？根據啥格皇法？吾侬在廠裏，工作忙來交關，那有閑功夫來幹義務格「特工」？」記者聽到這樣的怨言不只一次了，在十二月十九日，市府發表了二十九個區的正副區長的名單之後，房東先生拿了大公報來看我，他最不满意的是五十七個區官裏面幾乎全是從後方跑來的黨官老爺，這二十九個區的名單的成份是這樣的：黨部人員：十七人。官僚出身：八人。軍隊特工：七人，銀行兼差：三人。商店老闆：二人。其它：投機買賣三人，報館、律師各一人，不名職業的十五人。

上海人不滿意保甲的地方還在於今天居然還留用的千一個偽保長和三萬個偽甲長，他們在八年中勾結敵憲，欺壓盤剝老百姓真是罄竹難書，今天，還是公然站在人民頭上，老百姓還不敢對他們說個「不」字。眼看着他們一批批進什麼「保甲長講習會」，拿着「生死簿」大模大樣的在巷門裏進出。最近，還發生市民拒填國民身份證的事情，他們不肯打手印，不願貼照片，他們的理由是：「不作法西斯國民」，據說這件事情官廳還在堅持之中。但是，真正的渴望着自由的上海市民，也會堅持反對這管制人民的醜惡的制度的，前幾天，記者參加了一次上海四十餘團體歡迎沈鈞儒老先生的大會。大會中一致通過要求政府廢除保甲制。當主席團宣讀這一個決議案時，熱烈的掌聲歷數分鐘不絕。這是人民的聲音，我們的「勤求民隱」的政府，是否願意聽聽這雄偉的聲音呢？

（二月二十五日寄自上海）

臭的秦淮河

何滿子

——南京斷景之一——

南京市民在八月十日早上翻身醒來，發見小菜場裏的肉價已經在一夜間漲成了二千二百元，帶了一千七百六十元去割一斤肉的老媽子和屠商嘔咕不休，使本來就够營營擾擾的菜市上，益增其緊張和熱烈。

理髮業也在動着非加價不可的公憤，影劇業同業公會則正在醞釀着一次停業，以作請求調整票價不准的對抗，百業都在競相加價，他們似乎要和正在傳聞中的公務員加薪來一次競走。

外強中乾的南京是萎靡了，南京人不再有十年以前那種提着烏籠跨進夫子廟前的茶館裏去吃早茶聊天兒的閑情逸緻，花枝招展的妓女，是被捕捉得躲躲閃閃了。夫子廟一帶的清唱茶座，也失去了當年轟轟烈烈的舊觀。圍繞着洋宮的木屋小店舖，天一黑就不再有人照顧，店家只得早早地關上排門和鄰舍去互訴各自的不景氣，而洋宮裏面廣場上的『江北大世界』，也月冷燈昏地顯着一種蕭殺的氣氛，雖然揚州班子還是在尖聲尖調地，賣力地唱着『啊！乖乖，乖乖』。

秦淮河是臭的。它被垃圾淤塞了。走近它的不是看風景的遊客，而是貪圖方便的解小便的行人。它老是那樣，要乾涸不乾涸的，有一口死水在吊着命，叫人非承認它是條河不可！風吹着，一股爲尿

壓氣爲主調的穢臭從泥漿中昇騰起來一直侵入街面，幾艘破爛不堪的所謂畫舫，老是死樣活氣地蹲在原地，它們衰老、朽敗、狼狽，而且令人作嘔。其實，這樣的河也只配泊這樣的船。

誰也想不通市政當局精緻的頭腦爲什麼轉不到這條臭河上來，而起一個疏濬整頓的宏願，當他們一直雷厲風行地在曬着整飭市容，勒令棚戶們尅日拆讓驅，逐攤販沿街售賣，國府路不准停留商車的時候，在下關，馬市長親自動駕，督飭棚戶限期拆屋。國民政府後面的宗老爺巷的棚戶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行將失却蔽風遮雨的一角的這些窮困的低等華人，哀號着、乞憐着，然而有什麼用？這是一個首都，萬國觀瞻所在，咱們泱泱大國，豈可在這些外表上招外國人嗤笑？棚屋非遵限拆除不可！爲了懶得跟這般苦人們的飢餓的請願團囉嗦起見，政府總算在原定的每一棚戶津貼拆讓費一萬元的數目上加拖了五千元恩典，合時價白米三斗有奇。

國際觀瞻是不容輕忽的，兩年以前，在成都，當美國大使館新聞處從興隆街喬遷到西御街去時，新址附近攤販一齊給趕走了，少數的抗命者拘入了警局。這給成都的攤販上了精彩的一課，以後，攤販們連教堂附近也視爲禁地。有一個時候甚至看見外國人經過也嚇得慌忙收攤不迭。

南京也正復相同，警察們抄襲着全中國大都市的老版子，夜夜用棍子趕着攤販們底廉價的背脊。中山路、太平路、白下路、新街口，每天黃昏，都有小販被拘入該管的分駐所，小部份的貨物被沒收。以致巷口街角的攤販們，只得提高警覺性，派妻兒在附近巡風，遠遠的發現巡邏警底影子一晃，便喪家之犬似地席捲着貨物狼狽逃走。

這些小販所售賣的多半是美國貨，軍用牛奶、咖啡、菓醬、藥水、五金零件、玻璃腰帶、保安刀、花旗桔子、巧克力，乃至於美國運來的青紅蘿蔔，——蘿蔔，一個和南京這大城的名字永遠連結起

來的出「南京大蘿蔔」的南京，居然暢銷着美國蘿蔔。這够多麼諷刺！然而，正在這種有趣的現象中，可以想見美國的吃香，和中國對美國的傾仰。

不是嗎，停業了的舞女們竭盡其搔首弄姿的魅力向美國兵獻媚，打動他們和追趕他們，酒排間裏的侍應生以人們最甜蜜的笑臉向美國主顧獻殷勤。這不僅是謀生活和兜攬生意的單純的活動，他們都或多或少或隱或露地存着「一種這樣的意念，以和吃香的美國人打交道爲光榮。

富有榮譽而吃香的美國兵，像煞並不太瞧得起南京。他也許只在幾點上感到住在南京是自由和愜意的，那就是他們不僅是外僑，而且是萬人景慕的驕傲的存在。美國兵可以駕着吉普車在大街上橫衝直闖。十月六日一輛號碼「二二〇五七五」的美國吉普闖入了大行宮文昌巷口的馬慶×糖菓店，門面和貨物全部闖爛，店員也受了傷。八日夜，太平路印度眼科醫院隔壁的麗華衣裝店也遭了同樣的命運，連街上的郵筒也一起衝斷委地。這樣的事件，已經不成其爲新聞，記者和市開版的編輯先生早已引爲平淡的日常事件了。但是警察廳和市政長官們寧肯不計較這些閒事，而樂意傾注全神去對付棚户，攤販，妓女，這些可憐而吃得落的小人物。然而，橫躺着在熱鬧區的，人人對之掩鼻的秦淮河却老是讓它淤塞乾涸、污穢，永遠的發臭……

「收復」畫幅

申述

—南京、上海、天津、北平見聞錄—

前年八月十五日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國民黨軍隊坐着美國的飛機和戰艦「收復」了許多地方，跟着政、黨的機關團體相繼而至，於是「接收」厲行，「復員」突進、黨、政、軍全班合演了一部最「偉大精彩」的「收復」戲，在鑼鼓聲中，人民的哀聲遍地，怨氣冲天，而台上的表演也花樣翻新，絕今曠古，可謂民國史上一大奇觀。中國老百姓不幸「淪陷」於敵，受踐踏奴役了八年，却不料今日被「收復」於「勝利同胞」，所身受的痛苦，甚至有過於敵僞統治時期，真是欲哭無淚，欲訴無言了。

現在好戲還未收場，僅就我在上面這四個被「收復」的都市裏的見聞，拉雜記下一些來，聊作我們的「勝利同胞」們的流芳史料；不過，這些只憑個人的屑碎的片斷的記憶，不足以窺全豹，應該在此表示很大的遺憾。

「接收」和「復員」

接收的兵馬共分兩路：一路「天兵」，一路「地將」。但天兵的地利條件不佳，雖美國飛機也幫

不了這十萬火急的忙，還是讓地將搶了先，浩浩蕩蕩地紛紛出土露面，名堂繁多，曰「戰區兵站」，曰「特派代表」，曰「先遣隊」，曰「地下工作團」，曰「支隊」，「縱隊」……於是佔領地盤，發出佈告，各自表揚戰功，互爭正統。大小漢奸也趁着這股濁流，沖洗一下身上的污垢，鑽奔到可以隱蔽的堡壘中去；有的竟搖身一變，成了光榮的地下工作要員，也發榜「安民」，出頭「接收」。京滬兩地的偽組織機關法國的公共財物雖多，差不多早被漢奸們下台分贓了，只剩下些空架子，但還不失為掛着肉的骨頭，大可嚼咀一氣，於是大家就紅着眼睛爭奪起來，公的機關分完了，還有老百姓的私產可分，有錢的不管他是否漢奸或附逆，隨便給按上個罪名便可以沒收其財產或者綁架，大的接收小的，更大的接收大的，只要官銜大，隊伍多，就佔上風，把別人接收的東西再接過來，一個機關或團體被接收幾次是司空見慣的事。上海偽「新中國報」便這樣一共被「接收」了七次，先是「工作團」接了去，跟着又來個「支隊」，「從工作團」手裏搶過去了，跟着又來了一個甚麼部再從支隊手裏接收過去。聰明些的漢奸把自己的偽組織單位的清冊造好之後，立刻找找關係，弄上個中央委派的官銜，照樣接收了自己原有的東西。這樣，等「天兵」飛降之後，表演得就更火熾熱烈，自然：天兵可以用權力搶過地將的接收品，而日本軍和機關的繳收清冊也不妨一改再改，直到最後改到無法澈查的程度。日僑的商店住宅都被貼上封條了，那裏面儘留有日本人匆匆不及拍賣完的物品，但封條是貼在前門的，當然可以從後門運到自己的公館裏去。房子說是統統發還給原主，可是許多早就給權親貴戚們扯下封條開了商店或住宅了。剩下來的呢，你要請求開封歸還給你嗎？警察局和管理機關，也有個要求，要你拿出幾根或幾十根金條來；這叫做權利對等，這麼一來，那張封條索性就判處了無期徒刑，永久躺在門上了。

「接收」工作表演就緒，該輪到復員了。一月，二月，三月，直到半年過去了，還不見復好。自然，金融，財務，執行法令的機關是不會復得成績稍差的，特別是憲、警、特務機關、不但復了「員」而且還復了敵偽的「原」！至於一般政務機關、學校、工廠、或社會事業團體等等，一概無人出力，聽憑其自生自滅。學生不被承認學籍，命令甄別考試，却無處投遞；教育「偽學生」的臨時大學天天喊着籌備，却不見開課；成千成萬的學生流浪在都市裏無法就學，眼巴巴候着畢業一個月一個月地荒誤下去，而大學的宿舍裏仍住滿日本兵，擠進校門的學生只好睡水門汀。工廠多數只剩下門窗牆壁，機器和原料生產品早都不知那裏去了，於是只有任其擱置。各機關也是空的，從重慶剛運來的一批復員官吏們，坐在空衙裏嘆氣說自己來得太晚了。大漢奸捉了幾個，多半仍住在自己的公館裏看押，輿論天天摧促審奸，法院就叫起苦來，說找不到辦公廳，廳房呢，照舊是日本軍的醫院，照舊住着敵人的傷病兵。整個南京城空蕩蕩的！殘破的馬路，砲火剩下來的焦壁，貼着封條的門，門外有時躺着敵軍被裁掉的老弱傷兵，摸着潰瘍的腿，茫然地望着肥胖的徒手閒蕩的日本兵走來走去。一批從重慶受命令復員來的警官們寫信給報館說：「我們派來三個月了，到那裏報到那裏不管，說是我們還須受訓練，但到今日並無訓見受。我們住在旅館裏，不發給一文旅費，衣物全當光了，留在大後方的家屬也無接濟；可是偽府的警官警士們倒照常留用，行使職權，難道復員就是如此麼？」這些可憐的「員」，非常天真地請永輿論主持公道，報館也盡責給登出來了。在民營的進步的報紙上，天天登着這一類的呼籲，但是有甚麼用呢？沒人聽也沒人看，老百姓在心裏回答他們，「復員可不就是如此麼！然而黨報和官報上却天天喊「復員」，軍、政、黨的宣傳戰士也忙着刷掉寫着：大東亞「中日親善」的牆壁，改塗上「軍政黨一致加緊復員工作」，「復員不是復原」，「復員建國」等等的耀眼大幅

標語，復員工作全表現在這裏了。

勝利進行曲

勝利了，人民厭惡再看見矮而胖的日本兵和滿街衝撞的敵軍大卡車，盼着自己的軍隊。

自己的軍隊開來了，坐着美國運輸機，從天而降。綴着金鷹臂章的空軍將士，美式裝備的新六軍，還有美國空軍和水兵。

街頭的景色馬上變了，年青漂亮的『中央』空軍軍人攬着美兵的脖子，說着英語，一隊一夥的開蕩，吉普車上的碧眼戰友依偎着黑髮女郎，酒吧間，跳舞場一天比一天多，滿擠着戎裝舞客。古董店應時開張，擺列着古怪的瓷瓦和錢幣，蟒袍，龍衣，纓帽，弓鞋，刺繡，髮辮，鼻烟壺，吸引這些盟國的獵客；小孩子擎着花花綠綠的圖畫，跟踪兜售，乞丐隨在後面，而瞻仰豐采的同胞們所得到的常是不耐煩甚至是輕蔑。

然而，自己的『勝利同胞』同樣不表示親熱，『抗戰八年』把同胞間最低的感情，彷彿也給砲火帶去了。他們不大願意講中國話，看見做了八年奴役的同胞覺得恥辱，稱呼他們『僞人』，掏出法幣買『僞人』的東西，自定兌換率爲一比二百（即法幣一元兌僞幣二百元，按當時實際比值法幣一元至多不能超過僞幣二十元），就這樣用驚人的廉價接收了『僞人』的商品，商民不堪損失，物價都改成了以法幣論值，百物遂瘋狂上漲。於是，另一種方式來了，『乾脆不付代價』，這樣支持不到兩個月，僅只南京城的西服店營業就有十分之六七倒閉了。但這裏也演着『愛民』的趣劇；收復大員下機伊始，即宣佈了中央的『德政』：爲了體恤淪陷區受敵僞壓榨八年的民生困苦，豁免田賦及租稅一年，

不幸在人民剛要表示感激的時候，第二個命令帶着稅票和印花又發下來了，比敵偽收的還要重：宴席捐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娛樂捐竟達百分之六七十，人民先是惶惑，繼而叫起苦來；然而政府也有堂皇的回答：『不徵收經費從那裏出呀？對於給你們服務的官員公吏和地方機關，難道你們沒有納稅的責任和義務麼？』於是，人民只好啞然了。至於田賦呢，敵偽政權早就提前徵收三個年份的總額了，現在是地方政府、駐在軍隊、警察、自衛團，還有鄉紳區保長一大堆有條文無條文的攤派，統統都要從地皮上找化消。而且沒有條文更方便省事得多，用多少要多少。公費、私費，以至於老爺的大煙，姨太太的絲襪子，兵士們的賭注一律在內。據崇明縣民投函申訴，他們一縣彈丸之地，只有幾十萬人口，經費徵收數目是法幣三萬萬元，即使全縣老百姓光着身子逃離他鄉，他所有的財物統統充公也不够繳納，安徽省的鄉民代表請願到京，見到糧食部長一齊跪下，哭着說：『政府的繳糧政策我們不敢反對，只是請酌核耕地和人口數目，合理的徵取，按現時的數字，不用說我們得全體餓死，就連全省徵用送糧的壯丁也不够……』這情形雖政府機關報也無法隱蔽，和平日報（原名掃蕩報，爲軍委會代言機關）的記者對此也叫起來了，但他掩蔽着一個事實，就是：那時中央軍、僞軍、敵軍，加上各地所謂『游擊隊』，正在大聯合全力『剿共』的時候，不徵那麼多的軍糧，剿得了『共』麼？請願的老鄉倒比他明白得多，諱而不言。其實不諱又有甚麼用處。上海劇院上演高爾基的『夜店』時，有一句場白道：『現在衙門裏的老爺全是鬍子，你叫破了鬍子他也聽不見！』於是台下的觀眾就報以熱烈的掌聲，鬱結在人民肚子裏的話，借着藝術的形式才吐出了這麼一句。否則，你敢公然地叫麼？在你的周圍，明的是憲、警，暗的是特務，隨便給戴上個『共產黨』『匪徒』的帽子，便從此失蹤。南京的中學生奉命全體參加『三青團』，大學生由校方監視其思想行爲，老百姓要組織『鄉保』，實施『連坐

法」，領「國民身分證」，被穿成一串串的糖葫蘆，一個也逃不了。京滬兩地的老百姓，暗地流行着「一句成語是『人心思漢』，『漢』者『漢奸』也；他們想起在漢奸統治下的生活，還不這麼殘酷，其悲痛憤懣以至於此。廣州大公報通訊記者，報告了廣州的饑饉混亂現象，在張發奎將軍的天威下，人民不敢道一句怨，但當他們奉令慶祝勝利高搭牌樓的時候，在牌樓上面吊起一隻鐵鍋，意思是：『你們勝利了，我們的鍋却被吊起來了！』廣州的同胞們頗會『寄沉痛於幽默』，然而是多麼凝重的幽默！

且慢，這裏儘講些接收老爺們的壞話，是不對的，倘有人問：『總是說對老百姓壞，難道就沒一點好的地方麼？』答曰：有。他們唯有對這幾類『收復同胞』特別關照，特別愛護，抬高其身分，培植其興旺。這幾類同胞計開：歌女、舞女、嚮導女、藝女，以及在交際場上夜生活裏活動的各色女人。上海號稱『東方巴黎』，是個粉黛會萃的地方，其繁盛火熾自不必說，只拿南京來舉例罷，『夫子廟』的舞場歌榭，從冷落中不知翻身了多少，增加了多少，歌女、舞女的芳巢街上，據一個有調查興趣的朋友報告，在華燈初上時，僅祇一條短街，就成排擺着三十多輛汽車，不可不謂『懿歎盛哉！』了。偽中央大學學生到某飯店去請見『駐節』彼處的『教育委員』時，十一點鐘到達，茶房叫他們下午兩點再來，委員老爺每晚下榻於夫子廟歌女家裏，向例是下午兩點才回來辦公的。而且這種作風是『華洋一致』。『吉普女郎』捧着盟國戰友的腕子，闊步過市，錢夾子裏裝的是美鈔，好不闊綽；而舞罷歸來，雙雙並坐『吉普車』上，風馳電掣，衝壞工人罷工學生請願的隊伍，軋死幾個中國小百姓，滿不當一回事，不都是威風得很麼！

所謂『法紀』

國民黨反動派口口聲聲講「法治」。就二十年來所目親身受的「國民政府法治」講來，我輩青年，能够活到現在，眞算是「恩典」和「幸運」。過去用人民的骷髏穿成的「法條」，用人民的鮮血塗成的「法典」，思之戰慄，言之痛心，不說也罷；這裏僅就京滬兩地收復期的「法紀」舉出幾項，讓我們看看這法究竟是怎樣的「法」——

先說「懲奸」，國民政府的「懲治漢奸條例」公佈是公佈了，大小漢奸也捉了幾個，都是極舒服的住在洋房或從前自己的公館裏，名爲看押，不見公審。輿論界要請速辦速審，幾乎喊破了嗓子，僅只提出幾個名分不大的應應卯，敷衍塞責了事。政府和黨的機關報也時常刊一條「漢奸某某仍在羈押候審」的小消息，像是在安撫群憤說：「你們不要急呀，還會放了他麼？」這就無意中漏了馬脚——老百姓是根據經驗在懷疑了。其實前門捉入後門放出的很多，有人情靠人情，沒人情的靠錢，許多接收人員有做敲詐漢奸的生意，有的漢奸早經搖身一變，成了新貴，或優游無事。「懲治漢奸條例」等於一張廢紙，還有甚麼法紀可言！而這早是收復區婦孺皆知的醜事。

上海前副市長吳紹楨，這回在國民參政會上扮着雙簧，痛斥接收人員貪贓舞弊，弄得民心盡失。而他是怎樣下台的呢，日寇剛一投降，他就上海以「地下工作首領」的面目出現了，身任市黨部主任委員，加封副市長，大權在握，賽跑第一，便大肆接收起來：樓房、汽車、銀行、整箱的金條，統統接進自己的私邸。後來風聲傳出，政府的顏面攸關，調到重慶查詢，其實不過花錢打點一番，便悄悄地卸了副市長的職，專幹市黨部主任委員，領導着三青團仍然是有權，有勢，有錢。更轟動京滬各地的是姜公美案，此公來歷也是「地下工作英雄」，最先殺進上海，加封憲兵隊長，職權在「接收事業」上，既大且便，於是遍市收刮起來，工廠、銀號、機關團體、敵偽的倉庫、營業、軍需物資無所不備，

整個的上海大部財富和物資，幾乎都『收』進他的袋裏；這麼一來，遲到的天兵既不甘心，民情又不易平穩，只好革掉他的職；他雖買好了官方的許可票，但民憤難平，輿論界進步人士，一致沸騰起來要求公審他，政府無奈只好答應了請求，由軍、政、司法三方面組織法庭開審，全上海六百萬雙眼睛睜大了注視這一審判，却不料法庭席上禁止一切旁聽者，更奇怪的是結果宣判『無罪開釋』。全上海輿論界馬上就又嘩然起來，許多民主進步的報章雜誌上用大字標題，寫着『姜公美無罪？』質問政府及各方司法負責人。這樣一來，幾個膽小的法官嚇得又連忙聲明『對這個審判不能同意』了。但，含混的解釋一番之後，又宣佈說『對姜保留暫不釋放』。其實老百姓都知道，這是敷衍，是騙局，緩和一下公憤之後，結果仍是以不了了之。他們看够這套老戲法了，然而知法者犯之，執法者弄之，無拳無勇的小民，喊一通有什麼力量。庶民叫冤，於統治階級之『法』何！

另有一件古今中外所無的奇法：遠在『一、二八』抗戰之前，日本法西斯在上海製造了暗殺日本水兵中山秀雄事件，企圖以此為藉口，發動侵略中國戰爭，當時南京政府驚慌失措，會同日軍找出了一個廣東籍同胞楊文道，指為殺人犯，判處無期徒刑，關進監獄裏，於是楊文道便做了奴隸外交的犧牲品。『七七』抗戰軍興，日本已經是敵國了，然而日本的法律却有效，政府西遷，扔掉了上海，也扔掉了楊文道。這回抗戰八年勝利，上海『收復』，而對投降國日本的法律仍舊遵守，楊文道還是關在獄裏。楊的兒子連次向法院請訴釋放他的父親，一直未被理睬。天幸，委員長從北平帶來四千多件人民投訴的函件，坐着『美齡號』，飛到南京來了，自然南京也馬上挂起了『人民陳訴箱』，楊子趕到南京，投了一次訴，蒙委員長的恩，下『手諭』令法院辦理，可是法院對楊子答覆說：『你的父親依法不能立即開釋，須呈請最高法院批示，俟法律手續完結後判理！』於是，楊子只有等這個法律手

續，一直又等了一個多月，不見消息，這期間上海的輿論界紛起呼籲立即釋放，靠着這個助力，楊文道總算獲釋了，而且是承一個有錢的同鄉仗義擔負法幣一百萬元的保條才獲釋的。這個爲國犧牲的同胞，住了十二年不明不白的糊塗冤獄，把頭髮都住白了，謝謝天！也總算活着看見了日本法西斯的敗亡。看見了中國的『勝利』。但他却用他驚人的健康的身體和非凡的幸運，闖過了日寇的酷刑和殺戮，執拗的活下來，給中國人民又看清楚了一次中國政府的『法』的面目，這個跟日本法西斯政治斬扯不斷的結着血緣的『法』的面目。

上面不過是舉出幾項有條文有法理的法律事實。此外還有許多的不文『法』，如勒索法，搶掠法，人民失蹤法，恫嚇法，隨時拘捕法，人身毀擊法，頭腦改造法，暴亂法，一整套特務大法典，千變萬化，取用不竭，仰之彌高，測之彌深。這一所臭糞坑，掏也掏不完，還是詛咒它讓它跟法西斯的亡魂一塊兒毀滅罷！

黃魚滋味

在南方，火車有『黃牛黨』，輪船有『黃魚黨』，既無權又無勢的普通小百姓，想要坐車或乘船，非甘心做條『黃牛』或『黃魚』，向該黨黨員買票不可，否則，你就休想移動。

註：（黃牛黨和黃魚黨爲交通困難環境的產物，組成份子：火車爲鐵路局大小職員，輪船爲輪船公司大小職員，他們操縱客票，暗賣黑市，票價高出原價數倍以至數十倍。）

爲了從上海回北方，一直等了幾個月的船，沒有結果，無奈只好也做條『黃魚』，好容易打聽到門路，買了一張黑市票，才算上了船。

但黃魚也得分貨色，做普通輪船公司的黃魚，跟做「國營招商局」的黃魚就不一樣：輪船公司的黃魚好做，貨色次一等；而「招商局」因是「國營」，等於「衙門」，且所有船隻都是用來「復員」的，非有特別門路特別關係不可，故貨色高一等。接收東北和華北的「中央」機關的中下級公務員，堆在上海一地的就不下幾千人，各堆有幾個月幾個星期不等，你想做黃魚，若非特別門路，那裏搶得上呀！

招商局接收了英國舊輪船六隻，兩個月才修理好兩隻，等得日期較久而且衙門口大些的「員」共一千餘人，才優先乘船以「復」，自然，其中夾帶着半數以上的黃魚；但却給到北平來接收美軍戰車的某戰車營搶了先，一營官兵開到這條船上，連甲板都住滿了，於是復員的公務員不答應了，質問招商局，招商局便向軍部交涉，但軍部不下命令，或者下命令而老總不表示服從，一直拒絕下船，且以揭發招商局夾帶黃魚爲要挾。這樣僵持了廿多天。兵不下船，船也不開，公務員和黃魚等沒有槍桿，自然不敢做如何表示，只有委屈着上船，擠在甲板、艙篷、廁所、走廊的縫隙裏，兩條船上擠了幾乎兩千多人，還有善後救濟總署撥運華北的救濟物資——白麵、衣服等，這兩條船上遂成了人罐頭，沒有飲水，沒有食物，廁所、水管子全堵塞或毀壞了，艙房甲板上下滿堆屎和尿，人聲鼎沸，臭氣連天，全船蔚爲一大奇觀。船長不敢負責，大副也不敢開船，鬧得最後，仍然是以不了了之。結果，不敢負責者權且負之，不敢開船者權且開之，這兩條船便這樣帶着兵士、公務員、黃魚、物資的堆棧，浩浩蕩蕩殺出吳淞口外去了。

我是屬於次一等貨色的「黃魚」，坐的自然是輪船公司的商船；全船乘客的分類非常複雜：小商人、單幫客、密輸業者、還鄉難民、小公務員的家屬，被裁掉的返籍的難兵，但十分之八以上都是黃

魚，同招商局的船不相上下，甲板上艙蓬上全賣了票，大家緊擠在一起，活活成了『醃黃魚』；但有錢的黃魚可以拿十萬法幣的代價向茶房買一個舖位，四萬法幣可以買一隻帆布床。這船上有酒有肉還有咖啡和牛奶，只要你有錢，你就可以從蟻伏在甲板上受海風吹打的醃黃魚的身上跨過走進這地獄的緊隣——天堂——艙房裏去。

船上有四十幾個復員的華工，這些華工原是塘沽商船上的水手，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們連船帶人逃到菲律賓，在那裏受美軍的僱用，學習造船，成了造船的技工，馬尼刺陷敵，他們遂被遣送到澳大利東部一個小軍港上做工，一直工作了四年多，四年中他們深深體嚐了弱小民族痛苦滋味：侮辱、唾棄、歧視和待遇不平等。環境迫使他們自覺地團結起來，努力向上，熱心地學習和工作，終於追上了瞧不起他們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成爲模範工人，爲了待遇不平等，他們曾經幾次用罷工反抗來爭取勝利。而環境也同時教給他們自覺地愛祖國，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只有這些爭取到手才能同別的民族立於平等地位，不受欺侮。他們加緊地工作，知道多造出一隻船，便是早一天接近勝利，爲了盟邦同時也是爲了中國。因爲衣食都是官給，把每天所得的工資全部交給美軍部轉送到國民政府，作爲抗戰的捐款，以至於號召全體華工同胞厲行戒煙運動，節省一文就會使政府多得一分抗戰的力量。他們雖在晚上僅有的幾小時的睡眠時間，還是團聚在無線電周圍，收聽祖國的戰爭消息，這樣直到勝利來臨，美軍造船廠停工，他們歡欣鼓舞地盼望着復員還鄉，請求中國政府遣送他們，但是沒人管理，政府根本不知道還有這些遠在海外爲抗戰而獻身的勞工。於是只好請求美海軍幫忙，領了旅費，被送回香港；到香港政府還是不理，仍由美海軍轉送到善後救濟總署，救濟了衣食和船費，再送回上海，照舊是由救濟總署照管一切，弄得他們灰心失望。而上海收復期的混亂黑暗情形，官僚政治的反動與腐

化，更加深了他們的悲痛，一個工人憤然的說：『我們做工，我們捐款，把一切都獻給了國家，而政府不知道有我們，我們捐的款誰收下了？做什麼用了？老百姓抗戰抗得精光，快要凍死餓死了，而他們還要鼓動內戰，發勝利財，爲什麼不能和平，不能團結，不能實行民主，他們都沒長着人心麼？是些狼麼，還是野獸？』那個上年紀的老工人嘆着氣說：『到現在還不知道好好地幹，全國一心一意的把全國弄好了，弄強了，難道還老死拖着美國的大腿，叫人家管理你麼？』是的，他的話一點也不錯，連他們將來的工作和職業也全是美軍部負責管理的。

在他們一夥裏，還擠着一個蒼白臉瘦伶仃的兵，這兵也是救濟總署送上船的，他一家子七口抗戰抗死了六口，只剩下他一個人，但在勝利後不久，他就被裁掉了，靠着幾個同伍的士兵幫助，弄到一點錢，回他冀東的老家；從重慶到南京，再到上海就沒錢買船票和車票，他就偷偷登上船，船上向他要，票子沒有，趕他下船，他就說：『你們把我扔到江裏去罷！』就這樣捱到了上海，跑到救濟總署，他請求救濟，領了一張船票，他又把票子轉賣給沒票的黃魚，自己沿用老法子坐船。這兵發表感想說：『媽的，抗戰抗成這樣，下一回王八蛋再幹！』他對於國民黨軍隊發落他的抗戰下場，是傷心到底了。

平津巡禮

天津的氣候真冷，剛從南方來，一下船便覺得身上的衣服擋不住寒氣。而北京的春天還甕起北風飛起雪片。住在這裏的人告訴我：你的運氣壞，前幾天非常暖和，棉襖都穿不住。是的，不但是天氣遽變，那幾天的人事也配合着這天變：搗亂調處執行部，策動反蘇遊行，東北學生請願，滿處是標語

口號，陰謀策劃，真是跟天氣一樣，來一個掉尾大狂暴，準備自己走進地獄時多帶些血腥，死後也充英雄。

天津的美國兵特別多，水陸空齊備，走在街上，過不幾步遠便可以碰見一個或數個，也許是天津地方小，就顯得多，但若再想一下天津今日在中國的情勢上所處的地位，便覺得實際上還是不能不多。這些兵們跟其他地方的一樣，也擰着『吉普女郎』，闊步過市，或駕着車疾駛而過，只是擰着的女郎不及上海的身體窈窕，顯得擁腫，而舞場、酒吧間之類恐怕也不及上海的多而且好。但上海雖好，也還不能拉住恩鄉的美國士兵們，在要求遣送回國了，不知此地的盟軍戰士們。亦有同樣感觸否？

這裏還有一個驚人的特點，是敵俘敵僑無甚變化，穿多色鮮艷和服的女人，整齊西裝的男人，依然昂首挺胸，自由的閒盪，看了使人極不舒服；南京和上海雖也奉命以『大國民風度』對待敵人，究竟表面上還有個限度，不像這裏把中國禮讓寬恕之道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我到理髮館裏理髮，看見一個日本人昂然而入，坐在椅子上這樣那樣地指揮一番，神氣不減當年，理髮師則唯唯聽命，神氣也不減當年，問他們日本人爲什麼不集中，答曰：這裏沒有集中的，當局嫌辦理麻煩，日僑仍住自己的房子，吃大米、魚、肉之類，而中國人却連棒子麵也快吃不起了。問他，你們爲什麼對他們還這樣好呢？答曰：不好不行，即使你有理打了他們當局也是不許的。

澈底以『大國民風度』來感化敵敵，是文明古國的最高精神的表現，也算是發揚國粹之一端！

北平的街上冷清清的，冷清得叫人窒息，商店裏沒有顧客，好像似廟堂，這古城在勝利聲中被搜刮光淨而死去了！到商場一家小飯館裏吃炒餅，夥計縮頭縮腦地悄聲叫我不要吃炒餅，下一碗麵吃罷

！問他沒有炒餅麼，答云，有，可是不賣。再追其究竟，才知道最近吃炒菜新加了百分之二十的捐稅，炒餅算炒菜一類，恐怕價錢太大影響了顧客生意。後來他偷偷向外一指，說「你晚上再來吃炒餅罷！等他走了再賣」我詫異地向外面看，原來對過理髮店門外端坐着一位警察，這是專門派來監察「奸商」偷稅的，妙哉！不過，在一切物資全「接收」盡淨之後，再下些命令，各方面擠擠油水也是好的，這對於做順民做慣了的北平老百姓，可又算得了甚麼呢？

在北平幾天裏，躬逢盛會之一是「東北學生請願來平」，官報上大肆宣傳，說這樣學生如何愛國，如何堅強不屈，如何長期不被日偽奴化，故能冒盡艱險千里來平請願云云，而平市各機關團體忽然一改歷史作風，對這些請願學生，嘉許備至，愛護逾恒，送棉衣，送棉被，開會，慰問，以至派軍警保護遊行等等，應有盡有。和上海南京各地學生工人反暴行要求工資等請願遊行的待遇，恰恰相反，倒使我撫今追昔，顧此思彼而感慨無量了。我是東北人，自然也不能不關懷鄉土，很想看看這些久別了的有熱血的愛國青年同鄉，站在街上細心檢視到隊末一個人。却對這一隊同鄉，至少有半數找不出他的學生的影跡來，想起昨晚一個朋友同我談起搗亂調處執行部事件，他告訴我那些河北請願難民團中，有許多廣東人和外省人，而且還有他認識的一個「軍統」的工作人員在裏面。跟這對證一下，我不禁爲其中那一半穿着東北大學生破制服的青年同鄉們悲傷，他們把自己可寶貴的青春，賤賤的毫無代價的送給了人家，做隨用隨擲的手榴彈；搶救那個垂死的「統治生命」，讓它繼續活着，踏着你們的血，走向你們的家鄉去。

我幾於制止不住自己的感情，想要痛哭一場；但願你們是最末一次的犧牲品罷！爲了那些塗滿了血腥的黑暗的過去，是值得痛哭一場的。

不忍見的廣州

余烈溪

我在廣州敵人正式簽字投降的前五天到廣州，比這裏的前進指揮部晚到十日。當時新一軍已經到了，他們是來接受投降的。當時敵人的車輛終日滿載，敵兵持槍高坐車頂，往來市區市外。敵人的摩托小船也終日不息航行珠江，滿載了向東而去。

敵軍終於繳械了，五六萬敵人繳出了萬把支槍之後，現在是『與國軍一般待遇』，送入『集中營』去了。前進指揮部的人一到此地就握手接見日軍長官，到點驗『集中營』時，敵軍軍官送他們大批的釀酒，味之素。現在，除掉街上不時出現些敵軍掃洒街道之外，（敵人空軍人員已經釋放出來了，每人月薪國幣二十萬元），血債老早就忘記了！

我到這裏兩個多月，眼見着老百姓從狂喜，逐漸陷入冷淡，失望，最後由絕望而憤懣了。

我到這裏的時候，距離第一批到這裏的人不過十天，物價已平均漲了三倍，當時一萬二千偽幣可以買到一件襯衫，現在是一萬四千國幣，一切物價都快要趕上偽鈔的價格。初用偽鈔時，老百姓已經破了一次產，從偽鈔轉到國幣時，老百姓又破了一次產。

不會離開淪陷區的老百姓破了產，初到此地的飛來人，都發了財。

公開的有所謂獻金，不公開的就多了，封房子，封敵偽產業（偽的其實少有幾家封的），汽車，車胎，保險箱，黃金，偽幣，甚至家具，無一不是對象。最早到這裏的三四家官報，封機器，封存紙

，每家收獲價值數千萬。

偽官們當然逍遙法外。偽鹽務局長用與身重相等的八十幾斤黃金放出來了。漢奸報搖身一變變作了『頂愛國』的報紙了，美其名曰『地下工作』。偽軍變成了『先遣隊』。漢奸的產業，例如有一家大酒店，爲了阿諛敵人，叫做『東天紅』的，隨『先遣隊』歸來的是『青年團』，於是一變『東天紅』爲『新青年』了，後來不知怎麼一來，又變成了所謂『勝利大廈』，廣州現在唯一的跳舞場，就設在這間所謂『勝利大廈』。

治安則說來氣短。天一入夜，市區就寸步難行。晚上槍聲處處，通宵達旦。大街上攔劫不算稀奇，市內的公共汽車都遭過劫。這兩三天似乎好一點，方面軍禁止士兵携槍外出。但縱使在這種情形之下，搶劫案仍屬難免，中山大學設備儀器固然早已洗劫一空。兩個月來，中大就由新一軍駐守在內，任何旁人非有通行證不得通過。附近一二里內，除中大之外，別無民房，但最近據中大發言人稱，校內傢俱大部失竊，價值達數千萬元。據說調查已有綫索，希望以後不再發生。東由住宅區至今是『軍事重地』，不得通過，但據有關方面進入區內探視房屋的人歸來說，裏面堆滿傢俱。市上白報紙的價格已經從一千元一令漲到二萬五千一令，但據熟悉內情的人說，單單日文『南支日報』的存紙，就够市內各報現在銷用量的三年之用。這些紙張早從敵產變成幾個人的私產。但又據說，數量太多，拋出爲難。因此民房暫時還不能歸民用。

老百姓的苦難；『外行人』不易估計，先是『歡迎費』，後來是獻金，稅捐，慰勞金，現在又是三十萬萬元的『三十年勝利公債』。商店看上去生意清淡，但酒樓的生意大小宴日必百餘台。這裏施行的加二筵席捐，大同酒家一家每日繳捐即達國幣八十餘萬，全市單依十六大酒家計，每日繳國幣八

百餘萬，其次以下的食店還不在內，這筆錢歸市政府收，市長先生還在叫『窮』。

『窮』的結果，是市政府想將它變特別市，省政府想將它仍然隸屬於下面。另一方面，餓死的人繼續加入隊伍，每天施粥的數目是三千人，每天開銷六萬元。救濟難民『獻金』，據報上不完全公佈的數目是八百多萬，假如以月息二分計（按月息二分，不算多），可以用到地球完結時，還有基金，而且還有息金，但據說還要『救濟』『獻金』。

街市上殺氣騰騰，最近添築了不少堡壘，使每條街角都不致沒有一個。牆壁新塗的石灰上，到處可見八仙桌大小的字，寫着『擁護蔣主席』，『肅清漢奸』，下面的署名是『中國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另一方面，凡民間報紙雜誌一律不准出版，僅存的『自由世界』半月刊終日風雨飄搖。官方的却雨後春筍。報章，雜誌更其是誇張標題，製造民意，惟恐不內戰得更兇些。記者老爺們半數是落水漢奸，更想『將功贖罪』，於是一味亂吠，不惜毒害萬千人民來保住個人狗頭。

（十一月廿六日載『民主』星期刊第十一期）

悲憤寫廣州

陳凡

記者離開廣州七年多，最近由重慶回到廣州，有兩個表面很矛盾的感覺：一方面覺得自己似乎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廣州，另一方面，却又覺得一切都陌生得很。前一種感覺，使我有提防慢慢地溶化在這個環境裏的警惕，後一種感覺，一天到晚刺激着我的神經，使我幾乎暈倒在一種難以名言的痛苦裏。其實造成兩種不同的感覺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現在的廣州從許多地方看來，還是七年多以前的廣州，也就因為這一點，使一個由重慶歸來的人感到意外的驚異。

第一個最明顯的感覺，是官廬和貪污比什麼都快地在收復區復舊了！（不把牠叫做復原，是恐怕牠比原來還要厲害。）就記者接觸所得的印象，在廣州，一個科長的氣焰恐怕比重慶的一個部長還要大！一個警察，他對於一個小販或一個鄉下人，比香港的印度巡捕對待中國人還要強霸得多！最近廣州市的房東們，正天天談論租簿，要到警局去領一個作為收租和繳納房租費的憑據的租簿，往往十天半月，輾轉請託都領不到。可是同時又有租簿的黑市，原來只售三十元一本，黑市却賣二三百元。賣者固認為尋常，買者也認為額外送錢，也是衙門的『通例』。事無公私巨細，一開始就要說人情，承辦稅捐之類的事情不必說了，就是開一隻船，運一批貨，首先就要先講『人事』。只要身在官場，都可以令人豔羨而側目。官民兩方，似乎都覺得國家官吏和政府機關都不是為替人民服役而設的。而是為統治和剝削人民而設的，這一次的文武官員，既是由後方帶着勝利者的姿態而來，就除了官的

威儀之外，更好像多了一重征服者的資格，「殖民地」的老百姓，就更加懾服無聲了，就連我這個不值錢的新聞記者，因為名片上印了「特派員」三個字，使收復區的親戚朋友也特別敬畏三分。或則問我接收到——更明確的意思是搶到多少物質；或則說我入息一定十分豐厚，因為照他們想，照例應該有不少人要向我送錢，或則來請託人事，以為我這個「特派員」也一樣的多手可熱。

記者在廣州吃第二次餐飯的時候，女侍把賬單遞上來，一定是因為看見我那一身軍服，所以帶着惶恐恭順的神色，開口就用卑屈的聲音說：「先生！請你簽個字，免稅。」我生氣極了，毫不思索的就罵了一句：「我又不是汪精衛！」還倒弄得她非常無所措手足，自己反心一想，不禁熱淚盈眶，匆匆付賬走了。單舉記者親身所遇的一部份的感受，就足見收復區人民對我們由後方到收復區來的人的感想為何如了！說得慘痛一點，我們不是淪陷區人民的解放者，我們只是壓在他們頭上的另一個統治者！對於瘡痍滿目的收復區，我們不是嚴冬過後的和暖的春風。我們只是洪水過後的烈火。

各種接收到現在已經三個多月，可是亂糟糟的情形還是隨處皆是。究竟我們接收到了多少物資，至今還沒有比較明白的統計，不要說是十分正確的統計，更不談加以正當的利用了。大概在接收開始的時候，收復區被看成一個金銀滿地的寶田，誰脚步快，誰就去要。其次，物資都有了主了，物資都給捷足先登的人拿去了。到這「接收競賽」稍為告了一個段落之後，比賽的不再是脚步快慢，而是手臂軟硬了。於是爭論手續，互相攻訐，大狗咬小狗，沒有力量的，就要把吞到喉嚨裏的東西也吐出來。這樣的情形，現在還未了結。所以始終只有一個亂字！國家物資的損失也只因為這個亂字！比方鹽步的廣東紙廠，經過一度接收再交到經濟部生產局粵桂閩特派員辦公處去的時候，重要的零件就損失了。辦公處的一個人對記者說，他們為保護這個紙廠，連請人守衛在內，就花了幾十萬。敵軍敵僑在

廣州的汽油本來很多，可是現在普通人要在廣州找一些汽油已不容易，除非你出高價去買汽油保有人購買。廣州全市在日軍投降前有九千多部電話機，到接收以後：就只剩了四千多部，就算鴉片煙，據說也不見了幾萬兩。行政效率，也因勝利而更低減了。就記者親身的經歷，交涉一件小事，就算親自送上公函連登門造訪及電話催請一起都辦了，也非十天半月得不到結果。這因為少數機關確有人少事情多的情形，但多數機關則人手雖多却因為忙於爭物資以外，還要忙於享受，有些人更還要忙於做生意，也就不能不就擱公事。而接收工作之無準備，接收方法之不研求，接收態度之不嚴肅，又是其中大原因。有一個機關派人帶我去看一個倉庫，他帶了一箱鑰匙，一共有數百條，差不多每一條開過，前後弄了半點多鐘，才算幸運地選到了這條鑰匙，把鎖打開了。你想這不是和自己的時間開玩笑！

和『復原』同時，廣東十年前最黑暗的暴政之一，即當政者可隨意查禁報紙，忽又在廣州復活了。本月十九日，由省黨部召集的黨政軍聯席會議，會有如下的決議：凡外地（廣州以外）出版之報紙，須先經現由廣州市黨部委員余建中主持的第二方面軍軍訊審查處准予，始得在市內銷售，否則一律查禁。又廣州的新聞發表，雖先經該處事前檢查；而且它雖然叫做『軍訊』審查處，但就它所規定的審查範圍，幾乎一切無不包括在內。這是中央法令以外的法令，目的在造成思想之貧血。在廣州，凡是剛從後方回來的讀者，無不以飢渴的心情，希望能看到如重慶、昆明，上海等大都市的報紙，因為他們想看到在地域的狹隘的新聞檢查下出版的報紙上所看不到的東西。記者到此後方發現了這一點：前此一般人以為交通不便足以助長軍事割據，實則交通不便也足以助長思想割據。交通問題，已成了復員工作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了。

在這樣情形下，廣州輿論的貧血是可想而知的。每一個從後方回此的讀者，漸漸都因為如下的經

驗而感狎迷憫；那就是這兩三年來在後方大都市久已成爲普通輿論之較合理的政治意見，在廣州都有被人誤認爲危險思想的危險。

說到交通，交通部啊！廣州人都要問你：爲什麼由重慶寄一封航空信要二十多天，寄一封平信要兩個多月？爲什麼連新聞電都不通？你說是軍公電太多，太忙，你究竟檢查過那些電文是說公事的呢還是說私事的沒有？

（載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七日上海大公報）

廣州一瞥

張展平

死亡線上的人們

光復後五個月的廣州，依然在紊亂不安的狀態中。

這半個月來物價不斷的飛跳，米從每百元二十兩跳到每百元九兩。一跳就是一倍多，算起來每百斤就得要一萬七八千元，花生油，每斤四百二跳至八百，雜柴從每斤十二三元跳到二十四五元，金價也從八萬六跳到十一萬八，其他一切物品也無不在飛跳。這一次物價的急跳，果然是受米價上漲的刺激，但當局的濫發鈔票及接收人員的窮奢極慾，更在影響物價；米價所以上漲，一方是由於權勢奸商的囤積操縱，偷運出口，另一方面因交通困難，外米無法接濟，加以地方治安不良，四鄉的米無法運銷市面，求過於供，省市負責當局，事前既無審劃，事後又束手無策，因此米價就如無羈之馬向前飛跳了。民政廳長李揚敬在第三次記者招待大會上報告，說明米價不但短期內無法平抑，且實際上糧荒無法解決，粵桂各地已同告失敗；是的，李廳長的報告非常坦白，不過他僅承認了這一種工作失敗，其實又有那一種工作不是失敗的呢？本來已到飢餓線上的人們，今天更踏上死亡線上了，在長堤一德路等熱鬧的大街上，我們到處可以看見那些皮包骨頭的飢民，半身包着一個爛麻布袋，除了少數能站起來向行人求乞外，其他大都是坐着或睡着，連起來的氣力都沒有了，他們冷得縮成一團，到處都是顫動着的破麻布袋，勝利後的廣州，却成爲人間的地獄！

麵粉太好了

救濟總署廣州分署設在沙面，在大洋樓上，高高地掛着一個招牌，他們在忙於草擬計劃，總署運來了兩千多噸麵粉，他們却把它囤在東堤的倉庫中一個多月，然而在倉庫的門口附近你可看見待斃的飢民。救濟分署的先生們認為那些麵粉太好了，給難民吃實在太可惜。最初他們計劃把雪白的麵粉賣去，再去買粗紅米回來，後來因為怕洋人說話，只好作罷，最近報上已載他們開始發麵粉的消息了，不過飢民此刻都還沒吃到口！

市府及各界設立了一個緊急救濟委員會，他們每天都在施粥，然而對於一般飢民却只是讓其苟延殘喘而已。此外也有三數個慈善團體，可是他們力量有限，自然不能解決這嚴重的飢荒。

由於這幾天物價之急跳，市民已疾首蹙額，終日徬徨了，勝利帶給他們的不是溫暖而是嚴寒！民間流行着一句口頭話：『抗戰八年容易過，勝利三日真難挨！』

慰勞日俘

在廣州及附近的日俘將近十萬人，他們每天每人可領二十四兩米，還是伙食費。他們個個吃得飽飽，精神抖擻，和我們那些蓋着破麻布袋縮成一團的可憐同胞比較起來，真有天淵之別，他們被指在大街上掃地，小街還是我們自己掃，在街上我們只看見少數日俘在掃，大部分都是來回領取食品，滿車堆滿着軍米及蔬菜，有時汽車還裝滿成箱的罐頭，看來實在令人垂涎三尺！

在街上有時還可看到他們武裝的隊伍，他們也可以三三兩兩在街上自由來往躊躇，精神似乎很愉

快。現在河南劃爲俘虜營之鳳凰崗及基立村是河南最漂亮的地方，到處是洋樓，如今却住滿了全身血腥的上賓了。我們那些由後方逃難回來的人却不能走進自己的家屋，而被迫流浪在街頭！負責當局還認爲日俘爲我們掃地服務，於是命令警察沿鋪募款爲他們購買紙煙，以表慰勞之意，真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

誰人倒霉

收復後的廣州，機關林立，事權不統一，事則推，利則搶，弄得烏煙瘴氣，民政廳長李揚敬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說：『中央所有的機關廣州也有了，中央沒有的機關廣州也有了，這些機關既不能執行命令，省府又不能下命令……』新貴這麼多，倒霉的只有老百姓。然而老百姓的心是雪亮的，對這些臭蟲早已感到絕望了，他們正期待着黎明的到來。

（一月三十一日寄自廣州。載解放日報）

江南在呻吟

吳一民

——蘇州通訊——

三種不同的感覺

剛從大後方來到收復區的人，往往有三種不同的感覺，這三種感覺，是在第一步跨進這一塊地方時就會即刻發生的。第一種感覺到麻煩的，是：偽幣（他們稱儲備）和法幣（他們稱老法幣）的折算。第二種感覺到刺耳的，是：他們把東邊海裏來的叫做「老東」，西邊山裏來的叫「重慶人」。稱這一次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戰爭是「事變」，這次盟國的勝利稱為「和平」。第三種最淒涼而又最可怕的，就是在那一些普通的瘦弱的面孔上，看不到一絲勝利者的笑容。

那裏有「天堂」的殘跡？

記者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到達蘇州，街道已經相當不熟悉，不過總算還能够很模糊地記得一個大概。最先我化費四個多鐘頭的時間。在城裏的大街上走了一轉。這分明是一個被奴役了八年的地獄，那裏還有「天堂」的殘跡呢？街道上除了一部份低垂着頭，像是沉思，又像怕跌交的市民以外，大多是穿着綠色，灰色棉服和黃呢制服的軍人。在比較偏僻和較小的巷子裏，行人很少，只有觀前、宮巷、

景德路和護龍街，還像點樣子，但是比起戰時來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玄妙觀裏，再也找不到『小熱渾』在那裏亂說亂叫了，唯一最熱鬧的，只有一個擺滿了舊貨攤的城隍廟。

訪問了幾個親友

以後兩天，我又分別訪問了幾家親友。年老的長者往往哭哭啼啼地訴說一些被難的苦情；幾十年慘淡經營的一點收穫，而今是一無所剩。中年人則像是很少有回憶底苦悶似的，整天爲籌劃家庭的生計而打着算盤。物價的上漲和保甲長的蠲借，集中了他們的注意。但是，最悲慘而現在正無望的深陷在痛苦的絕境裏的，却是那一股爲上進心所策動而望不見光明，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因爲他們並無光榮的過去與回憶，却受盡了八年苦，現在還繼續在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雙重壓迫下，失去了對於未來的憧憬。與追逐理想的熱情與願望。

一個青年人的訴說

這裏有一段一個青年人的訴說，他是我在所有親友中間所遇到最痛苦的人群中的一個。他是我小時候的同學，年紀還不到三十歲，在他說話的時候，眼睛是那麼無力地呆視着，聲音是細小而短促。他已經再沒有勇氣來爲他的不平而咆哮，他是太習慣於在各種不同的奴役下呻吟了！他這樣說：『事變』之後，那一段亡國奴的生活暫且不談吧！一方面是苦話太多，一下子無從談起，另一方面是因爲當時只求留住這條命，活着也就算了，把所有的希望寄託給翻身的那一天，所以現在回想起來，那時雖然苦，但並不怎樣傷心。深感到慘痛和絕望的，還是『和平』之後的這幾個月。

換了一個奴隸主人

當「和平」的消息傳出後，不到兩天，日本兵就不再管事，偽政府的人逃了，躲的躲了，號稱「游擊隊」的散兵，帶着最新式的武器進城了。從那一個時候開始，一直到今天，戰爭是勝利了，但是我們切身的經驗裏，感覺到只是換了一個奴隸主人。現在只覺精神更空虛！從前寄託在勝利之上的希望，而今是幻滅了。當他們拿着刻有U.S.V.字樣的槍走進我們房子的時候，第一句就說：「你們當漢奸的好舒服，我們是整整地苦了八年了，現在是應該讓我們來享福的時候了，你們快搬，把你們的床讓出來，睡房讓出來，喂，你們有米沒有？油呢？」天曉得，誰做了漢奸？誰享了福？在那裏囤積了多少油米？又知道誰是同日本人打過「游擊」？他們這樣的住上一兩天，走了，隔一兩天，新的主人又來了，一兩天又去了。這樣地來來去去。如今是第八批了。並且，他們總是天剛亮的時候走，所以大小傢具不時被他們帶走。我們新的做不起，沒有了，只能不用。

接收工作忙

後來來的是接收人員。他們接收了，接收了工廠，接收了學校，但是已經是幾個月了，除了物價高以外，我們看不到別的什麼，工廠沒有復工，失學青年，兒童隨處都是。我們只知道他們多的是錢。「老法幣」，關金券都是厚厚一疊，三百萬「儲備」（一萬五千元）一桌酒菜，他們不算一回事，但在我們是足夠一家維持一月伙食了！前天聽得一個表兄來說，他們接收工作很忙，宴會也多，除了接收的種種之外，還接收了小洋房，小汽車和姨太太。

不借不行

報紙上看到一些豁免田賦的消息；但是保甲長却不時地給我們發來收到『攤借』的收條。今年年底我們還要『借』出兩石米，但是我從那裏去『借』給他們呢？除了自己多吃幾餐稀飯，不『借』是不行的，因為來『借』的都是有槍的人。

發自心腑的仇恨

這兩天捉漢奸的消息，時常聽到，但是捕去的，除了幾個較有名的以外。那些所謂『小漢奸』，却逍遙法外，但他們却是直接魚肉人民，老百姓受他們的氣真受够了。除了我們以外，又有誰真能知道他們的罪孽深重呢！例如日本人要偽政府軍糧募集處向人民『募』十擔米，那一批爪牙却認為他們（敵人）人多，十擔米不夠，於是為日本人募十五擔送去。

『和平』之後，我沒有看到對於日本軍人作過合理而應得的處置，我將始終忘記不了這一點發自心腑的仇恨。你們是不曉得的！我們在這八年裏面，過的是什麼日子呀！

搶人者和被搶者

接收已經這樣久了，但是社會秩序始終混亂着，蘇州城裏（城外更不必說）沒有一天不發生搶案的。奇怪的事情是當搶者與被搶者偶而在街上相碰的時候，被搶者驚慌失色，而搶人者却非常自得的微笑。

唯一的要求

八年來的教訓，使我深深地感到『自由』、『權利』這一些美麗的詞離我們太遠了，我們的唯一要求，是如何在大難之後得到復蘇，在長時期的奴役底下得到生活的安定，休息與保障。我們不需要什麼享受，我們只求公平地維持這一條垂死的生命。比較起來，蘇州還算是好的，交通不便，消息不靈的地方更糟，作威作福的人，更肆無忌憚地爲所欲爲。我的情形不是你所能想像的，那麼他們的情形，也同樣地不是我所能想像的了（這就是那個青年對我說的話）。

少帶幾捆鈔票，

多帶幾顆良心！

流落在大後方，並且正急切期待着回歸故鄉的江東父老們呀！你們不要以爲那一塊油綠的江南在笑着你們，你們更不要以爲勝利嫩芽，已經在江南開放出豐足與無所恐懼的果實，江南正淒慘地成爲一片文化沙漠，江南的人民並沒有在長時期的沉淪當中得到應得的解放，江南人的損失是太大了，他們只能第二次沉痛地在暴力的壓迫下喘息，呻吟。

那一些在八年前同你們生活在一起，並也爲你們熟悉的人們，將沒有什麼應接你們回鄉，除了兩行待救的熱淚，並這樣地向你說：『爲我們欽佩，爲我們早夕惦念，而現在還不能回來的骨肉呀！你們的回鄉是我們所熱烈歡迎的，但是，容許向你們提出一個條件，那唯一的條件：少帶幾捆鈔票，多帶幾顆良心吧！』

（載一九四六，二，二一。解放日報）

阿Q家鄉底二三事

一 丁

——浙東通訊——

巴望着享太平的人民，害了八年想思，勝利了，復員了，「復員」是怎麼一回事？——是舊的特權階級，恢復了舊有的地盤，新的特權階級打開了新的局面；此外是失業，是物價高漲，是屠殺，是漢奸逍遙自在，是兄弟鬩於牆；難道說是一個夢嗎？

這都是復員的事實！

「大病新愈，痼疾復發」，我們拿這來安慰自己，並未瞭解自己。瞭解自己，是比什麼都更重要的啊——

我想介紹的，是古城復員過程中一些特寫。這古城，即是指頗為有名的阿Q的家鄉——紹興。

一 人命案件在農村

說起復員，實在也真不容易，紹興自從東洋人光臨之後，自己的政府，就在倉卒之間撤退到會稽山上去了，趁火打劫的地痞流氓們暴發了起來，司令，隊長，組長，遍地皆是；這就形成了當時各式各樣的「亂毛部隊」，連縣政府的立錫之地，也差不多擠得半點不留。

時至今日，這個龐大的冗兵浮員的處置問題，即是在復員工作中第一個所遭遇的困難。在決定了編遣之後，就開始了，「復員經費」的攤派，在這裏就開始了第一個特寫：

一個區署征員，爲了「復員經費」，聲色俱厲的在一個甲長家裏催征着，這原是老百姓所吃慣的家常便飯。一方大概乾癟癟的住民，身上實在榨不出一些油，而一方逼之過急，才致雙方打了起來，竟至催征員怒不可抑，一槍就中了甲長的要害。農民們群起把被害事件，向地方法院提出了訴訟，該主管區長亦忙着向報方發了一則文飾的通訊：

「×區催征員，因催征經費，被×鄉農民所毆，所以帶私人自衛手槍走火，傷及甲長……」
繼之，肇事方面又擬以國幣二百萬元，與被害農人家屬私下商洽，但又未成，真可謂「傷腦筋」！無論以何種方式解決，被害者的冤死總是——嗚呼！

二 趙太爺和憲政問題

復員聲中，縣臨時參議們，也特別忙碌：除了「開會忙」之外，還有許多「建國大計」。「民力社」即其一。顧名思義，袞袞諸公爲了「民」，可謂夙夜匪懈了。民力社之下有：漁業公司、文具公司、這些公司，都是民力社在進行中的企業；揭開外衣來看，這「民」包括何許人？一言以蔽之，參議老爺們及其搖旗吶喊的走卒者群而已！

這些參議老爺們，在未會榮任以前，也正是「趙太爺」之類的人物，他們在鄉裏（或城裏）歷朝都是擁有相當權力的，凡事只要趙太爺說對，沒有人會說不對，自從這些趙太爺們「欽點」爲參議之後，這個民意機構該是言不二價的可以代表「民」意了！

所以這個民力社的「托辣斯」即使會影響到依水爲命的漁夫，及搖烏蓬船的老大，我們老百姓當然也沒有一個不敢說不對了。

如果我們要預言將來紹興憲政的形態，那麼我們可在這裏看到幾分端倪。阿Q是中國民族性的典型，新的「趙太爺」要不成爲新中國憲政的典型人物才好！

三 漢奸們在暗笑

復員即是由戰時的組織形式改變爲平時的，復員尤其是包含了「澄清」的作用，敵人翼下的機構和人員，完全要加以肅清和懲處，由我們從戰鬥經驗中成長起來的忠實的工作者來接收。

在復員的初期，大小漢奸們，倒真是驚怖得抱頭鼠竄，但不久也就像幽靈似的一步一步地遊出來了。而且政府似乎也不再過問這些了。怪的是一個交通部的電信機構，却錄用了一部份敵人手下的奴才。

以前有人說：「日本人走了之後，你們那裏去？」

有人說：「抗戰勝利之後，漢奸一定要殺光，至少坐牢，至少做苦工，至少開漢奸展覽會……」

現在證明了這是夢囈，這是「唯心論」。

漢奸們在暗笑呢！

四 新貴的行徑

自從復員之後，各機關隨即「挺」了「進」來，幾年來偏居在山鄉的公務員，不免喜出望外，這些人，即是這小縣城裏的達官顯貴們了，不幸我們的顯貴們一開頭就沒給老百姓一些好印象。

從「專員公署×參謀廠打電燈公司經理」的事情可以看到新貴們的意識與行徑。

某一次，參謀老爺公館的電燈出毛病了，要電燈公司來修，電燈公司來的經理，察勘之下，發現

了參謀老爺的公館是接了踏燈，說得不中聽點，是「偷了電」！當時經理的意見，是要參謀老爺；聲請登記，裝置火表。言辭之間，也許攔了一點「經理」的架子。

第二天，參謀老爺特意穿了戎裝的上衣和便衣的褲子，單槍匹馬，去該公司的經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給了經理一頓毆打，始悻悻然而返。

接着，公館打電話去詢問：還要電

對方的答語是：

「我們一向不收。」

五 黨老爺講習班

先聲明，所謂「黨」，當然是中國第一大黨：中國國民黨，否則要是其他的黨，政府要員們不免會加一個「奸」字或「匪」字的牌號，以資識別。

復員伊始，施政在即，這個講習班舉辦在這個時期，可見其意義之重大，個人苦衷，做老百姓的應該瞭解。

參加聽講的，多是地方耆老，在黨中有二十幾年至三十幾年歷史的，以鬍子的報數，也可倚老賣老了。許多人認為這次聽講是個「良機」，所以連忙於雀戰工作的科長太太，議長太太，也以黨中幹部的姿態，參加聽講。

聽講並不妨礙你的日常的生活習慣呵。

所謂「良機」也者，傳聞：可以保障公職候選資格；或者取得公民權；可以幫助丈夫——來一票！

杭州在勝利後

丁雲

杭州在最近的半月迷漫了濃厚的政治氣氛，先是朱部長蒞杭，接着又是陳部長，來去匆匆，這對遠離首都的杭州人民，多少引起了些感應。而最近於十一月十九日召開的全省行政會議，又將決定着今後一個時期內的全省興革設施。向在報張上佔着重要議題的物價問題，已被最近的國共衝突問題而退居次要地位了。張貼在街頭的日報（杭州在每條街或公共場所，都有當地的報紙黏貼着，免費任人閱覽）閱讀群的人數在增加着，這一方面表示老百姓對時事的關心，一方面亦表示着失業人數的增加，人們的購買力是在低落中，連日報都祇能求免費的閱讀。

可是物價問題在杭州仍然是嚴重地存在着。一般貨物雖因暫時的銀根趨緊凍結着，而食糧與捲烟等必需品的價格還是在激昇中。米糧雖有政府的平糶米發售，價格亦需法幣六千五百元之數，加以粥少僧多，得到實惠的還是寥寥無幾。當局對物價除一紙抑平公告外，好像已經盡了力而並無下文。而大部份老百姓全在饑寒失業等恐慌中，苟延殘喘。危機正在日夜擴大中。

敵僞在浙的工廠，據云亦有二十多家。接收工作至今還停留在貼封條階段。據報載接收當局的困難是經費問題，假若全部敵僞工廠的檢點工作所需費用約計五千萬元，再需開工則祇少再加一倍。不過照一般的看法恐怕還是專門技術人員的缺乏和治理的不善。據熟悉這批工廠情形者言，已有幾升醬油廠，酒精廠等的原料和半製品正在逐漸的變質與腐爛了。這裏並沒有如北方的戰事影響障礙，不曉

得他們用怎樣的方法來搪塞老百姓。

有形的物資接收，是如此的困難。所以無形的人心接收工作是更糟了。雖然每天在報紙上發表種種的所謂爭取人心的耀目高論。而普通一般老百姓則已給勝利帶來了失望和怨恨。老百姓的要求和其他各地一樣是並不高的。他們並不需要怎麼怎麼的撫慰，祇期望着物價穩定生活安定，不要像在敵偽魔掌下一樣的受苦受難。可是短短的三個月，物價飛漲比敵偽統治期內更快了。一漲就是十多倍。人民都說：「我們在勝利以前，米最多祇不過一百萬圓。而勝利後得到「大國民」的稱號，反而要吃二百萬元一擔的米，這樣我們還是不做「大國民」的好！」加以偽幣的二百作一折合率，使本來的中產者將變為無產者，而一般的工人苦力則完全赤貧化了。老百姓並不歡喜聽好聽的話，祇要拿事實給他們看。就會有很正確的辨別力的，怪不得甚至有人叫「我們不要這樣的勝利」的悲痛論調了。

在勝利後的杭州文化方面：

日報出版了十多種，刊載着千篇一律的中央社通訊和當地的民族、建國等社的本埠與本省的消息。除了二三張大報如「浙江」、「正報」及「東南日報」外，其餘幾種彷彿都只專為張貼街頭而印刷的，簡直沒有人買，各報的社論內容，除「浙江日報」有時比較充實一些外，其餘全是些千篇一律，片面的言論。各報都有副刊。除二三張大報尚能見到當地人民的文藝作品，而其他都是宣傳性的文字。晚報祇一種，可是可憐得好像沒有出版一樣，並不為人注意。上海來的報紙還是被人們作為主要的日報看，其中尤以大公報最受歡迎。

雜誌的出版，最初祇有一本青年團主編的「杭州青年」，大概是認為自己都看不上眼，現在也未

繼續出版了。另外最近有一份所謂「真話」，看上去亦是不很受人注意。其他都是些從雲相，鉛山等地運來的，叫「前綫」，「激流」和「中國建設」等，可是放在書舖裏，好像一疊招牌紙樣的，也並不受讀者注意。上海來的雜誌，則頗受人歡迎，尤其主要是「週報」，「民主」等最受人注目，惟大都不能准時到達，總在一星期左右才能看到，這不能不成為讀者的遺憾。

書舖在勝利後，是增多了。有從內地——雲和（即戰時浙江省的省會所在地在浙江的東南方）隨着政府機關遷來的，有國民出版社，發售着許多在戰時出版的主紙書籍，雖亦有很遠的桂林等地方的出版物，數量是很少的，一般是並不受青年們歡迎的。其他有方行，當代和遠東出版社等。另外一批是復業的，如商務，中華，世界和新近開幕的開明書店分店。前者大都是教科書的發售，祇開明書店有着一部份文藝讀本，很受歡迎。

書報攤，在勝利後亦一度繁盛的羅列在街頭巷尾，發售着各地——主要是上海出版的雜誌畫報，象徵文化的新氣象，一方面亦容納了很多的失業者，得到部份的生活貼補，可是最近因市府「整頓市容」，許多報攤取縮而減少了。在戰時所設立的「西蒙書店」仍是杭州唯一的上海誌癡總匯。

杭州原是全浙的高等學府匯集地，在戰時內遷各學校已先後遷返了，過去教會所設立的學校，已在次第復校了。所以杭州今天又成爲學府中心地。在星期或假日街道上時常可以碰到，穿着像警察式的黑制服，備載着符號，儼似士兵的男女學生群，來往在街頭。然而內遷返來的許多學校是先後開學了。而當地原先的一批僞校學生，却仍被擠在學校之外，沒有得到適當的安插。

有兩種新興的行業——西服業與捲烟攤，他象徵着勝利後杭州兩種不同的人的生活。

全杭西服業總數，還沒有正確統計，原有與新創的大小西服成衣店舖，總在一百家以上吧！在每條街上和不少的巷內，就散佈着破舊平屋的門面，佈置着一二架縫紉機和二三成衣匠，就成爲小小的店舖。有幾另用着『本號自雲和遷此』招牌，表示是隨政府機關同來的，生意當然格外的興隆，其實不做什樣號召的，亦是感到應接不暇的。記得在一次偶有朋友，新認了一個寄子。於是想替他的寄子做一套讀書穿的制服作禮物，跑來跑去都說沒有空，最後還是在一家相熟的，買了交情，化半個月才做成，而工錢是法幣二千元，西服成衣業在勝利後的今天，已是興隆的行業了。他的最大顧客當然是第一批『抗戰有功』者的內地人，高級的正式向西服店家定製，一般的中下級公務員就成了這批小西服成衣業的顧客了，在買一尺士林布須要十多萬塊錢僞幣情況下，當地的一般人民祇好望塵莫及了。

捲烟是大衆的消耗品，在物價高漲的目下，他亦威脅着一般人民的生活。現在所談的並不是普通的捲烟業，而是像上海鄭家木橋一帶的所謂『癩三捲烟攤』，單在杭州的一條主要街上的，自南到北從清河坊到同壽坊的一條直路，就有這種捲烟攤五六十個之多，這無非表現着大衆購買力的低落，烟不能不吃，祇能吃這種土製的捲烟了，這現象在勝利前是見不到的，而是勝利後的產物。據說這原料是從自由區的曠縣推銷過來的，現在一包普通的上海捲烟至少亦需僞鈔兩萬多塊錢，而這種土製的捲烟却祇須僞鈔四五百元一枝，相差有四倍之數。所以吸這種烟的人在加多着。

雖然經過了戰爭的洗禮，杭州一般上講並沒有受這重大的破壞，現在敵人是降服了，於是一批有產的逃亡的，隨着抗戰勝利而榮歸的人們，和政府的各機關，正忙着大興土木工程。各項復業者亦在裝飾着門面，過去被禁止的舞廳，亦在舖地板預備恢復了。不過沒有像上海的酒吧間那樣興盛。在上一個月裏泥水木匠的工資是，每工法幣五百元，外加飯錢，並且是須要預定否則沒法招僱。

西湖的遊客，因西北風正開始呼嘯而減少着，城外白堤的行人已較前稀少了。不過被市府僱傭的鋤割野草整理古蹟者並沒有停止工作。據某市府發言人云，決定來春前將此風景的區域，恢復舊觀。預爲明春來遊杭州的遊客們整理着。沿湖的幾個漢奸紀念塔已被拆毀，過去的八十八師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上的勇士銅像又重新裝上去了。這些原有的佈置皆在以壯觀瞻爲前提下先後復原了。可是單這種外表的復原，並不是我們這些百姓迫切的要求，而全國的人民是希望着能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事做的最低自由啊！

開封記聞

魯金

開封，這風沙中的古城，似乎比以前顯著活躍得多了。

狹窄而羅蹯的街道，滾流着人海的浪潮，盪來盪去，翻騰叫囂，光怪陸離的景象，形形色色的人群，交織成了非常的熱鬧；

以前冷落得門可羅雀的相國寺，也在勝利聲中復活了。

估衣攤，布攤，算卦攤，吃食攤，說相聲的……在相國寺內佔了絕大的優勢。

愛買便宜貨的人們往相國寺內的估衣攤上軌，在旅館等着找事做的人們往相國寺內的卦攤上軌，從鄉下來的老大往相國寺內的食攤上軌，拍賣傢具藉以維持生活的所謂「僞」公務員者也往裏面軌，你也軌，他也軌，終於把相國寺軌得人山人海，車水馬龍起來。

與相國寺同病相憐的第四巷（妓院集中地），居然隨着內地人的來臨，和老總們的不惜財力，也突然走起紅運來了。

每屆華燈初上，巷內便分外透出了妓女們的軟語溫存和怪情怪氣的打情罵俏，嫖客們的慷慨激昂和一擲千金，互相的奏出了公平交易童叟無欺的交響曲。雖然彼此心裏都懷着鬼胎，但臉上卻裝出滿

足和多情的假模樣。反正錢拐李把眼擠，你哄我，我哄你，誰的手腕高明，誰便是勝利者。

於是甚麼桃花苦多情啦！紅玉重整舊業啦！某軍官化了五六十萬買個紅妓女以便金屋藏嬌啦等醜史臭聞，俯拾即是，憑空給河南晚報添了許多好材料。

×
×
×
×
×
×
×
×
×
×
×

隨着內地人的大隊來汴和因手頭闊綽而大事收買，終至造成了物價的飛騰狂漲。

在物質食糧方面，每斤麵非百五十元不辦；在精神食糧方面，一本中國之命運竟索價八百。因之先會發過國難財的好商們，現在一變而為發勝利財了；並且變本加厲，大有唯我獨發財之概。

他們雖是奸完了國難，又來奸勝利，但無人把「偽」字套在他們頭上，即使也稱他們為「奸」，但並不像漢奸般的把他們也抓入牢裏。

所以說，這些奸上加奸的大腹賈們該算是現時代下唯一的寵兒了。

×
×
×
×
×
×
×
×
×
×

和其他的都市一樣，因人口的激增，這古城也鬧着房荒。

住的問題，各旅館夜夜客滿，並且索價極高昂，民房不易找，所以從後方來的許多公務員，都爲了尋找住處而苦惱着。因而便時時發生強佔民房的訟案。

於本月（十二日）十四日便發生了一起因強佔民房而被處死刑的案件，並且這被處死刑者是只是保安隊的一個小小傳達長。

×
×
×
×
×
×
×
×
×
×

在風沙迷眼，行人擁軋的街道上，時常還發現幾個敵人的官兵，他們大搖大擺在街上盪來盪去，

毫無慚愧的表示，看了他們這種殊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的態度，只有令我們憤慨。

說起來尤為令我們憤慨不置的：便是前些日子日俘的槍傷我幼童和汽車撞人等慘案的發生。

對這問題，本市各報紙一致攻擊政府對他們處置得太寬了，一時鬧得烏煙瘴氣，莫衷一是，現在錄青年報的一段隨筆便可見一般了：

「自從勝利後，彷彿有人大國民長大國民短的議論起來，因為我們已位列四強之一了。

既然是大國民，所以對於「日俘」這東西，當然表示寬大，這一表示寬大，前有汽車撞人，後有槍傷幼童的慘案發生，現在再看一下在街上躍武揚威的「日俘」我真有些懷疑我們的「大國民風度」不知要大到甚麼程度了。」

除了這些小小的風波外，這古城裏的人們，正在開會忙，今天開這個會議明天又開那個會議，永遠是會議，好像只要一會議便可解決一切似的。

最近省臨參會在開始會議了。各議員忙着發表意見，各記者忙着記，各報紙忙着出特輯，各飯館也忙着接待會議完了來吃喝的顧客。會議，記錄，發表宣言，吃喝，忙成了一片，但只是乾打雷，不會下過一滴雨。

大批嗷嗷待救的老百姓，滿望着這些會議給他們議出來一點甚麼，因為他們在過去八年抗戰的艱苦中，在敵人的鐵蹄下，苦苦的掙扎，哀哀的呻吟，好容易盼來了祖國光榮的勝利，滿望着這回可得救了，可該過一些幸福的日子，但相反的，勝利卻給他們帶來了失望，帶來了飢餓和寒冷，並且還帶來將要發生內戰的恐怖，在會議聲中，我們可憐的同胞，將要漸漸的衰老，漸漸的枯萎了。

餓殍和災民只管滿街滿野，但鬪老們卻也只管荒淫，只管無恥，甚至一桌酒席要費洋十八萬餘。
 相國寺、鼓樓、四面鐘、鐵塔、龍亭、這些老怪物們，永遠屹立在這蒼老的古城裏，任風吹，任
 沙打。

我們歷盡了這古城的盛衰，看够了這古城裏人事的滄桑。

一面是荒淫和無恥，一面是哀哀求聲，你看啊，這就是開封！

一九四五、十二、十五

今日太原

一切都照舊

現在留在太原的日本人依然蠻橫如故，閻錫山屢次下令「不準侮辱日人」，讓日本人騎着高頭大馬橫衝直撞在馬路上，開足汽車跑在街市裏，踏死撞死人是常有的事；太原城內每隔兩天就有死在汽車底下的。海子邊專設了日本娛樂場，歌聲達旦不止，舞會夜半方濃，除放送日本歌片之外，尙備有豐盛茶點，歡樂猶甚於敵僞時代。

過去被日寇所豢養的一群特務流氓，已一變而爲蔣特閻特，仍是太原市上的大王爺。市上每天有失蹤的人，白天扣人都不要手續，統名之曰「僞裝份子」，被捕後一般的處以罰金，老百姓因而被打被劫的不知有多少。特務們白天在大街上即公然調戲青年婦女，深夜查戶口，訛詐強姦更是無所不爲。搶人是常事，大僕寺街、前所街等地都發生過大搶案，其實這都是閻家自己的爪牙幹的。在太原市能够立足逍遙自在和發橫財的，就是這一批漢奸閻特蔣特和軍政官員們。住在太原的十一地區航空公司部人員，每天混在娛樂場所，任意揮霍，據說這些錢多是靠販「白面」賺來的。

閻僞的歡樂地

當趙承綬指揮閻軍進攻白沁綏住在介休的時候，每天晚上的條子（喚妓）日需四十萬元，七十師

師長劉效增從大同娶了一個姨太太，化了八百萬。某旅參謀長僱一抱小孩的，按少校階級待遇，某幾位高級官員的廚夫還是中尉官員。至於從天上來的中央「大員」們，打麻將一場動輒百萬。

大漢奸蘇體仁，在東花園住着，每天晚上坐汽車逛街，三有巷「湖縣蘇寓」的牌子還照舊掛着。倒霉的是閻軍下級官兵和公務人員。第二戰區長官部爲了容納一部份當過漢奸的人供職，就裁掉許多公務人員，有的流落街頭當小販。有個上尉因病重已丟了差事，沒吃的，死了買不起棺材，朋友們剛籌劃集資，而他的女人又自盡了。

人民的苦難城

太原市民已成爲這些漢奸特務剝削與壓榨搶掠下的犧牲品，人民負擔比日本人在時還重，省款，軍款，市款，街款，層出不窮。太原全市經濟爲閻錫山組織的「聯央」一手把持，許多小商店無法經營，物價飛貴，一擔水要二百元。爲了做城防工事，將許多城內外居民驅逐出境，駐隊伍準備做內戰的大本營，在太原周圍修築環城鐵路，動員幾萬人做工，費時二月，各業都陷於停頓。

泰安城的悲哀

李普

前天記者冒着被偽軍射擊的危險，攀登泰山脚下的五賢祠，俯瞰偽軍盤踞的泰安城。五賢祠是抗戰前馮玉祥將軍抗日受阻之後讀書養心的地方，這裏離泰安車站六，七里路遠，大部份在城內砲樓上。偽軍射擊距離之內，不久以前，就會有新四軍的戰士，在這裏受過傷。

記者站在從前馮將軍臥室的旁邊，從望遠鏡裏看出去，泰安城牆上排列着整齊的紅垛子，襯着遠山和太陽，的確可以說是『美觀得很』。敵人投降以前，泰安城牆上是沒有垛子的，這是敵人投降以後，偽軍頭子齊春霖的『成績』。

這裏會發生這樣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一個人僱洋車到縣政府去，車夫問他：『先生你到那一個縣政府？』原來這小小的一座泰安城裏，縣政府就有八個之多；泰安，新泰、萊蕪、蒙陰、肥城、東阿、東平、平陰八個所謂『縣政府』現在都集中在這裏。城內的偽軍，便是這八個縣的偽保安隊，在敵偽統治的時候，這是所謂『泰安道尹』的所在地，管轄着這八個縣，敵寇投降以後，其他七個偽縣政府，帶着各縣偽保安隊，逃到這個『首府』裏來。不知道偽道尹吳仲軒，從那裏弄來個名號，把這些保安隊，改編爲所謂山東省防軍新編第一師，自己當起師長來。這時候，有一個姓張名輝的，自稱從重慶來，名義是華北先遣軍第五路副司令，至於總司令，則是臭名昭著的偽第三方面軍總司令吳逆化文。張輝又自稱是軍委會來的，一來就挖吳仲軒的牆腳，把泰安保安隊朱茂軒部，改編爲第五路軍

第四縱隊，任朱爲縱隊長，官級等於旅長，可謂連升三級。這時候現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的何思源，已經從敵偽的關堡裏出來，耀武揚威了。蒙陰，肥城兩縣的保安隊長連忙投奔濟南，也領得所謂山東行動縱隊第八、第十一縱隊司令的頭銜來了。

現在泰安城內偽軍號稱一萬多人，但是逃亡得非常厲害，雖然偽軍頭目們戒備十分嚴密，據記者調查所得，逃亡的偽軍，最近兩個月來，至少已在兩千人以上，有的是冒死從城牆上吊下來的，三天以前，記者曾看見兩個用這種方法逃亡出來的偽軍班長，現在他們是很快樂了。

當泰安城內的小頭目們，紛紛號稱司令的時候，現在的主子竇逆春霖還沒有出場，他現在是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五路軍副司令，兼泰安充警備司令。此人從「九一八」以後，就給大漢奸殷汝耕組織軍隊，後任沈鴻烈省政府的山東保安副司令，抗戰後投敵，爲吳化文偽三方面軍副司令。他是光棍到泰安來的，一個人也沒有帶，那些頭目們雖然擁戴他，他却不能完全控制他們。何思源省政府派了個明廣譜，當泰安縣長。竇逆春霖，便和明廣譜聯合一氣，反對張輝，張輝見勢不妙，匆匆大肆搜括了一番之後，逃之夭夭，據說現在濟南。至於那位道尹吳仲軒，也早在張，竇來到之後，溜之大吉，聽說現在也在濟南。

據城內和近郊的老百姓說：鬼子投降後，那幾個月內，甚至比鬼子在這兒八個年頭中，還要難過，每畝產糧一百斤的田地，竇春霖們在幾個月之內，要過三次糧，每次廿斤，一共是六十斤，過舊歷年之後又要八斤，再加上棉衣費一萬二千五百元。這還是報得出數來的；偽軍們進門，照例要加一倍，以入私囊，凡是方便帶的細軟家私，他們見到就拿，好一點的被面也要擱下來帶走，此外要柴要麵，零零碎碎要穿的吃的，這筆帳就更沒法算了。何以這幾個月，偽軍們比以前八年敵偽聯在一起還要

剝削的凶些？原來以前敵偽統治的區域，大凶手們分駐各縣，現在他們都局縮在泰安一城。

泰安人民的苦難，還不懂在這裏；敵寇投降，齊春霖來到之後，以政府的任命爲護符，加強城防，勅派附近老百姓，拆除城外東南角的『模範監獄』，修築城壕，加厚城牆，增修八個砲樓，十幾個砲堡，又在城牆內修了九十座守衛房，挖了一道交通溝，長五六里，城牆下面又新挖了一道壕溝，城內各巷口都構築了工事，在偽軍們的皮鞭和槍托之下，男的女的少的，都要參加運磚塊，挖泥土，把這座罪惡的野獸的巢穴，修築起來。修築萬里長城的許多悲慘故事又重見於抗戰八年勝利後的今日。罪惡淵藪之泰安城。人民正伸出他們求救的手聲訴着：『趕快解散偽軍，讓我們喘一口氣吧！』

(三五，三，二，載解放日報)

台灣是一座火山

絲佳

—台灣通訊—

過去日本人用來統治台灣的手段是「奴役」與「榨取」，可是他的手法高明，許多台胞看不清吸血者的兇殘的嘴臉。今天，「新主人」承襲了日本人的「衣鉢真傳」，然而在手段上却表現得如此拙劣，如此低能。台胞被打入更深的地獄。仇恨正在普遍地滋長着，「新主人」的作風，假如不趕快予以糾正，那麼，台胞的憤怒，將會像一座火山，終有一天爆發起來，將這些腐朽渣滓統統埋葬掉。

台灣當局在政治上的一切措施，較諸國內，顯然是特殊，陳儀長官在日本人那裏傳來了「衣鉢」代替日本統治時代總督制度的是黨政軍三位一體的「行政長官」制度，這種制度為現在國內各省所沒有，本質上實在很難找得和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奴役與榨取」制度有什麼差別，因此，有人指出：「陳儀長官是用統治殖民地的政策來統治台灣」。（省參議員也公開在省參議會裏提出）。

除了黨政軍三位一體的黨政軍制度和國內各省黨政軍分權制度有顯著的差別外，其他各級機關和許多法令也是特殊的，如省級及縣市行政機構的編制與人事制度不同於國內，專賣局和統制各種物資的貿易局等的設立等一切的措施還是「東洋法寶」的承繼，台灣人民在光復後，所感到不同的僅僅是換了一個「新的主人」而已。

這種政治上的特殊，遭受了很多人的反對與抨擊，中央宣傳部在台灣辦的中華日報社論會批評說

：「台灣的特殊化，如果特殊得好，我們當然贊成，可是今天的事實是特殊得不好，所以我們反對。」日本人利用特殊手段來統治台灣爲的是「奴役與榨取」，可是他的手段高明，使政治水準低下的人看不見他們背後的猙獰面孔和吸血者兇惡的嘴臉，可是今天「新的主人」却在手段上表現得非常粗劣，非常低能。在在都表現出愚蠢野蠻和貪污，分明「衣鉢」是「真傳」的，可是一過了這些「徒子」的手裏却就走了樣，使婦孺小人都起了強烈的「反感」。

台灣光復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行省了，可是除了總督府上的「太陽」旗換上了「青天白日」以外，有許多現象不會使人相信台灣是自由中國的土地，在經濟上，當局拒絕了中、中、交、農四個國家銀行的設立，國幣禁止流通，國內與台灣的滙兌不通，市面上流通的是大日本帝國台灣銀行的鈔票，當局的辯護理由是「防止國內通貨膨脹惡果——物價飛漲的侵襲」，然而事實上自從這些政府人員來了以後，物價天天上漲，上漲的程度比國內還更劇烈，四元一斤的米，漲到二十多元，幾角錢一斤的砂糖漲到十幾塊錢……其他百物也跟着天天上漲，這事實很難使老爺們「自圓其說」。

專賣局和貿易局的設立，非特在窒息了民營工業，和防碍了自由貿易，而且對於六百餘萬的台灣蟻民是一種無情與苛虐的榨取，專賣品，（包括煙、鹽、酒、火柴、樟腦）品質低劣，價格昂貴。貿易局統制着各種進出口的物資，對於正當的商人，當局却用統制政策給他們以「閉門羹」，使他們對於台灣的貿易裹足不前，甚至不敢問津，而貿易局運來的物資，名義上是給各地，實質上則是結奸商製造黑市以取厚利，這種政策的本質簡直是「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把戲，自然生意是「多人做不如少人做的好」，江浙派的巨頭們那有不懂得這簡單的真理呢，最沒有趣的是台灣參議員諸公，猛烈地攻擊當局的經濟政策，甚至提出了撤銷專賣與撤銷貿易局，請貿易局局長立即退職的要

求。

與其說人們想閉起門來把台灣造成一個「樂園」，毋寧說是少數官僚資本家企圖把台灣的經濟「割據」藉以遂其「獨佔」貿易的大慾。

夫榮妾貴姨太太身兼兩職

倘若你與台灣當局沒有私人關係，那末你想在台灣政府機關裏找一個擔當的差事，簡直是做夢，台灣人說：「你們內地來的人，即使是在內地擦皮鞋的，也可以在這裏做大官昂昂然不可一世。」各參議會指出貿易局的黑暗說：「你們局裏的職員全部是局長的兄弟叔姪，或是親戚學生，你們這樣作的目的無非是便於舞弊，秘密不致外洩。」這真是一針見血的事實，對於全省的人事，他們也提出了強烈的質問，五月八日參議會的農業報告中開了一個很有趣的笑話，參議員林日高質問農村處檢驗局葉局長，以下是一段有趣的問答：「檢驗局全體人員有多少？日本有多少？」葉局長答：「一百五十四人，日人廿三人。」林問：「採取技術人員是以技術為標準嗎？」葉答：「是。」林問：「有個范錦堂嗎？」葉答：「有，辭職了。」林問：「有個謝吟秋嗎？」這時葉局長先答「無」，然後才答「有」。林問：「聽說她是局長的第二個姨太太，她當薦任技正兼科長，是嗎？」葉面色蒼白、「唔……」林問：「范錦堂有三十年技術經驗，何故被迫辭職？辭職之後為什麼還請上峰發薪水？又，你向上峰請領一百八十六人的薪水，其實只有四十六人，多領一百四十人的薪水，每人每月按一千二百元計，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三月，計共收入一百萬元，這不是大大違背長官「不揩油」的命令嗎？」葉答：「沒有此事。」林問：「建設新台灣是可以自己的姨太太做科長嗎？」葉不答。這時有人問：「你的姨太太有什麼技術呢？」葉面色驟變，全場闐然大笑……。

這些參議員們，雖然受他們的民主知識水準和階級的限制，會使他們的質問有一個限度，可是從他們的質問中也可見台灣當局在人事上黑幕的一般了；同時他們提出了台胞在政府機關中服務人員的數字，指出了若干人事上的黑幕，和指出了若干政府人員身居要職而能力低劣，指出了若干技術上有高深造就的台胞被排斥或是根本沒有服務機會的事實。

美麗的謊言

陳儀長官對一個辦事員，僱員也不會放鬆，可是對於「姨太太當薦任技正兼科長」的那一點，却忽略了。這大概「關係」遮蔽了他的眼睛！對於「異己」陳長官的魄力是非常驚人的，不是「親生子」的廣東部隊——陸軍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雖然在他領導下的部隊在抗戰中有過輝煌的戰蹟，雖然在他領導下的部隊軍風紀比陳長官姪輩所領導的七十軍要好得多，可是終因不是「親生子」的緣故，軍長黃濤和副軍長陳揚生都被陳長官運用微妙的手段把他們從十餘年歷史的隊伍中滾開去，屬下的師長也岌岌可危。

陳儀和他屬下的大員們，曾在宣傳工作上不遺餘力，他們宣傳建設台灣的功績如何偉大，他們標榜「自由」，「民主」，「幸福」這一類動人的口號，他們說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然而新台灣的面目却是如此的骯髒、腐爛、不堪入目。

「日本狗、中國豬。狗可守門，要豬何用？」

由於台灣當局，在治台政策上表現着根本錯誤，加上官僚主義的貪污無能，與野蠻愚蠢，於是台灣人民由反感而滋長憎恨，曾經出現過這樣的標語：「打倒陳儀！」「日本狗，中國豬。狗可守門，要豬何用？」「打倒官僚主義！」「打倒貪官污吏！」

今天的腐敗已成了台灣街談巷議唯一的資料，在日人陰謀鼓動之下，曾發生過轟動一時的『台灣獨立運動』，目前『台人治台』的呼聲四起，中國官員被視爲『貪污無能』的象徵，三民主義被嘲笑爲『三人主義』。（意思是一切大事三人即可解決）。公務人員晚間出街穿制服很吃虧，常常被流氓毆打與侮辱，誤解與仇恨，正普遍滋長着，如不趕快修正過去的政策，和糾正官僚作風，那麼台胞的憤怒，將會是一座火山，終有一天爆發起來，把這些腐朽的渣滓埋葬。

仍然把日本人『衣鉢』奉爲『法寶』或是『秘術』，而不顧到日本人成功的條件，那麼台灣的情況只能『每況愈下』，明天的道路只有一條，奉公守法，肅清貪污，不要把台灣人民當作奴隸！

（轉八月廿日文滙報）

蔣管區素描

李麗蓮

當抗戰勝利的消息傳遍了重慶市的時候，那些被稱爲『下江人』（註一）的落難者們，莫不喜形於色，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說：『這一下我可看到我的故鄉了，馬上我就復員了。』

大家都計劃着怎樣走的更快，都想搭飛機走。搭飛機就不能多帶東西，於是公務員，教員，學生，文化人，商人，……把所有的東西——從傢具衣服到日常用品——都拿到馬路上去『擺地攤』；只要有主顧，便宜得使人吃驚。

人們被突然而來的勝利所激動了，忘記了抗戰時期逃難的困苦，以爲很快就會坐上飛機離開重慶，然而，『復員』並不比八年前的『逃難』容易啊！

（一）小貓小狗坐飛機，

大人小孩掉下水：

在重慶，老百姓忙着準備復員，官老爺們比老百姓更忙，都想搶先到敵佔區的大城市，好發一筆勝利財，官太太姨太太們在重慶也悶了八年了，誰都想快點到大城市去，尤其是上海；交通工具於是就成爲被搶的對象了。交通工具倒是不少，民運的飛機，長途汽車，木船，汽船每天都有，老百姓的復員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可是……

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每張票是九萬五千元，三歲到十歲的孩子半票，長途汽車票是十一萬，木船九萬，汽船十萬。（註二）

『最好是坐飛機了，又快又省錢。』可是買不到票子也是固然，『劫收』大員多了，每人都要專機，還有他們的太太小姐姨太太們以及他們心愛的小貓小狗都要專機，至於她們的老媽子丫頭當差的以及家私用具，就只好將就點徵用汽車民船了。

其實飛機票還是可以買到的，只要你有五倍於票價的錢你馬上可以買到一張『黑票』，因為飛機票都被那些官老爺壟斷了。

政府要員一批又一批的飛走了，可憐的是小公務員和老百姓，好容易擺地攤把所有的東西賣光了，換來的錢還不够買一張黑票。沒有辦法，只好坐汽車或民船了，明知道這交通工具具有危險，可是老待在重慶也是餓死。

搭汽車和民船的人多了，公司就把有毛病的車子和船也拿出來使用，只要票子賣出去，管你死活！於是，每隔三五天，總可以從報紙上看到這樣的消息：長途汽車翻了，死了多少多少人；民船沈了，死了多少多少人。大人物們對此倒有些意見：『窮人太多了，死掉一些也好，省得將來造反。』

（二）高樓大廈有的是

沒有金條活活該你擠。

僥倖活着的人容易到了上海，又面臨着第二個難關了，這就是房子問題，復員後的上海，房子

倒不缺乏，可是就沒有出租的，要住房子就得先出『頂費』（註三），法幣不值錢了，頂費以金子計算，一家四五口的，想住一間臥室，一個小客廳，一個廚房，一個廁所的話，起碼就得六條金子（註四），要一間只能放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桌子，一把椅子的小房間也得一條金子，可是小公務員老百姓那裏來的金子呢，就只好到親戚朋友家去擠，沒有親戚朋友的就只好睡到馬路兩旁的走道上了。

蔣介石對人民是『公平』的，只要你不是達官顯貴，不管你是專家也好，小職員也好，老百姓也好，都一律看待，我們的郭沫若先生帶着他的夫人和四個孩子，曾經因為沒有金條頂房子而擠在一個朋友家的半個客廳裏住了一兩個月，戲劇家夏衍先生帶着他十五歲的女兒擠在親戚的一張小得像『他米』（註五）一樣的床上，一直擠了半年多。

儘管大家鬧着『房荒』，可是『劫收』大員的房子却多得很，他們『劫收』不了，就有許多過去當過漢奸的傢伙們，搖身一變爲『地下工作者』出來幫着他們去『劫收』，最好的花園洋房不是這個大員的就是那位太太姨太太的，再不就是那些無恥的所謂『地下工作者』的，多出來的房子就算是大員們的私產：重金出頂！

這還不算，接收大員又在苦力們身上打主意了，在淪陷時期，一些洋車夫和苦力們曾在滬西的一條馬路的空地上蓋了幾十間草棚子住，勝利以後，政府却說那塊地皮是『敵產』，逼着要苦力們搬家，他們要『收回敵產』，苦力們爲了這曾經有過一次集體請願，結果是警備司令部派來了武裝，架起機關槍鎮壓。

(三) 物價高漲。

蔣管區的人民活不了。

沒有金條頂房子可以睡在馬路兩旁，可是飯却不能不吃，上海的物價的確高得可怕，戰前最好的大米每石只賣十元，而且還是老秤，勝利以後，開始每擔七萬元，不到幾個月就漲到十萬了。一斤豬肉賣四千元，豬油每斤五千元，青油茶油每斤九百元。青菜豆芽每斤三百元。香油饅子每條一百元。豆漿每碗一百元，有糖的要二百。

過去只賣幾分錢一尺的白布，勝利後要七百元了，一尺陰丹士林布要一千三百元，一尺普通的緞子要三千多。

東西是那樣貴，靠薪水生活的人就不好辦了。在蔣管區，一個科長一月才拿到三十二萬。普通小職員從十六萬到二十萬左右，從他們的收入來和物價比較，那是很難想像的，在上海，一個人最低的生活費每月要廿多萬，並且還不能生病，因為看一次醫生就得二千元。何況物價是十天半月一漲哩。科長以上的官弄錢的辦法有的是，雖然他們每月只有三十幾萬的薪水，可是他們小姐少爺還可以進大學（一個大學生每個學期光是學費，書籍，膳宿費就要一百三十萬左右）他的太太姨太太還可以打一千元或幾千元一胡的麻將牌，他自己還可以玩舞女，一個月薪三十幾萬的科長，每月却開銷幾百萬，這是因為他可以貪污，舞弊，囤積居奇。

小公務員整天坐在辦公廳裏，貪污輪不到他們，做投機生意又沒有那麼大本錢，可是一家幾口還

得吃飯，怎麼辦呢？只好每天下了班之後到馬路上去攔小紙烟攤子了，大一點的孩子要他到馬路上去賣報。

因為生活程度過高，搶東西就成爲司空見慣的事了，在馬路上搶東西的，在菜市裏搶東西的，當你買了魚肉青菜之後，你就要特別小心，一不留神，菜籃子裏的肉就會被人搶走了。搶東西的人一把肉搶到手就馬上往嘴裏送，餓肚子的人那裏顧得生熟啊！（註六）

（四）美國貨充滿市場，

民族工業工廠倒閉。

中國貨賣得嚇人，可是美國貨却便宜得使你奇怪，勝利以來，美國爲了要搶奪中國市場，大批的把美國貨運到中國來傾銷，他們利用對蔣介石的軍事援助，於是每一架飛機，每一輛汽車以及每一條軍艦，都裝滿了美國貨。因爲這些美國貨是和「租借物資」一起來的，當然不需要進口稅，走私就成爲公開而且是合法的事了。

在上海，過去法大馬路附近的一條街——朱葆山路無形中就成爲美國市場了；這條街在勝利後的上海是最熱鬧的，從早上八點一直到天黑，都被買東西的，賣東西的，還有搶東西偷東西的人們擠得水洩不通。

這個美國市場什麼都有，從吃的到穿的以及用的，舉凡一個人生活所必需的，唯他命，奶粉，牛肉罐頭，香烟，花洋布，呢子，玻璃皮帶，玻璃牙刷，玻璃梳子，玻璃雨衣，玻璃……應有盡有，五

光十色，物美價廉，一磅半重的美國洋白麵包只賣三百元，五磅的牛肉罐頭只賣二千元，五磅的奶粉只賣一萬元，一千元可以買到一碼（二尺五寸）花洋布，六七百元一把玻璃牙刷，真是『價廉物美』！就以漱口用的牙刷牙膏來說吧，一把中國雙十牌的牙刷要賣一千多元，樣子並不好看，也不比玻璃牙刷經用，一支黑人或三星牌的牙膏要七八百元，可是一支比三星牙膏大一倍的美國留蘭香牙膏才賣一千元。

中國貨之所以這樣貴，主要的原因是成本太高，就說一把牙刷吧，從豬身上把鬃毛取下來起一直到製成一把牙刷為止，要經過七八次捐稅，而美國政府對於輸出的物品自然是獎勵的，到了中國又要進口稅，這怎麼能不把中國的工業打垮呢？

（五）警管區。

蔣管區經濟上的黑暗和政治上的黑暗是密切連系着的，蔣介石及其爪牙們爲了保持他們的獨裁統治，僱用了大批的特務，他們對民主人士是痛恨的，他們用種種方法來殺害這些有正義感，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們。

特務活動是多種多樣的，一般的說來分公開的與不公開的兩種。

不公開的活動普通是**盯梢**，其次是秘密逮捕或暗殺，他們的對象是一切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首先注意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特別是文化人，青年學生，差不多的文化人只要一出門，後面就有一兩個特務跟着，他們看你到那裏去，看你有什麼活動。有機會的話他們就會揍你一頓或是把你暗殺。

民盟的一位負責人之一，（原諒我不在這裏提出他的名字，這樣對他的生命安全些）在李聞被殺

之後，曾經被一個特務警告他，要他在家裏裝病，不準他出門，否則就暗殺他。

活動一點的青年學生也是特務們的眼中釘，就是稍為喜歡看看進步書報的青年也有經常失蹤的，有一個十五歲的女學生，因為經常到生活書店去看進步的書報，不久就失蹤了。

當國民黨的二中全會開事以後，蔣介石對民主人士訂出了五種辦法：一、不問不管（註七）。二、限制活動。三、格殺勿論。四、威脅利誘。五、自行失足落水（那就是失蹤）。

另外還有一種相當毒辣的特務辦法，那就是所謂『特種調查』，就是說由上級的特務機關印一批表格，發到每個警察分局，由他們在表格上填寫，被調查的人是由最高的特務機關指定的，這種表格一共有十二項，我記得的有：喜歡穿西服還是中裝，喜歡什麼顏色，穿什麼樣的鞋，鞋是布底，還是皮底，頭髮是怎樣梳的，臉上有什麼特點，雙眼皮還是單眼皮，經常到什麼地方，和什麼樣的人來往，有些什麼嗜好等等。

這些表格本來是祕密的，因為他們內部沒有搞好，有一個警察分局就按照名單發給本人去了，我們的×××同志就收到一張，弄得警備司令宣鐵吾又聲明了一大套，可是越聲明特務們的狐狸尾巴就越拖得長了。

公開而又被認為是合法的特務統治則有市民登記證連三歲的小孩也要登記；保甲制；普遍職業調查；警管制等。前三種很容易了解，警管制得說明一下。

警管制總的名稱是『警員警管區制』，就是說把地方分成區，每區有六七十家人家，由兩個或四個警員負責，他們有權隨時自由地到任何一家人家去『訪問』。

警員是直屬警備司令部的，警員是招考來的，『考取以後，每人要交五十萬元的『保證金』，雖

說是保證金，却是不發還的，因為將來可以在自己管的區弄到更多的錢。一個警員會說這樣的話。警員的月薪從六萬到九萬元，當然，這一點點錢是連一個人的生活都不夠維持的，然而少一點薪水正好鼓勵警員們到處敲榨。

當報上披露將要實行警管制的時候，上海的市民起來反對了，於是宣鐵吾又發表談話，說市民無知，警管制是爲了『防範宵小』的，只要你不要窩藏盜匪，你就不應該反對。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警管制實行後，『宵小』成爲公開合法的了。

警員經常半夜三更敲門到人家去『訪問』，看見好吃的就吃，值錢的就拿；要是你不識相和他們爭吵幾句，那你就有吃不完的苦頭，他會把一包鴉片烟或一兩粒子彈偷偷地放在你屋裏，第二天他又來『訪問』！於是把他放的違禁品假意地翻出來了，這時候，他要幾十萬你就得給他幾十萬。

(六) 特務和綁票匪

原來是一家

警備司令宣鐵吾一再聲明警管制是爲了『防範宵小』可是就在警管制實行的第二天晚上，有兩家人家被穿了警員制服帶符號帶槍的人搶了，第三天中午，我的一個姓徐的朋友家裏被四個穿警員制服的人搶走了一切值錢的東西。

搶東西的人和警員一樣，有制服，符號，槍，可是當被搶的人到警察局去告時，就會被警官們罵你：侮辱警員！

上海的一個大紡織商榮德生被綁了，治安機關經過半個多月還沒有查出，後來還是榮家拿出五十條金子贖回了榮德生，事後一個公安局的小職員把真相洩露了，原來「榮德生綁案早已查出，因為這件案子和「軍統」的一個負責人有關係，公安局不便處理。」

蔣管區的雜已經成爲一個黑暗世界了，這裏所寫的只是一小部份，可是，這已經很够使解放區的人們驚奇了啊！

註一：「下江人」是重慶人對所有外來的人底稱呼。

註二：本文所說的錢數都是指法幣，在兩個月前，十塊法幣等於東北流通券一元。這裏所說的票價是七個月以前的，現在已經增加到廿幾萬了。

註三：「頂費」和押金不同，押金將來是交還的，而頂費却是交了就算人家的了。

註四：上海每條金子有十兩重。

註五：「他他米」就是指日本一種席子。

註六：這裏所說的物價，是兩個月以前的，現在當然又漲了。

註七：所謂「不問不管」，就是說對某些民主人士下級的特務機關「不問不管」，由上級處理，如馮玉祥將軍，就由蔣介石直接下令要他退伍，要他出洋「考察水利」。

從蔣管區報紙中看「收復區」真相

國民黨當局憑藉了敵偽的幫助和美國飛機的運送，委派了大批人員去接收各大城市，同時加委了大批漢奸爲軍去「維持治安」。大後方各報記者對這些人員貪污、腐化、勒索、搜括的行爲，多有報導。茲擇摘介紹，以便明瞭國民黨「收復區」的真相。

發「勝利財」

貴州日報特派員魯少揚報導說：「從後方飛來的人們，除了少數真正是爲了「接收」外，其餘十之八九都不外爲了帶值錢的大量國幣來南京搶購房子和囤積物資，就連一些搶得乘飛機機會的新聞記者到這裏也有些購定小別墅了！聽說有一個乘第二批機趕到南京的腰纏數萬萬的大商賈，現已在××路一連購定數十間大樓房，而且囤起了大量的物資，和他淵別八載的親戚們（漢奸）在籌備開張駁發了！至於負有接收大權的先生們，當然也獲得了美滿的收穫。」（九月二十三日貴州日報）

大公晚報記者張鴻增對南京接收人員的搶房子、搶汽車、搶商店報導稱：「不少人在收復區大發勝利財，大享勝利福，在重慶擠公共汽車的人們到這裏都小包車坐上了，洋房住起來，爲了爭漢奸的汽車洋房吵架……：日人霸佔過的建築現在已加緊「廢物利用」，紛紛貼了各色的紙條，說是什麼什麼機關，日商店已有的改換招牌，聰明的新主人生怕還有人當作敵產，有的從窗戶裏插出一面大國旗

。國旗之爲用在南京大矣哉！車子掉了國旗大致可以表示是機關人員車，房子上掉了國旗，大致可以說是官衙在此。」（十月五日大公晚報）又該報記者李念培稱：「到淪陷區首批來作收復工作的人員……利用國幣比值驟漲之時，藉機大量購物置產，發上一筆「勝利財」……聽說首先到達南京的人有些是揮霍無度，大置產業，驟然變成大財主。」（十月八日大公晚報）

「漢奸在若干接收人員的前面立了「契約」，他們的買賣好像妓女院裏的買賣一樣，講好價錢，便可以「贖身」了。……光復了的地方，老百姓都在異口同聲的說：這有點像在八年前剛叫鬼子佔有的時候一樣，買賣人都想得到鬼子保護，現在大小買賣也都伸手拉攏着若干接收人員，因爲他們寫張「保護」條子，生意成了半官半商的便好做。鬼子佔了中國淪陷區八年，便都富起來了。在光復之後，鬼子們都怕把他們的財產充公沒收，爲了不被沒收，他們便化點「力量」進行談判，弄個護照，便可以把財產運去，有時需要向政府當局交出的，我們的若干接收人員還可以做做手法。舉個例吧，明明鬼子交來了汽車××輛，商量鬼子一下，少報××輛，人家是會不聲張的。」（見十月二十四日秦風工商日報）

因此某報針對這些現象載打油詩云：「萬千鈔票綠花花，不發洋財是傻瓜，快去洋場撈一把，國家民族管他媽！」（同上）

花天酒地

在南京：「安樂酒店近來開了一個光明餐廳，入夜燈紅酒綠輕歌曼舞，門前排了一字長蛇陣的流線型汽車，出入的人不是什麼「長」，就是什麼「員」，或則嶄新戎裝，或則筆挺西服，彼此一寒喧

，開頭就是，「我某日飛來，恁呢？」這真是「重慶人」的威儀。夫子廟白天是那樣的冷靜，夜幕既降，高朋紛紛「突……突」，「滴……滴」由遠方來，一席數千金，還大嘆「便宜便宜」！一夜數萬金，還大喊「值得值得」！某人在重慶原是三四等的公務員，到這裏獨當一面，也就算成了「要人」，接收了三四輛小汽車，嫌它們都不漂亮，拿一百多萬元又購買了一部，這真是「重慶人」的濶綽。一嚙一講話的人突然拉低聲音，「有辦法，某路某某號原是……先住進去再說。」或者「某某弄到幾部車要脫手，問問看。」這是「重慶人」的忙碌。」（十月廿八日正報）

大公報記者子岡報導說：雙十節「何總司令特別下了臨時為中國軍人開舞禁的命令。晚上像「金谷」「鳳凰」等帶舞廳的酒家均告客滿……且軍憲各界一包數十座……就在雙十節以前，金陵的歌女們也早以赴抗戰軍人們的呼喚為榮，雅座裏不時飛騰起清音高唱。」（十月十七日大公報）

在漢口：子岡在「回到了漢口」的通訊裏也說：「漢口有皇宮舞場一處……男客除盟軍外，多為重慶來人，這些負責收復區的人追逐於酒色之間。」（十月七日大公報）

在上海更是：「國軍到達上海以後，所有歌壇舞榭無不生意興隆，而歌女，舞女，嚮導姑娘，長三么二，野鷄，均大接財神。」（十月十五日新蜀報）

因此，「冷眼的江東父老觀察了近兩個月得了一個結論：「重慶人」到了收復區，第一件工作是做衣服，找房子，第二件是弄汽車，第三件是買黃金，第四件是女人。」（十月二十八日正報）

漢奸偽軍繼續罪惡統治

「昨日的仇人，今天依然高車駟馬，為着獲得了新的職務而彈冠相慶，比如洛陽最著名的一個漢

奸蘇楚卿，會幫助敵人做經濟掠奪的勾當，搜劫民間的棉花，農產，而還給他們以毒品，白麵。他常常派一兩百名士兵押着兩三百輛大車四遊各鄉，馬蹄到處，片草不留，這個被人恨之切骨的魔鬼，於敵投降之後，竟被某公任爲外交連絡員，記者於上月十三號路經洛陽的時候，即曾看見此人洋洋得意地坐在包車上，後面還跟着八個荷槍實彈的馬弁。」（十月十九日青年日報）

南陽一帶的偽軍，「所謂『豫皖邊區剿匪總司令』馬國恩，號稱九師之衆，曾經在這一帶連燒幾十個村莊，老百姓們遇見『馬部』的兵，等於遇見了瘟神。記者九月六日隨軍進城，在大街上還看見馬國恩以二十幾挺手提衝鋒槍，保衛着搖擺前進。老百姓對記者說：『這就是那個馬司令，現在的南陽警備司令。』南陽縣長趙芝庭先生也頗爲感慨，他對記者說：『六縱隊投敵的傳某現在又是將軍了！』」（九月二十四日商務日報）

在天津，「八月十六日北平廣播電台即宣稱偽華北綏靖軍總司令門致中奉命改爲第九路軍云云，旋於次日又宣稱第九路軍改爲河北先遣軍，嗣即有所謂先遣軍第二支隊張萬慶率少數兵士，在舊英租界六號路組織司令部，以後又有所謂第四支隊，與先遣軍暫編第一軍種種名目出現。……各軍司令都能獨立發表談話，並張貼佈告，……有的固然擁有一部兵力和武器，但實際是光桿司令，而臨時招募兵丁，一如往昔軍閥之報空額的，亦所在多有，更有先遣軍與先遣軍發生誤會而互相在市區裏開火的趣劇，據聞更有向商會借款數百萬，要強佔足金市場（暗盤市場）等把戲，記者更會親眼看見先遣軍從日商倉庫裏以載重車拖出大批軍裝被服。」（九月廿七日大公報）

在武漢，「搖身一變」的事太多了。「徐拔承是偽漢口市商會主席，銀行經理，八月十一日以前他是武漢最有錢的人物之一，是投敵資敵的大人物；八月十一日以後，他還是商會主席，銀行經

理，還是最有錢的人物之一，還是漢口的大人物。不止是徐拔丞一個人，今天在武漢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握有權力的大人物，十個有九個都還是從前在敵人統治下幫敵人壓迫中國人的老班底。漢奸被縱容，漢奸繼續着他們罪惡的統治。……公秉藩、前偽湖北省政府警務處長，現「第七路軍」基幹將領；李寶璣，前偽「和平建國軍」綏靖軍第十一師師長，現「第七路軍」基幹將領；關麟書，偽「軍事委員會」第一廳廳長，現「第七路軍」參謀長；王新吾，前偽軍委會軍事處副處長，現「第七路軍」軍法處長；汪步青，前偽黃衛軍師長，現「別動軍」第一方面軍司令；鄒平凡，前偽二十九師師長，現「武漢守備軍」總指揮兼「新編第二十一軍」司令；楊纜緒，青幫頭子，前偽湖北省第三區專員，現「安青協會」理事長。新聞界中人看莊泗川，前偽武漢報總編輯，現「台灣旅漢同鄉會」主任委員，居然慶祝「光復台灣」了；張丙三，前偽大整報社長，現混入新湖北日報當記者。這些人物，就是現在在武漢馬路上，汽車來，汽車去，封房捉人，勒索敲詐，洋洋得意的人物，他們站在武漢老百姓頭上洋洋得意了七年，現在居然還要繼續洋洋得意下去！」（十月十四日新華日報）

在上海，「其黑暗面更叫人吃驚，我們從最近在上海流行着的兩句術語上，即可看出上海的悲劇：其一是「新新貴」，其二是「勝利災」，原來的所謂新貴，是指那些狗仗人勢，得意洋洋的漢奸，再在新貴上加上一個新字，這意思是相當深長的，一般的解釋有二：第一是指那些搖身一變而為抗戰英雄和平使者的漢奸，第二是指另外一些在街頭出現的有武器的，神氣十足的，自稱為「地下軍」或某軍政機關的代表而為所欲為的人，在這些「新新貴」的淫威之下，上海便嘗到「勝利災」的滋味。……查封係為已有，逮捕非為要公，最普遍的「災難」為購置東西，動不動就擺出抗戰面孔，以壓倒那些順民，使其屈服而得點便宜。」「新新貴」們共通的目標有二：一為漂亮的住宅，二為流線型的汽

車……常常有善良人家，甚至是較小機關的汽車憑空被人開走，隔兩天看見改了樣，而另外貼上一張某某機關「軍用車」或「自備車」「專車」之類的條子。」（九月十七日貴陽力報）

在南京，「漢奸不吃眼前虧，把女兒，「乾」女兒拿出來活動，拉攏一兩個軍裝的有力朋友。有槍桿的漢奸，大大整軍經武，在一治安」，「剿匪」上下資本。（十月五日大公晚報）爲了聯絡，各印刷廠忙着印新信封，新信箋，新名片，漢奸們爭先拉舊關係，認親戚，以鄉誼，學誼，寅誼攀來攀去，接電話，遞名片，在接遞之間，聽說每天也有發了數百萬洋財的。高級長官的迎入送出，揖恭陪笑尤其忙不開交。……可是受盡挫折的老百姓的眼睛是看穿了這齷可悲可恨的滑稽劇之幕後佈置的，他們除了公開發傳單呼籲重慶來人切莫忽略漢奸八年來的罪惡而加以嚴懲外，街頭巷尾也像上海一樣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假如這樣，下次再抗戰，孫子王八蛋不做漢奸！」從這句寄予沈痛的簡單話語，我們實在不難體味到收復區同胞們的義憤了。」（九月二十三日貴州日報）

飢餓線上的人民開始恨「重慶人」

在接收「要員」和漢奸偽軍的搶佔物資勒索搜括之下，老百姓的生活是比「收復」以前更苦了。偽幣慘跌，物價暴漲，上海因爲一元法幣換偽幣「逐漸提昇至三百四十四元……以致百物高昇至一倍或兩倍以上。」（十月十五日新蜀報）在南京「物價較收復時已回漲到了一倍至三倍，現仍在繼續上挺。」（十月十四日重慶新民報晚刊）

因爲偽幣的慘跌，老百姓多年的積蓄及所有物資，變成一錢不值！南京的老百姓嘆息着：「人民好苦啊！兩百對一，使他們辛苦的積蓄成了烏有。」（十月二十八日正報）上海在「法幣與偽幣比值

之下，原來每月拿三萬元勉強可以維持個人零用的，今天這可笑的數目字，只够一個人每月剃一次頭的用費。……平日尚可過的中等人家，今天也在搖頭嘆氣了。」「入晚，露宿在馬路上的災民，還是觸目驚心，日本紗廠停工之後，因接收工作尚未就緒，上海現有五十萬工人失業，先施，麗華等大公司，紛紛罷工。」但是，「地方上的機關，和工商法團從來不理職工的請求，……百餘萬的人現在正走在飢餓線上。」（十月五日，十五日重慶新民報晚刊）

因此，記者張鴻增報導稱：「重慶人」在收復區老百姓眼裏在跌價，江東父老對我們這般凱旋的人們最初是刮目相看，再而冷眼靜觀，現在差不多已經搖頭蹙額了。」「收復區的人開始恨「重慶人」，上海小報上的副刊冷譏熱嘲的對象是「重慶人」，和商人談談物價，他們會向「重慶人」狠狠的說：「你們說我們加價，看火車郵票加了多少！」南京的百姓八年來也够苦的了，更大膽的會向「重慶人」當面搶白。」（十月二十八日正報）

（三四，十一，十七，載解放日報）

蔣佔區——人間地獄

國民黨軍侵入華中解放區，協同而來的是漢奸惡霸，彼此狼狽爲奸，已把被佔的地區變成了黑暗地獄。下面的一些暴行，乃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過這也只是幾個例子而已。

漢奸世界

秦州沙梓橋的「難民還鄉」，是在六月二十日蔣軍佔沙梓橋之同時。「還鄉隊」頭子鮑特生現在是沙梓鄉鄉長，乃是三十年投敵任偽總警隊隊長，曾幾次帶鬼子清鄉掃蕩，平時打家劫舍，無惡不作的傢伙。還鄉隊的另一個頭目是鮑大春，現任沙梓鄉助理，是做情報起家流氓，卅一年當僞軍，後任偽總警隊助理，四四年時當姜堰偽二五師特務。

陳郎如——大泗鎮著名的封建大地主，過去曾在偽師長顏逆秀五部當過多年名譽團長，還鄉後就收買八十多地痞流氓，依舊聲勢赫赫的做起「九鄉自衛團長」來了。陳相國——過去任偽十九師團長，現在作了自衛團第一營營長。于默如——過去是偽十九師師部副官，現在作了自衛團第二營營長。李普安——過去是偽十九師軍需，現在作了第三營營長。李鎮國——過去是大泗鎮僞鎮長，及僞辦事處主任，現在復任鎮長。劉榮官——以前當過僞連長，現任四鄉聯防大隊長。

秦興「還鄉團」的領袖也是同樣：「還鄉團」要員錢保成——曾任過僞鄉長。葉季良——曾連任

江岸區僞商會長，僞區長等職。殷幹永——僞十九師祕書。

隨着四十九軍侵入如皋東南等地的「如皋流亡難民還鄉隊」也都是漢奸惡霸，如過去吳家莊僞保長，一手創辦僞自衛隊，殺人綁票的陳蘇，被委爲小龍鄉鄉長；過去僞鄉長施維舟，被委爲施夾鄉鄉長，過去駿南維僞保長馬國良，被委爲五保保長。

漢奸們還鄉後的傑作

當這些漢奸、僞特、地痞、流氓、隨着美式武器的「國軍」返鄉之後，帶給人民的慘重災害是不可言喻的。最近張甸、塘灣區老百姓被迫逃亡的達一千五百人以上。

數日內沙梓、邢嶺等鄉捕去惡奸積極份子及鄉幹多人。五六家被封門傾家，十多人遭到槍殺。一當之孫被綁去一百萬元，媳婦又被打死。四村下田的老百姓被打斃而死的有六七人；丁高鄉有兩個人民代表亦遭殺死，並搶去牛豬一百多隻。弄得昏天黑地，於是大批農民都真正逃難出來，現在逃至大、姜南區的已有八百多人。

「還鄉團」鮑德生有田二百餘畝；鮑道生、高慶元均係地主，他們一到沙梓橋就強迫佃戶加租算賬，每畝加租至八斗，用加三斗量，並要自二十八年起算。佃戶沒法，就普遍丟棄了土地向外逃亡，現在逃亡佃戶已有幾十家。他們看到解放區佃農改善生活的幸福，於是他們心中的仇恨，更增百倍。

隨着軍犯如皋的五十餘名「還鄉難民」，如蕭炎會任僞保長僞鎮長，專替鬼子勒索軍米、軍草、花姑娘。此次還鄉，仍當林梓鎮長，揚言「林梓遭一匪」統治了十個月，每人都沾了「匪氣」，本鎮長此次回來即爲肅清「匪氣」的。於是，到鎮上，就胡作胡爲，抓去潘家碾坊老頭父子三人，罵道

「你是「匪」，「匪軍」有四擔谷子在你家碾」。經過哀求之後，罰了一擔米，三斤肉。鎮上凡是生意較好的店舖，都被帶上了「通匪」的帽子，而蕭炎也就三萬五萬不等的收進罰款。

陳子家會當僞保長，這次剛到林梓，就殺氣騰騰的說：「月港鄉我要殺五十個頭」。民兵是「匪軍」爪牙，抓到就殺，民兵的財產都是逆產，一律查封」。跟着就親自帶領大批「還鄉難民」到處捕殺農民。

曹子平也是當過僞保長多年的傢伙，這回「榮歸」，逢人便道：「現在是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的時候了」。陳作民的伢兒今年十七歲，因為過去作惡行運動很熱心，曹子平帶了「自衛隊」去捉，對陳作民夫婦說：「你的伢兒呢？他會檢舉漢奸，現在漢奸回來了，叫他出來當面檢舉」。小伢子逃了，陳作民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帶走了。林梓的人民搖着頭嘆息的說：「現在又是漢奸的世界了！」

十八里人烟絕跡

四十九軍佔領林梓時，曾有幾個地主和漢奸放鞭砲「歡迎」，但是爆竹聲未了，這批穿黃制服的「國軍」却已破門直入，在街上搶了起來，大店小攤一切都搜掠一空。到了堰時，又是四出搶劫，新街廟同興全部搶光，老板顧馬家活活氣死了；東街趙家鐵店被搶去九隻鐵，其他各店被搶的衣物香烟雞蛋等，更無法統計。四十九軍軍部和頑縣府駐地陳家莊，遭殺害十多人，潰退時還砲轟被囚青年，死三人傷十八人。農民陳朝東回家救老娘，為蔣軍追擊，投河而逃；一槍把母子都打在水裏。當國軍到莊上後，逼使農民把未熟的玉米全砍光，農民一面哭泣，一面砍。一個姓陳的青年因為太沒法忍受而逃走了，將軍知道之後，一把火把他家四口和房子全燒了。

小龍鄉四村周以福父子都是鬻子，蔣軍叫他們去做工，因為沒聽見，即被打死。新兒池沈大夫妻倆回家救火，被飛機上機槍掃死，如今只剩下個剛會走的女兒，東楊池楊春年想衝進火去把睡在床上的伴兒和一條牛牽出來，蔣軍舉起刺刀，就刺，老婆滾地哀呼。眼望着兒子在火中被燒死。小龍運工村苗一清，蔣軍逼他自己燒房子，農民怎忍心去燒燬自己的老窩呀，他先只點着了點草堆，某軍隊不答應，再點着了草屋下風處，想挨到蔣軍走了再施撲救，蔣軍却逼他一定要燒上風，苗一清急得昏倒在地，幾分鐘時間就把十幾間房屋燒光了。

從丁堰到鬼頭街、陳家莊、曹家長莊十八里的災區，只見一片斷垣殘壁，人烟絕跡，就像是被火燒過一樣。蔣軍在這個地方只有兩三天的光景，竟然洗劫至此，如果更多的時間讓其橫行，則人民的災難將何堪設想。

由黃橋殺燒到如皋

佔領黃橋的蔣軍於七月二十五日猛撲如皋，所經過的途中，見人就殺，見屋就燒，真是遍地血花肉漿，慘不忍睹。僅就蘆港區沿公路一帶。據不完全的統計，所殺死的人民就有一百九十九人，綁去四十五人。被強姦的婦女近二百人，燒燬民房二百多間，無家可歸的難民七百多人。

蔣軍所駐的村莊，只要住兩小時以上，就要強迫農民把莊子四圍的農作物割光砍盡，以預防新四軍的襲擊。

婦女因怕被強姦。就集體躲在家裏，而蔣軍却無恥的集體強姦，如上山鄉張宗素的妻子生產後才六天，也被姦污得奄奄一息了。

蔣軍的殺人更屬殘暴，汪鳳山的啞吧妻子和三歲幼子，地主王錫爵兒子，上山廟的七十多歲老和尚，都被關在一間房子裏放火燒死。蘆溝區中家棗一個小莊子十幾戶人家被殺的就十八個。

魏屯成廢墟

魏屯是東海縣東北角的一個村莊，二十三戶人家九十多間茅草屋，一百五十一口人。

六月六日海州國民黨九十八軍（現改爲五十七師）第十二團，帶着『還鄉隊』打來，魏屯人民的和平生活被摧毀了。莊上的九十八軍先把魏中庸、魏光彩、孫兆華三家的房子點起火，把打來的麥子搬到火裏燒，逃難的人遠遠望着自己的房子塌下去，現出了燒焦的牆頭，女人孩子們狂烈的慘叫，男人們也急得蹬腳碰頭。

侵佔魏屯第十二團和『還鄉隊』在每家的牆根下，灶後面，水缸底下，甚至女人用的馬桶底下都挖遍了，想找是否藏着衣物首飾。房子的樑柱被搶了去，板壁、桌子、鍋碗銅勺拿去的拿去，毀的毀掉，連老人的壽材也不得倖免。莊子周圍的桃樹、梨樹、桑樹、柳樹以及塘裏的蘆葦都全被砍個精光，但是他們還沒有滿足，又強迫附近居民，把成熟了的十五頃麥子割下，一車車的裝了走。

他們蕩平了莊子，還想把全莊的人殺得一個不留。六月十九日逃出來的魏光揚的七十多歲的老媽媽，耳聾眼花，他回家探望，被『還鄉隊』捉住了，六七個人把他當靶子射擊，頭上肚子上被穿成七個洞，腦漿、血液和腸子流成一團，未死前又把他抬在火上熬油，直到燒成了灰爲止。

七十三歲的魏光善，被九十八軍用刀切成幾段，被野狗東一塊西一塊的啣走了。

魏光竹和魏玉明媽媽，都有六十多歲了，一個是被『還鄉隊』用繩勒死，一個是活活餓死。死後都不准別人收屍。

孫兆堂的三兒子被捉去了，說他哥哥當新四軍，就用辣椒水和火酒灌鼻子，把四肢綁在板凳上，用石頭壓在肚子上，再用人不時的上去踩，逼他說出新四軍情形。

現在魏屯莊的遺址上，已看不到一個人影和一間房子了，甚至連一根木棒也沒有了，只有幾處還留着殘破的土牆，埝上成行被鋸光的樹樁上生長起了綠毛，被『還鄉隊』割光的麥田，麥根雖已爛掉，但是還沒有被耕過一犁。在這聲息無聞人烟絕跡的地方，誰還知道就是一個多月前安居樂業的魏屯呢！

朝陽三日劫

淮北朝陽集的人民，沒世也不會忘懷佔蔣軍和『還鄉隊』所賜予的三天生活。這是三天苦難的日子，這是三天的大劫。

儘管『還鄉隊』在朝陽集街上以斗大的字寫着『歡迎李大隊長建設新朝陽』，但是老百姓誰都知道這位李大隊長就是朝陽集南頭曾經侍奉過日本鬼子，敲打過老百姓的那個傢伙。他手下的一般人的履歷如下：趙懷杰，過去偽軍中隊長；趙厚君，無惡不作的土匪；趙用其，攔路劫搶的老烟鬼；祝用之是抗日戰爭中投敵的叛徒。

看看他們在三日間的『建設』罷：『還鄉隊』帶着軍隊到處姦淫，京渠圩子全莊四十多個婦女大

郭被姦污，張道家老媽媽和十四歲的童妾媳均慘遭幾次輪姦，岑義才家眷已五十五歲了也被姦污，趙姓老媽媽家的一個十七歲心愛閨女，被蔣軍當着她的面姦污——水牛陳莊軍隊在河裏洗澡，一個十七歲的大姐走過，被捉去替他們擦背，軍隊走到人家門口就問：「你家花姑娘到那裏去了？」一見到婦女就調戲：「我帶你家去罷罷」。

至於殺人是不眨眼的，馬集鄉會長祝家富被槍殺，郭村村長高晉俠家被搶一空。見到青年就「土八路」，毛莊趙云東在潮裏打秫葉子，給蔣軍見了當時是一槍，朝陽集基幹隊隊長的兒子手脚給綁在一起，丟在太陽裏晒了一天，到晚上被槍斃了，京渠圩子的顧東標，軍官說他是「八路腦子」，一把火燒了他三間房子。張橋鄉五個青年被迫給軍隊送糧，送到後恐怕他「走漏軍情」，五個都被槍斃了。